



READERS

读者®

■ 傻子

■ 读书是一生的事

■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7·18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47期 九月下

卷首语



春江垂钓图/石涛1696

勿施

◎陈四益

向文宣、习子舆，天下之名儒也，均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儒学之精华。二人者，风义相期而未谋一面。

向嗜酒，每饮必醉，无酒不欢，然性恶鱼；习嗜鱼，无鱼则粒米难进，然性恶酒。

适习游历至，向宴之于桃园。盘碗杂陈，独无鱼。习举目无下箸处。向举爵劝酒，习蹙额隐忍而不发，私泼酒于地。

酒过三巡，习启齿曰：“此地滨海，何无鱼耶？”向曰：“多矣。鲑鲈鲑鮓、青草鲂鲤、鲑鲟鲱鳃，应有尽有，何言无？”习曰：“然则席间为何不见？”向曰：“某性恶鱼。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不敢以鱼裹先生。”习默然。

明日，习宴向于竹林。鱼鲜满桌而无酒。习揖向坐，堆笑曰：“酒，吾之所恶也，‘己所不欲’，不敢施于君子；鱼，吾之所好也，己之所欲，欲与君共之。”向嗅鱼腥而大哕，挣扎而起，扶墙归。

自是，向、习二人无往还焉。🌿

（若子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绘图双百喻》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霞

编辑 贾真 高翔飞

马逸尘 南衡山

美术编辑 刘全键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丹 (0931)8773170

目录 2017年第18期

文苑

【卷首语】 1 / 勿施 陈四益

【文苑】 4 / 傻子 阿城

16 / 月亮升起如一首挽歌 洛夫

40 / 财神与爱神 欧·亨利

50 / 难忘的晚餐 陈忠实

【诗帖】 72 / 七月的孩子 赫尔曼·黑塞

人物

【人物】 14 / 吴清友：生命中最在乎的是什么 贺莉丹

【名人轶事】 21 / 弄斧必到班门 梁羽生

【回忆】 20 / 怀念金铮 贾平凹

社会

【杂谈随感】 12 / 老先生的礼数 沈轶伦

13 / 两位导师 刘震云

33 / 那毫无破绽的聪明 陈思呈

34 / 银与福 毕淑敏

35 / 丢掉(外一篇) 亦舒

63 / 会说话的人生 梁实秋

【话题】 22 / 读书是一生的事 王凤

【社会之窗】 54 / 我为什么要拼命爬出底层社会 苏希西

人生

【人世间】 18 / 我们不擅告别 黎戈

66 / 落樱的季节 毛丹青

【人生之旅】 27 / 骨气 王慧敏

【婚姻家庭】 10 / 那一滴忍耐的甘露 刘创

51 / 爱情的餐桌 张小娴

65 / 花草和大树 艾小羊

【两代之间】 8 /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生活

【心理人生】 37 / 重塑人格的捷径 青树明子

49 / 休闲旅行车 塞尔吉·巴米艾斯

57 / 从众 罗尔夫·多贝里

【经营之道】 61 / 回报 哈维·麦凯

【生活之友】 64 / 站在生命之巅 张海潮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47期) 九月(下)

文明

- 【在海外】 36 / 智慧来自双手 叶倾城
60 /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罗振宇
- 【历史一页】 25 / 东京审判中的座次之争 王祖远
26 / 普通人创造的奇迹 胡卫红
- 【文化茶座】 44 / 面对权力的父与子 关山远
62 / 胡椒八百石 李国文
- 【家园】 30 / 物种灭绝真的和你我无关吗 叶盛 徐蓓
- 【史海拾贝】 46 / 一个中国仆人的深沉愿望 看道
- 【人与自然】 58 / 所有的种子都蕴藏着生命 司马

悦读

- 【幽默小品】 45 / 人脉资源 奥列格·戈诺佐夫
48 / 诚实的丈夫 夏殷棕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28 / 慢慢凋零…… Sasha Maslov
- 【话与画】 52 / 《纽约客》漫画80年 罗伯特·曼考夫

点滴

- 【意林】 43 / 数胜而亡 李兴濂
43 / 不二法则 戴胜益
43 / 清华与古厚 刘塘
43 / 消磨 祁白水
- 【点滴】 7 / 一朵花 王鼎钧
24 / 温酒 南在南方
32 / 生命的完整 莱辛
48 / 终极智慧 周冲
56 / 医者与猎者 锦江沙
68 / “将要”最美 黄永武

互动

- 【读书会】 70 / 走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白宇极
- 【互动】 69 / “《读者》光明行动”(52)

艺术

- 【封面】 恋(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读书会,
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精品电子书第一时间发送到您的邮箱!

点击此处订阅邮件, 剩下的交给我们!



个人成长电子书分享群: 97172793



傻子 ●阿城

夫妻恩爱，终于生下一个孩子，欢喜不尽。老人们也乐乐呵呵，觉得日子不再那么寂寞。可万一生下来的是个傻子，就不大妙。父母家人纵然百般怜爱，可傻儿愣愣磕磕、咿咿呀呀，不甚知觉，大人们终究不是滋味儿。也许就生出百般嫌隙，诸种不和，最终是傻儿倒霉。



我第五次搬家，搬到一条不小的街上。几天了，却还没有发现一个傻子。于是上班就和对面的老李说起来。老李听了，笑一笑，用手捋一捋稀疏的头发，说：“你太认真。各家有各家的事儿，哪儿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我知道老李有一个极漂亮的女儿小雯儿，她常来单位走动，于是不再说什么。

临到下班，老李慢慢地对我说：“怎么样？上我那儿喝点儿去？”我到这个单位几年，很敬重老李，单位的人也认为老李为人厚道，没有那人前人后的事。老李写得一手好颜体，很像他的人，轮廓线略略向外弓，端端正正。北京新开张了许多小铺子，有讲究的，就请老李给写个匾额。老李都是尽心写好，自己乐呵呵地送去。店家自然要请老李吃饭，于是老李就常邀我同去，一是因我略有酒量，二是我也好字，聊得开。

老李喝了酒，便会说些让人觉得又对又不对的字经。比如，我评他哪次的匾额写得如何如何，他先注意听。听完，用手抚一抚顶，笑一笑，细细地呷一口酒，说：“是啊。其实这个字，就像人。不是说字如其人的那个像，而是体面。人都要体面，字就是人的一面旗。这旗要漂亮、体面。骨力？写出骨力自然高。可一个匾，三教九流，人来人往，谁会看骨力呢？其实就是看个顺眼。这街上的人，你看他什么？妇女们，看她一身儿衣裳顺不顺。一个人骨架再好，衣裳七长八短，终是不顺眼。骨架好，可穿个鸡腿裤，刀螂似的在街上走，变成字，能上匾吗？”

现在，老李请我去他家里喝酒，这倒是第一次。我很有兴趣，下了班，就骑车随他一起走。老李的家在临街的一个院子里，院子不是特别大，但住户不少。正是做饭的时候，院子当中的水管子下，几个妇女在洗洗弄弄，见了老李，都熟稔地打着招呼，老李就“回来了、回来了”地应着，进到北屋。

老李的北屋是这个院子里最体面的房子。虽然院子里高高低低地盖了一些砖棚，但北屋还是维持着昔日四合院儿上房的体面，干干净净，没有丝毫累赘。见惯了北京院子里的拥挤与杂乱，你会以为老李的北屋是受国家保护的

一级文物，心里忽然敬重与舒服起来。觉得假如自己能有这样体面的房子，就是人口再挤，也是舍不得再续盖个矮棚什么的。

听见老李的说话声儿，老李的爱人早到屋门口迎着，给老李向外推开门，向我笑着。老李说：“有客。”老李的爱人就更笑着向我说：“来啦？”我赶忙站住，半躬不躬地动一动上身，也笑着说：“啊，您好哇？”老李的爱人说：“快进来吧！好，好。”

屋里更是素雅。墙有些黄，但绝没有灰尘。大方砖墁地，暗暗地衬着屋里的沉静。一张大漆有些残的条案上有两个胆瓶，彩绘着群仙祝寿、麒麟送子的图案，清末的格式。胆瓶里插一个奇大的鸡毛掸子，油亮蓬松，还插着几卷字轴。条案中央有一架玻璃罩的座钟，罗马数字标一圈儿钟点。座钟旁边大概是一台小电视机，套着古铜色的灯芯绒罩。条案两边有一大一小两个沙发。大沙发上悬一轴字，字漂亮潇洒。我看了看老李，老李笑一笑。老李的爱人打来水，拧了一把手巾。老李让我先擦，我推让了一下，温温地拿过来擦了脸，谢着递给老李的爱人。老李的爱人在屋里走动，既不夺钟，不夺胆瓶，也不夺字，似乎与这些东西是平级的，显得那么稳实、安静，似乎是颜体的“贤惠”二字，透着体面。老李和她一句一句地商量着，我才听出原来今天他家相姑爷。

老李的爱人张罗去了。老李安安稳稳地坐下来，抚一抚顶，说：“今天小雯儿的朋友来。我拉着你，为的是帮着看看。我们的眼光老了，看不大出现今的年轻人，不要挑了一个人，让街坊四邻的看着那个。”我有点儿紧张，怕万一看不出，误了李家的大事。

说话间，天暗下来，老李开了灯，一圈儿的亮，更显得屋里干净。不多时，小雯儿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小雯儿一见我，说：“哟！您来啦？”老李和他爱人的四只眼睛不松不紧地看着那个小伙子。我不敢怠慢，应了小雯儿，也急忙去看小伙子。小雯儿介绍说：“这是严行，我的同事。”我们三个人笑着点头。严行很客气，被老李的爱人让到小沙发上坐着，一边应酬着，一边四面看。小雯儿沏来了茶，端给严行一盅。严行笑一笑接了，



说：“客气什么？”趁这工夫，老李两口子上上下下地看两个人。

老李的爱人站起来说：“洗洗手，吃饭吧！”小雯儿一拍巴掌：“好！今儿吃什么，妈？”老李的爱人笑着说：“端上来就知道了。”大家摆好桌子，老李拉我在他旁边坐下。小雯儿和严行坐在一起，忙着给严行夹菜。老李说：“小严，来，喝一点儿。”严行很客气地静静看老李给我和他斟酒。老李给自己也斟了，把酒杯端起来。

我看老李的爱人还不来，就转身找，只见她端着一碗盖了几样菜的饭进来，就招呼她说：“您来呀！”老李的爱人笑着摇摇头，说：“你们喝吧。”随手掀开墙上的一个大布帘，拨了一下销子，推门进去了。布帘晃了晃，又遮在那里。我回头对老李说：“你们家还这么讲规矩？女人不上席？叫您爱人一块来呀！”老李很和善地瞧瞧我，略举酒杯，说：“喝。”大家都呷了一口。

菜很多，而且好，在灯光底下红红绿绿的，让人觉得，酒的滋味很浓。我却忽然觉得，让老李的爱人一个人在里屋吃，实在过意不去，于是站起来要去请。老李一把按住我：“坐下，坐下，她一会儿就完。”我心里有点儿不舒服，看看小雯儿，刚要说话，严行忽然问：“这幅字是谁写的？”小雯儿在我站起来的一刹那，把头低下去，这时又忽然抬起头来，很高兴地说：“我爸。”严行红了一下脸，说：“写得真好。”老李笑咪咪地呷了一口酒，嘴唇亮亮地说：“唉，写了不少年了。”小雯儿说：“咱们单位旁边的那个饭馆儿，招牌就是我爸写的，”严行“哟”了一声，看看老李，老李拍拍筷子，说：“吃，吃。”小雯儿高高兴兴地又说出几处地方的匾额也是她爸写的，严行愈发敬重地看着老李。老李用杯子朝我比了比，说：“让咱们这位给评评。”我半开玩笑地说：“穿衣服的理论我可不会评。”小雯儿摇晃着两只手说：“我评，我评，我会评我爸的字。”严行说：“你会评什么？给我留个条儿，都认不得你的字。”小雯儿委屈地把筷子头儿衔在嘴里，扭一下身子说：“人家那是草书，你懂个啥！”严行说：“那赶明儿我等错了地方，你可别怨

我。”大家哄笑起来。

我忽然觉得背后门一响，急忙回头，只见老李的爱人一团喜气，拿着碗筷从里屋出来。看见我们笑，她说：“什么事儿？看你们高兴的！”我说：“您也来喝点儿！”老李的爱人说：“就来，就来！”她出去放了碗筷，进来走到灯影里，看看菜，说，“快吃呀。做得不好吧？”我和严行忙说：“好，好！”老李的爱人坐下了，我给她斟酒，她用手推拦着，说：“喝不了，行了，行了。”之后，她在灯光下抬起脸，笑咪咪地看着小雯儿和严行。我觉得酒暖烘烘地在身子里漫开，就往后靠在椅背上，说：“老李，你这日子，这样的住房条件，老伴儿这么贤惠，你又写得一手好字，小雯儿也快结婚了，真是……”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响了一下，我分明看到老李的爱人哆嗦了一下，眼神凄凄地看着老李。老李的细眼里闪过一道光，额角儿腾腾地跳了两下。我转过身去，只见门帘被掀开了一些，一张脸向灯下的人们望着。不用多看，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傻子。

我听见旁边老李低而快地说：“怎么不插门？”我回过身来，见老李的爱人慌乱地看着大家。老李顿了一下酒杯，她才醒悟过来，站起身走过去。小雯儿的脸在灯下白得不成样子，愣着眼儿看着严行。严行没有表情，静静地注视着老李的爱人走过去处置傻子。

小雯儿的眼睛忽然涌出泪水，她很快地站起来，也进到里屋。老李笑得很勉强，说：“喝，喝！”严行没有动。我端起酒杯，觉得杯里是水，吸了一口，辣极了。

猛听得里屋老李的爱人大声地说：“小雯儿！这是你兄弟！”老李控制着声儿说：“小雯儿呀！”

小雯儿眼睛红红地出来，慢慢坐下。严行看着她，问：“怎么了？”小雯儿说：“都是他！”严行说：“怎么都是他？”小雯儿不说话。

我问老李：“您还有个儿子？”老李垂下眼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到单位几年，从来没有听说老李还有个儿子。小雯儿每回到单位来，叽叽喳喳的，大家都喜欢她。老李很高兴，笑咪咪地看小雯儿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

小雯儿这时恨恨地擦一下眼睛，说：“我妈



真是的，老忘插这个门，爸跟她说多少回了，她就是记不住。没人来，到正屋转转倒没什么。上回，都到院儿里去了，要不是我回来，他就上街了，像什么话！”我说：“他多大了？”小雯儿看一眼里屋门：“哼！都二十六了！”说完，她又看看老李，老李正看自己那幅字，身架塌下来。严行说：“喝，伯父，喝。”老李回过身来，脸上暗暗的，夹了一筷子菜，放到嘴里慢慢嚼着，咽了。又呷一口酒，额上跳了一下儿，脸忽然松下来，说：“反正是早晚的事儿，跟自己过不去干吗？”他搓一搓手，招呼着：“喝，喝。”又站起来，进到里屋，半天才和爱人出来。老李的爱人眼睛红红的，走到灯影儿里，笑着说：“吃呀。”我说：“您快吃吧，都忙了半天了。”小雯儿将每样菜又都给严行夹了一些，严行不看她。小雯儿定定地看着严行，忽然低下头去。老李的爱人有点儿不自在，举着筷子，不知再给严行夹什么好。老李却一脸轻松，不看别人，只与我讲字经。我觉得这话题太冷落别人，又不能不应付着，忽然开玩笑说：“老李，你字写到这份儿上，来个晚年变法，怎么样？”老李停住正在自斟的瓶子，笑出声儿来：“好哇！我正琢磨着呢，只怕……”严行忽然说：“我赶明儿跟您学字吧。”

老李两口子一下子高兴起来。老李给严行斟上酒，额头又渗出光来，把筷子做笔竖捏着，在空中虚绕绕，说：“这写字，第一要骨力。人看字，看什么呢？就是看个骨力。你要学字，学颜体。颜体不易取巧，非心宽心正，不能写好。先找《多宝塔碑》《东方画赞碑》临着。写好了，再看看鲁公的《麻姑帖》《告身帖》。得了气体，再看《与夫人帖》《鹿脯帖》《争座位帖》《放生池帖》，漂亮、正，不俗不媚。再看《裴将军诗帖》，绝！字如其——”老李忽然发觉我在笑，就酒遮脸，对我说：“不对？”我连忙点头。

酒喝罢了，吃饭、吃菜。老李的爱人又端来一盆汤，热气升腾起来，裹了灯泡，屋子里显得暖洋洋的，大家说说笑笑。

吃罢饭，又喝了茶，看看天色晚了，我站起来告辞。严行也说要回去了，于是老李两口子和小雯儿送出来。老李两口子一迭声儿地让严行常来，小雯儿不说话。严行答应着，刚要走，忽然站住，说：“小雯儿，不送送我吗？”小雯儿一下跳下台阶儿，可着嗓子答应了一声儿：“哎——”老李呵呵地笑着，用手抚一抚顶，和爱人在门口站了许久。

（李金锋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遍地风流》一书，本刊节选，沈璐图）

一种米养百样人，每一种人都有成功的机会。

西洋人说一朵花造不成春天。我是中国人，中国人说，一朵梅花就能造就春天。

我家没种梅，但也有植物报春。它是多年生球根植物，花朵似郁金香而小，像是郁金香的“不肖子孙”。它在每年春分之前就钻出积雪，使人精神大振。冰冻的土地很坚硬，它必须以“怒芽似剑”的姿势开路，然后，就转换角色，谦卑、柔和、十分可人地在雪地上铺出一片彩色，以春的气息转换人们冬的心情。这花身价平常，地位重要，因为它“一阳来复”占了先机。



王鼎钧

一朵花

花有万紫千红，也有公侯伯子男。可是一般人庭院面积有限，花能入选，必有合乎人意的条件：或因为开得早，如梅；或因为开得久，如月季；或因为开得迟，如菊。

以花喻人，时机是成功或失败的一个条件。

以花喻人，他如果开风气、敢实验，就得一“早”字。如果专心致志、再接再厉，就得一“久”字。如果不求近功、大器晚成，就得一“迟”字。社会需要其中每一种人，他们都能登上“人才”舞台。

（张兴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我们现代人》一书，123RF供图）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 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个大包——像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李。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

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根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直径比网球略大，细的一端直径比乒乓球略小，大约三米长……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

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装货。

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座椅旁的过道里？

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让我晾衣服。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就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





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知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

世界上最强烈的希望就是“一线希望”。

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地给我带来两根树干。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又过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我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那时，我才突然间感到愧疚。

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她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

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600块，200块钱交房租，200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200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

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住户都跟着遭殃。

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一般四面逃窜，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

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

她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待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家里好像撤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苗慷慨地分了我一枝。我家没有花盆，她拾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

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能证明她曾来过。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积年累月，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

最后的时间里，我俩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那时，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涌上心头。

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知道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感到微微尴尬。

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

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

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好恨它的平凡。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我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重新离别一次。但我终究没有。

（雪茹摘自《文汇报》2017年6月27日，刘志刚图）



那一滴忍耐的甘露

●刘 创

一

出身于富裕之家的张可常穿淡蓝色布袍子、学生皮鞋，朴素平和，波澜不惊。唯有她清秀的脸庞、清澈的眼神，透出大家闺秀的儒雅温婉。她醒着时几乎都在读书，18岁便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作《早餐之前》，并在该剧中出演女主角。

她19岁时，正值抗战爆发。作为暨南大学演剧队的主力成员，张可常随队去各地演抗战剧目。

王元化是家中独子。他少年得志，恃才而骄。十七八岁时，他已加入共产党，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编剧。一天，他到一个黄姓同学家商量剧本的事，听说暨南大学演剧队来到上海，于是急着要见识一下。

张可当时就在这个同学家的后花园排戏，听说才子王元化到访，便很有兴致地与他交流了一下抗日心得。

“她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再到后来，她都不喜欢修饰。偶尔把头发梳个辫子盘到头上，就算很时髦了。”年老时的王元化回忆起初见，还满脸笑容，记忆犹新。

王元化当时穿着“中西结合”的西裤，中间没有裤缝，一双大大的皮鞋。张可笑着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的裤子就出来了？”

王元化怔怔地看了她好久，然后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剧本修改完之后，他们去了雁荡路的复兴公园。王元化没带钱，让张可买两张门票。张可抿嘴笑了：“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怎会这样抠门？”然后她就西方和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理念，一连问了3个问题，弄得清华才子哑口无言。初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不过，张可的哥哥张满涛与王元化关系很好，总在一起讨论话剧。身为剧组成员，张可也总是随哥哥到场。所以开头虽糟糕，但他们的感情还是渐渐深厚起来。

二

实实在在的爱情无须华而不实的东西点缀和帮衬。1948年，上海慕尔堂，王元化与张可以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第二年，新中国成立，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出生了。

张可转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做了老师。当时上海的所有地下党员要重新登记，张可没这样做，自动放弃了党籍。最艰苦的阶段过去了，她投身革命只为顺应历史，并不想从中捞取好处和资本。

张可的淡雅不争获得了丈夫的支持。王元化欣赏亦自豪，“她对世事的态度永远轻描淡写，似乎只是个看花人，并不负责花枝招展抢眼光”。

王元化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所以一切家务都落到张可肩上。洗衣煮饭，安排大小事务，甚至每天往丈夫口袋里放些零钱，然



后提醒他：“这钱可不许请别的女人逛公园哦。”王元化就嬉笑着揉揉她的头发。

一天夜里，王元化突然被人从上海武康路的家里带走，几天没消息。张可带着儿子找到单位，被告之不能见丈夫。

他的家也被再三洗劫，一向隐忍的张可被人用《庄子》打脸，且要她供出丈夫的罪行，但她一言不发。她被迫搬出家，与别人合住一套房子。她天天去教堂祈祷，重复地念《圣经》中的那句：“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三

1957年2月，王元化终于回到了家。他张开胳膊想抱儿子，儿子望着眼前歪着嘴角的男人，竟“哇”的一声哭出来。他被确诊为心因性精神病，幻听幻觉十分严重，每晚需要服用大剂量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几个小时。

张可知道丈夫是以精神生活为重的知识分子，追求内心的丰富和高雅是他最渴望的。她找来一个偏方：莎士比亚。病情好转一些之后，王元化开始在妻子的帮助下，一同翻译、研究莎士比亚。

有时，王元化会固执己见，批评莎翁的作品这里不好，那里欠佳。张可浅笑，也不争论，只淡淡地说：“你看这一段（《奥赛罗·第四幕》）——‘要是上天的意思，让我受尽种种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痛苦和耻辱加在我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

她的引用瞬间让王元化产生共鸣，他写了一组10万字的莎翁作品论文。张可用小楷规矩地誊到稿笺上，再做好封面，装订成精美的线装书。

张可负责翻译，王元化负责润色和校对整理，再由张可装订成册。那是一个不可能出版的年代，夫妻二人却手工写出数十万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如同他们一丝不苟的人生。

精神的丰盈仍无法让生活安稳，王元化得了肝病。张可卖掉自己的首饰，给他买来黄豆、鸡蛋增加营养。后来王元化右眼失明，张可动用关系，请来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

治病。

“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元化的“旧案”被重新翻出，他被下放到农场，他每天歇斯底里地在田垄上砸碎一切他见到的东西。张可也受到牵连，失去了工作，拿不到工资，甚至因高血压晕厥也不许看医生。

即便如此，张可依然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她知道，丈夫近乎天真的性情不能失去支柱。那些年月里，王元化两次精神失常，又两次奇迹般地康复。张可自己却撑不住了。1979年6月，她突然中风，昏迷8天之久。醒来后，她智力严重受损，只能进行简单对话。王元化手足无措，孩子般号啕大哭。

哭了两天，王元化突然明白一件事，遇事只知叹息的自己应该死去了。这一次，他和妻子的位置将要调换。对妻子来说，这是倒下；对自己来说，这是站起。

四

王元化去哪里都带着妻子。她失去平衡能力，只能坐轮椅，他就推着她四处讲学。晚年，他在庆余别墅写作，那里全天有热水，他就每晚把妻子从家里接来，泡个热水澡，再用轮椅推回去。

张可喜欢吃蹄髈，但太过油腻影响消化，王元化不准她吃，实在挨不过，才给她吃一小块。过不了多久，张可就像孩子一样拉他的袖子，央求再吃一块儿，王元化一边喂妻子，一边摇头落泪。

他照顾张可27年。2006年8月，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王元化送别了张可。学生们称赞师母：“她以坚韧、仁爱、悲悯与苦难担当的精神，支撑着一个弱小家庭，支持着一个学者的坚守，支援着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王元化则说，她几乎不懂得恨……两年后，王元化也去了。不愿忍受临终浑身插管的狼狈，他清醒时就严命家人不准抢救，一旦陷入昏迷就自然来去。“我有些迫不及待了，我最后一个期待就是去那里看她。”

天堂里，另一个相会，一定会更加长久和美好。

（秋水长天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7年第7期，李晨图）



采访老先生，常常被他们身上的礼数而感动。

比如采访老画家戴敦邦，每次我离开他家时，不管他在做什么，必定要放下手中事，起身拄着拐杖一直送我出家门。直到楼道口，他还叮嘱他儿子把我送出小区到大路上为止。有时我走出很远，回头一看，发现他竟然还站在楼道的大门前，犹自微微摇手目送。我想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后辈，何以克当。

溽暑天气，为了作画，他在室内穿着棉袄，走到楼道门口时，还是这样一身打扮。来来往往着短打的行人与他擦肩而过，更衬托出一身冬衣的他与众不同。这是一幅我想永远记在心里的画面。不用一个字，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在大毒日头下的身影。

这是待客之礼。

采访历史学家陈绛也是这样。88岁的他住在医院病房，我告辞的时候，他执意起身。我连忙扶住他的胳膊说留步留步。他却仰起脸笑道：“我要散散步，不如你陪陪我。”这样一来，倒显得不是他来送我，而是我在陪他。

就算这样，老先生们还会说自己做得不到位。比如陈绛说到一个细节：他小时候到外地读初中时，一次在家书的信封上写了父亲的名讳，下而用“□□先生展”，当时陈绛觉得“展”字比“收”或“启”字新奇。没想到放假回到家里，父亲拿出这个信封，对陈绛说，对长辈不能用“展”字，这是不恭敬的，并提醒他日后



戴敦邦

老先生的礼数

● 沈轶伦



陈绛

用字遣词时要注意长幼有序。

我心里想，现在连手写书信都是稀罕物了。人际交往，整天短信来、微信去，张口就是“喂”“哎”“哦”，哪里还用得上体现辈分的称呼呢？大家在群里，直接@一下就算是叫人了。那些尊称与谦辞，曾经是日常交际里的常用语，如今则像是少数人才掌握的暗语。但唯其稀少，一旦被运用，反而更能让人确认说话者的出身。

有一次，我去上海闵行采访一位老年社区志愿者，我说些恭维他的话，对方立即从座位上欠身，口里连说“不敢不敢”。而在问我情况时，他则一直用“敢烦”和“府上”等词语，这让我印象深刻极了。后来一问，对方果然是位老大学生。和这样的老先生说话，自己也不敢怠慢。语境形成的气场，就仿佛有只手推了我一把似的，让我脊背离开椅背，挺直身体，整个人因为肃然起敬，而变得像样起来。

他们让我想起我的祖父。在我幼时，他也曾这样抱着我，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教我：“问人姓名说贵姓，说到自己用鄙人。赞美别人用高见，无暇陪客说失陪……”但这些用词，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使用率就很低了。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就几乎全体湮没。一次，一位老先生称呼我“世讲”，我竟然疑心他不善用电子设备打错了字。后来一查，才惭愧地意识到，这是老派人对朋友后辈的称呼。

究竟是什么使这些本来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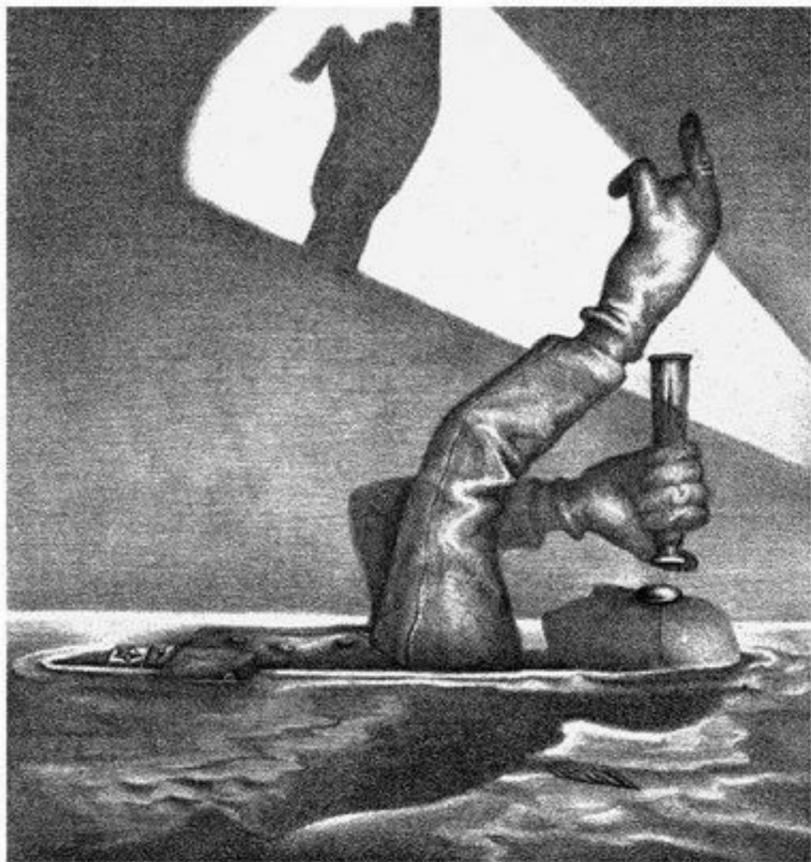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在另外一所“学校”也有两位特别好的导师。

一位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岁。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她的个子只有1.56米。我们黄河边的麦地3里路长，她割麦子的速度是最快的，1.78米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她晚年时，有一次我跟她在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的比别人快？她说，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3里路长的麦地，我只要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就会想直第10次、第200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比别人多割一点。

另一位是我舅舅。他是一个木匠，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



两位导师

◎刘震云

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方圆40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只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跟他在炉边谈话。我说，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别人说你毒、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木匠，促使我成为

好木匠的原因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3天时间，我花6天时间，我比他们做得更好。接着他又说，你只花6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木匠，我是打心眼儿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刨花的味道。只是喜欢做木匠活儿，也当不好木匠，我也会有恍惚的时候：当我看到一棵树，如果它是一棵松木、一棵柏木、一棵楠木，我就想这要是给哪家姑娘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就只能打个小板凳。他虽然不是北大哲

学系的，但是他已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生的水平。

我们国家的马路两边种的基本都是杨树。为什么？因为杨树长得快。但是你要是到其他国家，像欧洲、北美等地的发达国家，你会发现，路两旁种的全是松树、榿树、橡树、白蜡树。树的品种的对比能够表现一个民族的心态。

（孤山夜雨摘自《齐鲁晚报》2017年7月5日，宋光智图）

代因袭的礼数失去了继承的土壤呢？时代的变化、社交方式的变化、外来用语以及网络词汇的冲击，使得许多社交礼仪已经改变，让许多古雅的做法如出土古董一般。当今时代，人们更乐意彰显自己的见识和地位，刷存在感和博人眼球才是应有的姿态，而谦恭自抑，

是不是已经落伍了？

也许，规矩，是注定要被打破的；传统，是注定会被替代的。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已经没有什么具有持续性的东西了。老派人坚持的礼数，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恭维对方而存在。这种时刻自省的谦恭在提醒人们，不要自以为

是，要晓得山外青山楼外楼。眼前的一切并非所有的世界。就像见过钧窑器皿的人，即便再使用塑料杯子，也要知道，除了眼下普及的生活方式，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去日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夜光杯”）

吴清友：生命中最在乎的是什么

◎贺莉丹



吴清友先生与他一手创立的诚品，在时间长河里，给一些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创造了阅读的美好，给他们提供了休整心灵的机会。它治愈过一些人的创伤，陪伴过一些人的成长，也成为一些人相遇的密码……

何谓“心灵”

因病痛在死亡线上挣扎过3次的吴清友确信，“生命应在事业之上，心念应在能力之上”。在诚品走投无路时，他用这句话自我安慰。

他并非出身于富贵之家。他的故乡在台南县将军乡最西边的贫穷渔村马沙沟，他的童年最熟悉的莫过于台南县的稻米地。由于罹患先天性心脏扩大症，吴清友不必当兵。所以，从台北工专毕业后，他便进入专卖观光饭店餐厨设备的诚建公司，成为一名基层业务员。

31岁时，他接下诚建的全部股权，拥有营业佳绩的诚建日后占据了台湾大型观光饭店80%的餐厨设备市场。但当时台湾高级饭店已趋饱和，诚建的发展也到了极限。

另一方面，在35岁这个人们通常认为容易出现“中年危机”的年龄段，吴清友开始思考，何谓“心灵”。

他开始学习观照自己的内心。他说，这种感觉就仿佛“自己觉得心灵有缺口，心灵会不安，或者说是心灵在漂泊”。

“后来我检验生命里的三本存折：一本是银行的存折，一本是健康的存折，一本是心灵的存折。我不是有野心的人，也不是喜欢奢华生活的人，物质欲望不高；健康的存折，我觉得自己年轻力壮，看起来没有问题，对自己也很满意。”他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境况。

当时的吴清友身体健康，存折数目可观，工作远离文化领域。但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内心开始往探究心灵的方向而去。这个，大概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初心”。

当初，他在阳明山买了块地准备盖房子。朋友推荐的一位风水师告诉他：“吴先生，你要赚钱，你的房子要朝南；你要身体健康，你的房子要朝北；但是，假如你希望累积生命中的一点点智慧，那你的房子要朝东。”

“我盖的房子真是朝东，今天还是朝东！”吴先生讲述这个故事时，不是没有感触，但他的语调很平静。

当时为了这种想法，探讨存在的意义，所以试图理出一个他自认为存在的正当性，探求“你生命里而最在乎的是什么？”“于我而言，是对美的一种追求。”他说。这种对美的追求，正是他内心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所以，1989年，39岁的他转而全力经营诚品书店。

那个时候，他做这样的转变，仅仅基于他的一个浪漫念头：希望台湾有一间浪漫的书店。

诚品不盈利，我就不换车

一个广为传诵的说法是，诚品经营数年才盈利，吴清友的车也过了数年才更换。“因为我那时候发誓，诚品不盈利，我就不换车”。

这家在当时算新概念系的书店，装修风格沉稳、优雅，不同于传统书店的沉闷、死板。书店不乏匠心独具的人文细节。但最初被定义为“人文艺术小型专业书店”时，人们颇为它的市场竞争力而感到忧心。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称谓？因为诚品在成立

之初，虽然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购书环境，但因其书籍偏向进口书及外文杂志，以当时台湾民众的消费水平，这完全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亮相之初，这个新面孔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狠狠地教育了一下。

与此同时，这位当时并不年轻的掌舵人的身体亦在遭受磨难。在创办诚品一年多后，吴清友的先天性心脏病突然发作，他历经了一场生死考验。

“我是学机械的，人文素养并不高。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心安，最后我自己总结了四个观点，希望通过这四个观点来安顿自己的生命，来摆对生命的坐标所在。这四个观点就是强调人文思维：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另外就是人跟超自然鬼神的关系。”吴清友说。这些对于生命与自我的思索，一直伴随他打造、打磨诚品的全过程。

吴清友也慢慢获得了奇妙的商业密码：书籍是一种相对低价的商品，在单位时间、空间内达成的收益远不如今天那些新兴产业，但它能让读者拥有精神共鸣，从而流连忘返——这种自由式的销售策略，不能不说让诚品的经营受到某些影响，但这恰是诚品的特色所在。

在亏损了几乎15年（其中有两年微幅获利）的情形下，他依然坚持创业时专卖艺术与建筑类书籍的目标，并规划出有别于同行业的经营模式，使诚品书店在台湾有相当的不可替代性与知名度。

他赢得了股东的支持，在诚品走投无路之时，这些好友陆续入资25亿新台币，并同时企业进行整顿。



诚品书店

与诚品结缘

1995年，诚品有了不小的转机。因为扩店及租约问题，诚品好不容易争取到距原地不远的新光大楼的现址。搬迁之日，诚品发起一场“今夜不打烊”的创意活动，引来意料之外的热烈反响。从那一夜起，敦南诚品店就成了全台湾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并延续至今。

在吴清友的坚持下，诚品书店在台湾一间间开起来。至2001年，诚品书店已达40余家，并坚持“连锁但不复制”的经营观念。

2006年元旦，诚品信义旗舰店高调开在被称为“台北曼哈顿”的信义计划区。这家靠近台北101大楼的诚品旗舰店，一共8层，占地约2.5万平方米，馆区各处均设阅读用的桌椅。用吴清友的话说，他对诚品信义店的定位是，“不只是一家书店，更是一个阅读的博物馆”。他的企图心，不言而喻。

“我们都希望诚品成为一个心灵的港口。我们不能把诚品当作是书籍的买卖之地，而应是安顿读者的心灵之所，同时诚品也不把接触诚品的人当作商业思维里的顾客。我们是把他当成一个人，这个人跟我们有缘，愿意跟我们结缘。”

转型，而不是失去理想

作为华语世界中最有名的文化地标之一，诚品不仅仅停留在美妙的情怀及口号上。在商业运营模式上，除了销售书籍，诚品还会举办文化展演、创意商品销售、服装销售，甚至餐饮等等。

在被坊间评价为“最浪漫、最精明”的吴





一切从叶子变色时开始……
 那人负手行过
 午后植物园的一棵
 编号54的西洋杉下
 侧脸乍见一把花伞搁在石凳上
 伞后的骚动
 惊起池中一只水鸟
 天便如此暗了下来
 夕阳尚温

一朵望之犹三十许的残荷
 在暗想：如果起初
 便安置在一只青釉的康熙瓷瓶

中

凉不致萎为



月亮升起 如一首挽歌

●洛 夫

这般绝望的秋色
 叶如人面
 水珠与泪竟如此难以分辨

风过林梢
 月亮升起如一首挽歌
 众叶索索
 向游客宣读一封诀别书之后
 纷纷蝶飞而降
 且堆成一冢
 埋下了
 夏日最后的蝉鸣



（小 凯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
 《洛夫诗作精选集：烟之外》一书，
 全景视觉供图）

清友看来，诚品有着自己一系列的经营链条：自己的物流公司、巨大的厂房、专业的电子商务网站、酒窖与餐厅、诚品画廊，以及最不可或缺的书店。

此外，全台湾的诚品书店分工各具特色：有特别为儿童开设的书店，有的开在台大医院里，有的开在环境优雅舒适的海滨、大学，有的开在繁华的商业区、捷运站，而诚品移动图书馆，会专程为台湾偏远乡村的儿童不定期送去图书与演出……吴清友将这种商业定位的区隔描述为“创新”。

近年来，诚品的商业化经营颇受争议，一些出版人评价，“这几年的理想性越来越淡”“为了绩效，书店部分面积一直在缩小”，等等。

吴清友先生一直知道这种声音，他强调：“诚品对人文艺术创意的坚持，是不会改变的。”2014年，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中也说过：“没有钱，诚品活不下去。但我心里同时也非常明白，如果没有文化，我也不想活了。”

这些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在互联网、电商浪潮的汹涌席卷下，全世界范围内的实体书店都难逃衰亡的命运，诚品也无法独善其身。

吴清友也思考过如何顺应时代进行转型的问题，他说：“诚品一直有个想法，就是通过量化提升质化，当你规模越大的时候，你越有能

力去做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尤其像跟很多表演艺术相关的活动。当诚品更有规模经济实力的时候，其实更能够展现出它的价值。另外，诚品也必须配合很多时空的演进，阅读已经不是静态的、传统的，阅读其实是现代的，跟生命、公众、生活、嗜好结合在一起。在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的两岸社会中，阅读已经变成更多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思考，如何把书店、阅读跟更广泛多元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在做这种转型，而不是失去理想性。”

吴先生应该很早就看到了，商业最重要的品质是它的初心，即一家企业之所以存在，是要向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某种服务。诚品是服务业，“服务的终极目标是精进自己、分享他人”。

吴清友认为，他的理想中，希望诚品能成为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他甚至充满诗意地说：“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祥和的空间里，看到都市人最可爱的表情、最亲切的眼神、最温暖的关怀、最优雅的风情。”

当我们被房价、职场等种种现实追赶得仓皇四顾、畏首畏尾时，当我们因为伤痛、不公而泪流满面时，当我们历经悲喜、希望与同伴分享时，在一座城市，如果还有这样的空间可以驻足，是一件幸事。



（云 鹤摘自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

为富最多不仁，穷凶则可能极恶。

——杭州保姆纵火案，显然是主人的善意被无限利用后发生的惨剧

何以解忧，唯有工作。

——工业革命虽然摧毁了传统的作坊，却不会摧毁匠人

工钱就像紫菜包饭。

——很少，但是什么都要包

贫穷的父母，钱到为孝；孤单的父母，相伴为孝；脾气暴躁的父母，理解为孝；患病的父母，照顾为孝；唠叨的父母，聆听为孝。

——何为孝

因为孤单。

——知乎上关于“为什么现在吃饭直播这么流行”这一问题的高票答案

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终成眷属烦死了，要么未成眷属想死了。

——钱锺书

自从用了智能移动电话后，我的智能、移动和电话都在减少。

——智能手机如何改造人

一个男人不在朋友面前抱怨自己的妻子，有可能是最爱；一个女人不在朋友面前抱怨自己的丈夫，有可能是不爱。

——抱怨中的学问



相爱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易，因为三观。

——爱一个人，不仅要爱他在你面前的样子，更要爱他面对世界的模样

愿你过得像朋友圈中一样好。

——朋友圈里的自己，是心中希望实现的理想状态。而实际生活中的自己，像是灯光散去后狼狈收场的路人，平凡、简单、朴素、实在

对所有的人以诚相待，同多数人和睦相处，和少数人常来常往，只跟一个人亲密无间。

——富兰克林

谁能提供“三残服务”，谁就能生存。

——互联网时代，客户的终极体验是“脑残、腿残、手残”

我儿子才33岁，不考虑没北京户口的姑娘，有户口，残疾也行。

——中国式相亲鄙视链的顶端还真不好定义，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钱”这个因素，可以抵消大部分的鄙视

错的从来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的“打开方式”，以及家长的教育方式。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引导孩子以正确的“打开方式”玩游戏。这样做远比以简单粗暴、因噎废食的方式强行让孩子们“远离游戏”好得多

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煤矿工人靠挖煤又多又快当上煤老板。

——对成功学的嘲讽

婚礼？那不就是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私人举办的庙会吗！

——酒店、摄像、跟妆、车队、主题、请柬、座位、菜品、喜糖……马拉松式的筹备过程，容易把结婚带来的快乐都消耗掉，变成一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假面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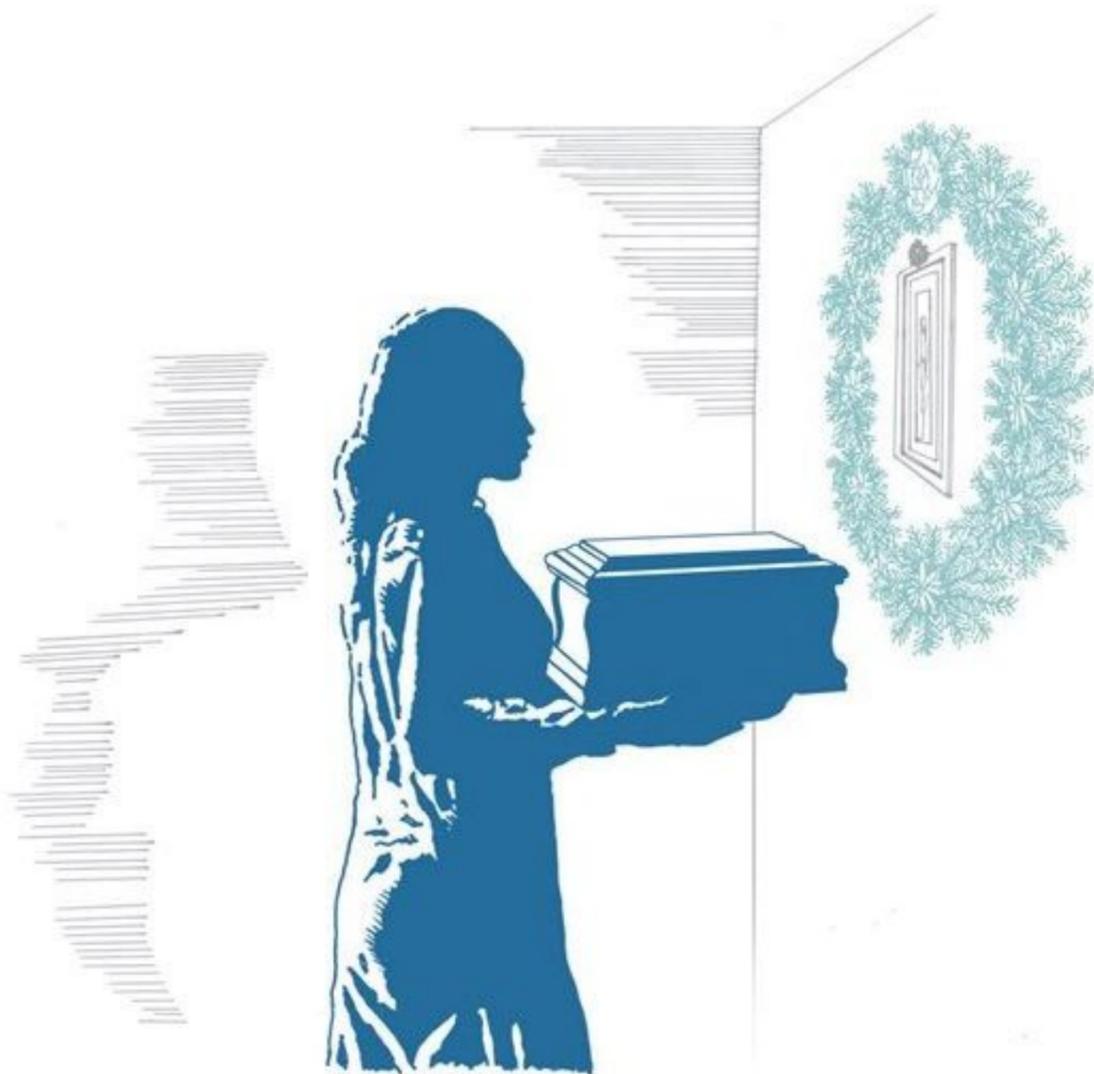
时光，浓淡相宜；人心，远近相安；流年，长短皆逝；浮生，往来皆客。

——明代文学家陈继儒

说谎和沉默可以说是现在人类社会里日渐蔓延的两大罪恶。事实上，我们经常说谎，动不动就沉默不语。

——村上春树

（余娟、汪杰、张秋伟、海涛、甜甜等摘）



我们不擅告别 ●黎 戈

1

爸爸的癌症，已经到了末期，每天抽胸水、输营养液、止痛，周而复始。早晨，睡意朦胧中，冰冷的钢针就插进爸爸体内抽血。床位旁的记事板上，护士夹上爸爸这天的输液单，这是爸爸一天的生活主线。在病房，所有人穿着同款的病服，服从同样的作息安排，他们都失去了身份、财富感、背景，唯一具有识别度的是各自的病况，这也是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

爸爸有点烦躁，对我说：“我想回家。”他大概是想念他养在阳台上的鸟——那是他为

外孙女皮皮养的鸟，每天，皮皮放学后，都会和鸟说会儿悄悄话。他想念那个连棉芯都露出来的破沙发，还有那台落伍的旧电视——常常突发故障，需要一种家人方能掌握的技巧才能打开。

他想念自己可以任意起床、睡觉的空间，更准确地说，是那种自由的空气。

去医生那里探问，医生说：“回家？他随时都会猝死。”这是实话，脱落的癌组织已进入血管，形成癌栓，一周内，爸爸已经心梗过两次。

我自己也不能适应任何一种纪律下的生活。我五岁的时候，爸爸给领导送礼，开后门

把我送进了厂部幼儿园——那是全市试点的全托幼儿园，条件极好，当时甚是热门。我妈特别高兴，临去前一晚，用红线在我所有小衣服的领口上，绣上我的名字，歪歪扭扭的针线，像简笔画一样。我去的第一晚，在小铁床上辗转难眠。半夜我不敢去尿尿，直到憋得膀胱胀满，才匆匆跑去。仓促中，袜子都被尿湿了，我就穿着湿袜子睡到天亮。爸爸来看我，我就一直哭，我说：“我想回家。”爸爸飞快地帮我办了退托手续，用二八自行车载我回家了。我坐在车子的大杠上，如鸟出笼，快乐无比。

可是这次，我却没法带爸爸回家了。

2

癌魔侵犯了爸爸的胸膜，它像跋扈的蒙古大军，沿着淋巴和血管，四处侵犯。爸爸的胸水，抽得越来越频繁，化验找出癌细胞之后，医生说胸水不需要抽了。为了省下一次性水袋的钱，医生让我们直接用管子将胸水接到尿壶里，然后再倒进马桶冲掉。

我看着马桶，突然有种无力的愤怒。爸爸的生命，就被这么冲进下水道了，和无数的生活垃圾、排泄物一起。

想起我怀皮皮时，每一个生命萌发的细节，我都牢牢记在心里：那次我用试纸查出怀孕了，但还不敢相信，一直到B超找到了孕囊，我连裤子都没系好，就冲到走廊里，找老公分享喜讯。整个怀孕期间，我一直害怕皮皮会离我而去，



结果皮皮发育得特别好，十二周就有了心跳。赵医生把听筒放到我肚皮上，屋子里响起一个拍球一样的声音。赵医生说：“这孩子心跳真有力，一定很健康！”这句话在剩下的孕期里，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安慰。有一天睡午觉，模糊中感觉有人在推我。我愣了一下，突然明白，是胎动。这是我这一生最美的身体感受。

每个生命来临的时候，那一点点的生命迹象，血肉生长的进程，都让我们雀跃欢喜。可是，当它如春雪消融，把自己还给大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都擅长欢迎，却不擅于告别。

3

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面容枯槁，腿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爸爸最大的心愿还是回家。我们想了很久，征求了医生的建议，给他抽了胸水，打了止水针，带他回家住了几天。爸爸几乎不能进食，整天躺在他的小床上昏睡。他醒来的时候，眼睛看着坐在他对面看电视的皮皮，然后笑起来。这就是他最幸福的事了。晚上，妈妈给爸爸炖了鸽子汤，爸爸吃不下。他躺在床上看着皮皮喝，然后坐起身，捞出鸽子腿给皮皮吃。爸爸一定要我们一家人去饭店吃顿饭，十分钟的路，来回都得坐车，因为他站不住。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告别聚餐。

我们又把爸爸送入医院。车子穿过拥堵的市区，爸爸素来话多，每经过一条路，他都

要念叨这是什么路，以及这条路和他之间的故事：曾经的同事住在这里，那里有个欠他钱的负责人，等等。司机很烦躁，我坐在前座上，想哭，这是爸爸最后一次看这些街道了吧。以后，他要住进医院，在一架一米宽的小铁床上，对着某个能看到落日的窗户，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喊着这些街道的名字，在我听来，这是他在同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城市告别。

爸爸病危之后，我女友劝我提前准备后事，免得到时手忙脚乱。比如墓地要预购，寿衣得预置，尸体一僵硬，就很难穿了。我突然明白，死亡，不是空自嗟叹的审美意象，它由无数个结实的事件构成，躲也躲不掉。于是，我通知亲友，来看爸爸最后一次，他们说了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不为润滑人际关系，只因为我们都不擅告别。

等到死亡真正到来时，却完全没有预想中的悲痛，而是一种奇异的不真实感。那天清晨，我接到老公的电话，他告诉我爸爸夜里去了。他和我妈给爸爸擦洗、换衣，送爸爸上了殡仪馆的车。我整个人都恍惚了，对皮皮说：“你外公走了。”皮皮似懂非懂。我知道该去医院结算、办理火化、销户口，可心里仍像懵懂孩童一样，完全不理解“爸爸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4

从清晨呆坐到近中午，我才起身去机械地办事。窗外大雨滂沱，桌上的一本《南宋建

筑史》还翻在昨晚临睡前读的那页，杯子里的水凉了，人们陆续起床上班上学，一切秩序如常……我却已经是个没有爸爸的人。我抱着爸爸的骨灰盒上坟山，臂弯好似被未冷的灰烬熨得发热，身上却给冷雨浇淋得寒气森森。出殡不许打伞，我躬身护住爸爸最后的温度。那天是我的生日，可是给我生命的那个人，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带着一脚的雨泥，精疲力竭地回到家。皮皮羞涩地捧出八音盒，那是她偷偷准备了两个礼拜的礼物。她向陶艺老师定了盒芯，自己画了设计图，用软陶捏了个生日蛋糕状的八音盒。在身心俱冷的深秋雨夜里，我们母女依偎着，她把“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一次次放给我听，我慢慢地觉得暖和了……爸爸被飞快地推出告别厅，两扇铁门在我面前粗暴地关上，我拼命大喊“爸爸，一路走好”，喊声飘散在殡仪馆黑暗的走廊中，而我，还留在光明之中，努力生出羽翼，庇护着稚嫩的生命。

我想，这才是告别的喻义：每一个离去的人，都让我死去一部分，同时又生出新的部分。我将携着新我努力前行，认真地过好每一日，让沉淀在我生命中的你，像云层中隐隐的星群，闪亮一次又一次。

再见了，我爱的人。 ❀

（心香一瓣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时间的果》一书，杜凤宝图）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从左至右为：贾平凹、金铮、路遥

怀念金铮

● 贾平凹

金铮有个习惯，常常会半夜三更给你打电话，这曾经令我很恼火。我在电话里说他：“你又在喝酒？”但金铮去世后，我总觉得他没有死，说不定哪天半夜就会打来电话。然而，我们再也接不到这样的电话了，甚至生活中再也难见到那么喜欢喝酒、让你又恨又爱的朋友了。

金铮是在北京去世的，但他调到北京的时间特别短。我当时想，西安一直是成文人而不养文人的地方，许多人到北京都成了气候，金铮却宜于在西安。他是豪爽之人，喜欢自在。北京宦途深如海，他一生最大的失策是不该由边缘移向中心。

我认识金铮的时候，是在一次会上。那天，我和路遥在一起，我穿了一件大红T恤衫，路遥穿了一件深黑T恤

衫，金铮则一头如雪的白发。我们三个人都跑到会场外吸烟，金铮就左右搂了我们说：“颜色多好！”要摄影师给我们拍照留念。现在，这张照片我仍然保留着，每每看到三人中二人已逝，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那次会后，我们没有参加会议方的聚餐，金铮一定要请我和路遥喝酒。我因病只是象征性碰杯，路遥也喝得少。他却是一杯接一杯，很快就有些醉了。他不喝酒的时候样子很威风，一醉就十分可爱，说某某的是，也说某某的非，爱憎分明，毫不忌讳，又直恨我心善、太软弱，接着拍着胸膛说要保护我。但那晚他没有保护我，倒是我和路遥得搀扶他，劝他以后少喝些，他却说：“喝酒有喝酒的好处。”我说：“什么好处？”他说：“但得酒中趣，勿与醒者传。你回去就

给我写这样一副对联吧！”

我没有给他写。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是醒者，醒着却卑微、窝囊，我有病不能得酒中趣，写那对联就更无趣。

从此我们熟起来，常常聚会，相聚他就是主角，又要喝酒，又要高谈阔论。许多需要交涉的事都是由他出头。他有一头白发，可以充老者，于是他很得意自己的白发。有人呼他伍子胥，我知道他的一生曾蒙过大难，但我不知道那头发是从小就白的，还是蒙难时一夜变白的。

我的一位同乡从小县城到西安谋生，人是极聪明的，却生活无着，十分狼狈。他寻到我帮忙，我无力帮他，就给金铮写了一封信，没想金铮就收留他在《喜剧世界》杂志社打工。几年过去，在金铮的关怀下，他进步极大，后来独立，成为一家杂志的主编，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位同乡现在很风光，一提起金铮就说：“没有金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金铮当年搞创作，是写过许多优秀剧本的，后来编刊物，自己不写了，却十分爱才。只要有才，别人不敢用的他用，别人不敢发的作品他发。为了人才，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仅我知道，在陕西，就有三四个人是在他的关心培养下成了气候的。

许多人也是怕金铮的，因为金铮见不得伪人和小人。他会当众刺你，使你下不了台。他的一位朋友说，有一件事金铮以为他做得不当——其实金铮是误解了——金铮指着他的

1979年8月下旬，我到英国伯明翰旅行，意外见到了华罗庚教授。整整一个下午，他谈了他的生平经历，也谈到他目前的学术活动。话题就是从他在伯明翰的学术活动开始的。那年5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

在单独访问华老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在一个宴会上听到一些有关华老出席这次大会的“趣闻”：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80位数学家，华老出席的消息传开后，登时引起全场轰动，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争相前来问候。有一位印度数学家见了华老，喜极而泣，并用印度表示最大敬意的行礼方式，向华老致敬。

大会闭幕之后，华老接受伯明翰大学之请，在该大学讲学。“讲学，我不敢当。”华老说，“不能好为人师，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



华罗庚

弄斧必到班门

◎梁羽生

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

当我问及他准备进行些什么学术活动时，他微笑道：“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原来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接受联邦德国、法国、

荷兰、美国、加拿大等国许多所大学的讲学邀请。“我准备了10个数学问题，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A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B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讲偏微分方程……”

我说：“您真是艺高人胆大！”他说：“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接着，他详细解释道，“中国俗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对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才能够进步得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

（程程摘自《共同关注》2017年第7期）

鼻子大骂，他搭坐金铮的车，金铮竟把他推出车门。

那一年，我因写了一本书，遭到一些人以想当然的理由进行的诽谤，一时谣言四起。我又无法诉说，尤其有人先盗印我的书赚钱，再写骂我的书赚钱。金铮非常气愤，时不时打来电话问我的近况。冬天里，我们偶尔在北京的街头碰上，他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请我吃什么饭，要吃回西安吃羊肉泡去！”他说：“你听我的，这饭要吃，我请几个

北京的名人陪你吃，我要解释一些问题！”席间，他澄清了许多是非，又大讲他的文学观，说：“你接着写吧，作品的价值要经过时空检验，不是某一两个人说了算的。你想写什么就在我们刊物上发吧！”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我没有写什么，我只写过一条子给他：默雷止谤，转毁为缘。

金铮要离开西安的时候，给我说过他的去向。我不主张他走，他说：“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嘛。”但没想到，

他是树命，大树是不能挪的。他走时，我不在西安。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北京，我才知道他已经走了。他在电话里询问我的病情，叮咛我要注意身体。如今，常年有病的我还不自在地活着，他却痛痛快快地死了！他是大刚的人，又是工作狂，且喜欢喝酒，放浪形骸，这个世界岂能过久地容纳他呢？

（子君摘自九州出版社《愿人生从容》一书）



读书是一生的事

●王 凤



念高中时，常听班主任提起一个学姐。她几乎不跟周围的人说话，也没什么朋友，直到高考，她考进全省前10名。市里去拍摄宣传片时，大家才发现她家中一贫如洗，父亲早已过世，母亲卧病在床。

读高中时，为了省钱，她经常趁别人吃完饭离开后，去捡剩的馒头，一边捡，一边吃。那时候，有些高校会给优秀高考生数万元的奖金。她说，她高中3年拼命学习，目标就是拿到那笔钱，这样她就能赚够学费了，亲人就再也不能逼她辍学，早点嫁人。

“像我这种出身卑微的人，连任性的资格都没有，就害怕一停下来，便被别人狠狠地甩在后面。”

知乎上有个提问：底层出

身的孩子，假设当年没能考上“985”或者“211”大学，你会损失和错过什么？什么是底层？就是除了你自己，一无所有。只能靠自己的人，连个性都是奢侈品。

二

有人说，这是一个英雄不论出处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必论出处的年代。龟兔赛跑，如果兔子一直在拼命跑，结果会怎么样？

英国BBC曾拍摄纪录片，展现14个孩子50年的人生轨迹。7岁时，来自精英家庭的John和Andrew已经习惯了每天看《金融时报》或《观察家报》，而贫民窟孩子的理想，则是能少罚站、少被打、吃饱饭。

50年后，几个精英家庭的孩子，上了好学校，找到好

工作。3个中产家庭的孩子，有一个成为精英，两个依旧中产。而几个来自底层的孩子，包括他们的后代，依然常常与失业相伴。

知识改变命运的背后，也是一场关于家庭的较量。有钱的基础是，你家庭的资源、背景，加上你的努力和运气。但大多数人，不过是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的人。

人脉、财富、教育等资源，会父传子，子传孙。

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农村80%的留守儿童从没参加过课外辅导；在西部贫困农村，63%的学生甚至没有高中文凭。

中国校友网对全国各省高考状元开展调查，发现在2007年至2016年间，全国的高考状元中，近五成状元的父



母是教师（35%）和工程师（12.6%），近两成的父母是公务员。来自农村、经济状况欠佳家庭的状元比例在逐年下降。

这种现象，就如同今年北京高考状元说的：“像我这种生于北京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教育资源上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能走很多捷径。”

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真的太大了。有时你不得不承认：自己努力的天花板，不过是别人的起点。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人就出生在罗马。

人的每一种奢望都是设想“如何能付出最少而得到最多”，但这个世界并不存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交易。

所以大学，起码为底层人群提供了可行的前进捷径，终其一生或许谈不上逆袭，但在人生的接力赛中，你将是自己孩子的起点。走过这条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以后的门票会越来越贵，你可能再也买不起入场券了。

三

为什么一定要上名校？

1. 你身边人的优秀程度，会影响你。

过去20年来，北大先后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造，有的甚至考上研究生，当上了大学老师。

每个学校都有保安，但为什么这种成群结队的考学行为，在名校发生的概率更大？在媒体采访北大保安第一人张俊成的报道里，或许就藏着答

案。

张俊成说，有次站岗，看到一位老人骑车过来，快到门岗前，老人下车，推车走过。经过门岗时，老人点头跟他说：“你辛苦了。”张俊成感到受宠若惊，他问旁人：“这是谁？怎么这么尊重我们？”别人告诉他，老人是北大校长。

在保安岗位上，张俊成也曾一度迷失，他说：“那个时候非常无知、愚昧。”但他却得到了多位北大教授的热心帮助。在教授们的建议下，他才开始重新读书学习。

心理学博士采铜在《精进》一书中谈道：“一个年轻人，进入一所不那么优秀的高校，对自己的标准会不由自主地降低以适应这个环境，减少自身与环境的冲突，而这种做法对他们人生的影响也许是致命的。”

但在一片向上的氛围中，周围的人都在努力，自己也会用相对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自省。哪怕最后变不成最牛的，也可以优秀出众。

2. 名校的光环，是一种优秀的传递。

如今，大学生如同韭菜，收完一茬又会有一茬，已经不怎么抢手了。在这种情况下，“名校”就是一块招牌。

稍微想一想，就不难理解，亲戚家有孩子考上名校，周围的人会口口相传，“谁家的孩子，上××学校了！了不起！”即便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都要掰扯清楚，好像有了这层关系，自己的身价也能水涨船高。

名校在人心中的地位始终不一般，它的声望是由多年来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入和输出形成的。所以用人单位选择名牌大学的求职者，成本无疑是最底的。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出身名校，起码意味着智商高或者有毅力。

而现在，国内大公司招聘时，几乎都会明确地写明岗位的学历要求，有些岗位要求至少是本科以上学历。

3. 人脉的扩张，是一个人能力与资源的扩张。

好大学能给你接触更广泛圈子的机会。人脉的扩张，也是一个人能力与资源的扩张。

有次和一位正在创业的学长聊天，他说他现在的团队，基本是研究生时期的同学，并且导师觉得他的项目前景不错，主动帮他做宣传。

当年北大毕业的陆步轩，以卖猪肉为生，全国哗然。别人只看到才子卖猪肉不光鲜，但陆的校友陈生却注意到：一个档口，自己一天只能卖1.2头猪，陆步轩却能卖出12头，简直太牛了。

陈生邀请他做品牌顾问，两人合作成立“屠夫学校”，养殖土猪。后来，他们开了几百家连锁店，陈生的身家也过百亿。

不光是创业上的资源，为什么名校毕业生大多能找到外人眼中不错的工作？除了本身的能力，校友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前辈在大型企业上班，那你进入他的圈子实习和求职的机会，一定会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多。



翻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看到一则关于温酒的故事：宋季，参政相公铉翁，于杭将求一容貌才艺兼全之妾。经旬余，未能惬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问其艺，则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尔留试之。及执事，初甚热，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饮。既而每日并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纳焉。终公之身，未尝有过不及时。归附后，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为所有，因而巨富，人称曰奚娘子者



温酒 ◎南在南方

是也。吁！彼女流贱隶耳，一事精至，便能动人……

一个当官的想在杭州找个色艺俱佳的小老婆，海选十来

天，没看上。于是奚奴出场了。问她会干什么呀，答曰，会温酒。左右大笑，温酒这事谁不会啊？可铉翁还是将她留下来。头一回温，太热了；再温，又有点冷；三温，不热不冷，正好。这不算绝，绝的是自此之后，那酒温得一直如同第三回的那个温度。她陪铉翁到死，家产都是她的，成了富婆。陶先生生了一些感慨，有一句“一事精至，便能动人”，应是喻世明言。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南在南方”）

4. 薪酬待遇。

更功利性一些，如果你以赚更多钱为目标，学历绝对是决定因素之一，在薪资这件事上，国内外都保持了一致。

福利待遇好的公务员、事业编制、国企员工等岗位，都有硬性的、比较高的学历要求。

2010年，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对学历的要求，硕士以上学历的职位有294个，占职位总数的54.55%，而专科学历可以报考的职位只有1个。

5. 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通过嫁娶来改变命运将越来越难。

从相同或相似的阶层群体中挑选配偶，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匹配，被称为“同质婚”。反之，跨越社会等级、社会群体壁垒的婚姻，为“异质婚”。

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年）》，20世纪80年代

以后，相同和相近文化程度的婚姻匹配比例显著提高。

“男高女低”的异质婚配模式减少，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更加难以通过婚姻实现阶层流动。女性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集中在比自己仅仅高一个层次的梯度，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你是谁，就会嫁给谁”。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男性，在择偶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

四

一张高校文凭，不能确保让人站上顶峰，却会让大多数人免于跌落谷底。

那些说它“没用”的人，不过是一直处在谷底上方，但这绝不等于“谷底”不存在。

曾看到一位网友的跟帖，他说：“其实我没参加高考，没读过大学，现在也过得不错，但这是我几年来起早摸黑努力得到的结果。不可以说读书无用。其实读好大学，人生

肯定会有个好的起点，同时能更好地认识世界。”

学识影响眼界，眼界决定格局，而格局影响人一生。

读书是一生的事，不是什么时候要用到了，我们才去学什么。

刘媛媛在《超级演说家》中曾发表过这样一段演说：“有些人出生就含着金汤匙，有些人出生后连爸妈都没有，人生跟人生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感受。你一辈子都在感受抱怨，那你的一生就是抱怨的一生；你一辈子都在感受感动，那你的一生就是感动的一生；你一辈子都立志于改变这个社会，那你的一生就是斗士的一生。”

这个世界就是，一些人总在昼夜不停地运转；而另外一些人，起床就发现世界已经变了。

（锦心摘自微信公众号“槽值”，黎青图）



东京审判中的座次之争

◎王祖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1945年7月中、美、苏、英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对战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的承诺设立的，除庭长外，还有中、英、美、加等十一国的法官。作为“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国，派出拥有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四十二岁法官梅汝璈。

法庭开庭前，十一名法官齐聚东京，只有一人比梅汝璈年轻。为此，梅汝璈一到东京便蓄起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为“小胡子法官”。到齐之后，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法庭上的座次。庭长，业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勃法官担任。庭长当然居中座，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热烈讨论。

当时的中国虽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强。“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梅汝璈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结果来？梅汝璈接着说，“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



梅汝璈

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代价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所应当排在第二。其次，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梅汝璈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人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各国法官忍俊不禁。庭长韦勃笑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梅汝璈回答：“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座，那还是按体重排好。这样，纵使我被置末座亦心安理得，并可以此对我的国家有所交代。一旦他们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另一名比我肥胖的人来替换我。”他的回答引得法官们大笑。

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人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召集法官们进行表决。最后，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但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已按日本投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一一排定。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在摄影机、照相机的灯光照射下，十一国法官依次登上审判台，梅汝璈为中国争得了法官席上的第二把高背座椅，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了地位和荣誉。

（林冬冬摘自《文史博览》2017年第4期）



梅汝璈（前右一）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PICC 中国人民保险

邀您 好文共赏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普通人创造的奇迹

◎胡卫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誉为“举世震惊的奇迹”。40万被围困在狭小地区的英、法、比利时联军，9天时间，成功地撤退了33.5万人。历史学家给予它高度评价：敦刻尔克大撤退正是胜利的开始。

在大撤退中，英国海军动用了几乎全部军舰和运输船。为了弥补运力的不足，英、法、荷兰、比利时的私人船主，驾驶着共861艘各型船只，加入到拯救队伍中。他们中有银行家、牙科医生、出租车司机、快艇驾驶员、码头工人、学生、工程师、渔夫和文职官员……在没有武装护航的情况下，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帮助一船船反法西斯战士脱离了险境。

撤退的过程体现出高度的纪律性，没有拥挤、混乱，在组织者的指挥下，大家从容登船，秩序井然。这或许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最值得赞叹的一幕。

后来，在文艺作品中，在历史研究者的讲述中，“敦刻尔克大撤退”被一次次精彩再现。我们所能看见的，往往只是其中的勇敢行为、自律精神和人性温情。那么，他们真的都是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人吗？他们真的都勇敢、自律和充满爱心吗？当然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普通人。

他们都是些怎样的普通人呢？

他们中有临阵脱逃的人。当德国人的坦克隆隆开来时，成千上万的比利时官兵一枪未发，跳出阵地向后方飞奔，官不顾兵，兵不顾

官，溃不成军。许多士兵扔掉了枪和头盔，为的是跑得更快。当他们跑到英国人的阵地时，一位英国上尉拦住两位比利时军官，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去哪儿？”比利时军官说：“我们要去后面集合队伍，准备反击。”但他们一直跑到敦刻尔克，都没有收拢部队和发起反攻。

他们中有精神脆弱的人。英国皇家坦克团的一位中尉，指挥一辆坦克，在撤退途中，遇到一辆德军卡车。卡车司机知道打不过英国坦克，跳下车就跑。中尉指挥炮手向卡车和司机开炮，炮手打崩了卡车，接着朝司机连开数

炮，炮弹都贴着司机身边飞过，最后司机躲到房子后面，看不见了！

一场小小的遭遇战，没想到引发了一个后果：从那天起，坦克驾驶员每天晚上都会梦见那个德国兵，然后被噩梦吓醒。几天后，这个坦克驾驶员死在了敦刻尔克。

他们中还有自私自利的家伙。一群英国兵和几个法国兵在一座民宅里找到了酒和食物，大家正喝得高兴，忽然传来一阵刺鼻的气味。有人大叫：“毒气！”大家手忙脚乱地戴上防毒面具。一个英国兵没有防毒面具，他从一名法国兵头上抢过防毒面具，给自己戴上，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宁愿让这个法国人死，也不愿让自己死！”

他的上司看不下去了，将自己的防毒面具摘下来，递给那个法国兵。后来大家



敦刻尔克大撤退





骨气

◎王慧敏

阿仓是高一转学到我们班的。他的父亲原是省秦剧团的台柱子，“文革”期间被“发配”原籍改造，刚刚平反归城。阿仓在班里的人缘很好，功课却差得出奇，每次考试都垫底。

为使他免受皮肉之苦，每次考试，我都把考卷往他那边挪挪，可他压根不瞧。我劝他先把考试应付过去再说，他却始终不为所动。

阿仓终究没有考上大学，

于是顶父亲的班进了秦剧团。后来秦剧团不景气，他被“分流”了。此后，他蹬过三轮车，摆过地摊，在建筑工地砌过墙……

后来，他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小家伙长得可爱极了，也很懂事。可不幸的是，女儿颖颖患先天性耳聋。为了治好孩子的病，阿仓两口子四处求医问药，不仅把父亲留下的房子卖了，还欠下一屁股债。

同学们想帮阿仓，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我在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采访，闲暇时看了工程队业余剧团的演出。听着稀稀拉拉的掌声，工程队的领导有些不好意思，对我说：“竟然招不到像样的演员……你走南闯北的，有合适的帮着推荐一下。”

我便想到阿仓。虽然他没有上过专门的学校，但毕竟是“门里”出身。果然，阿仓唱了一出《斩单童》，剧团领导的脸上乐开了花。可是不久，我就听说阿仓不干了。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剧团里还有一个唱

秦腔的，我一来，人家就得下岗，怎么也不能抢人家的饭碗。”阿仓的语气非常坚定。

去年冬季的一天，单位的门卫告诉我：“一大清早就来了三个外地人，让我把这个纸箱子转交给您。”

我打开箱子一看，是一瓶瓶我爱吃的油泼辣子——不用说，肯定是阿仓一家送来的。我赶紧拨通阿仓的手机。电话那头，阿仓很兴奋：“我们快到家了。颖颖看到西湖了，高兴着呢！”我责怪他来了为什么不打个招呼。他说：“不能给你添麻烦。我们就住在离你单位不远的地方。这几天，一到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就坐在桥上，边看风景边看着你的办公楼。四楼有个窗口一直亮着灯。闺女说，说不定是王叔叔在写作呢……”

我想告诉颖颖，亮灯的那个房间确实是王叔叔的。我也不断提醒自己：无论处于怎样的人生境况，都要像阿仓那样挺直腰杆！

（西北摘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政文”，刘春杰图）

发现不过是虚惊一场，难闻的气味并不是德国人释放的毒气。

他们中还有贪生怕死的人。大撤退接近尾声时，还有4000多名英军留在阵地上。在德军的轰炸下，重伤员不断增多，由于人手不够，撤走重伤员的任务一时陷入停顿。英军指挥部命令：每100名伤员留下1名医官和10名医务人员，其余的医务人员可以到防波堤那儿，等候来接他们的船。眼看德军即将攻陷敦刻尔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而对这难堪的局面，指挥官为难了！于是，发生了英军陆军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抽签活动：医务人员把自

己的名字写在纸上，一起放在帽子里，抽签决定谁去谁留。

后来，一位法国史学家感叹道：“在敦刻尔克之战中，再没有比这一插曲更令人伤心不已的了！”

总之，他们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但他们成功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日后，还是这些普通人，反攻欧洲大陆，打败了法西斯，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事说明：普通人组织好了，也可以创造奇迹。

（月月鸟摘自古吴轩出版社《战争一点儿也不靠谱》一书）

慢慢凋零……

●Sasha Maslov 摄影

◎小 南编译

“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是“二战”时流行的一句军歌词，曾引起无数老兵的共鸣与感慨。然而，老兵终究会凋零，会死去。随着时代远去，能使我们回顾那些老兵的，或许只有影像了。



Herbert Killian, 奥地利

我离家时 15 岁，回家时已经 28 岁。我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和姐姐仍在世。对我来说，从一个充满罪犯的战争世界融入现在的欧洲社会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是个身在祖国的外国人。



Francois Savard, 加拿大

欧洲战事平息后，我加入了“飞虎队”。我的两个兄弟同样参加了“二战”，只有一个回来了。1984 年，我从行政部门退休，从此开始旅游、野营、在“老兵之家”会友。



You Guangcai, 中国

1938 年 3 月，日军进攻徐州。在爱国精神的驱使下，我只身前往黄埔军校，在 1939 年年底成为第 16 期毕业生。后来我成为黄维身边一个负责警卫的别动队的排长。



Robert Quint, 法国

我毕业后在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工作，直到 1942 年德军入侵。我忍受不了充斥在学校、商店和房屋里的德军，看不惯犹太人被赶上火车带走，于是加入了抵抗组织。



Joseph Koen, 希腊

打仗的时候，我家换过 6 次房子，直到别人告诉我们德军的占领结束了。然后我上了大学，当了建筑师，生了两个儿子。总之，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得很快乐。



Otto V. Koos, 匈牙利

我被判 25 年监禁，罪名是攻击苏维埃军队。我的亲人在战争中去世了。1955 年 11 月 21 日，我重获自由，回到布达佩斯后，又被警察抓了。1956 年 11 月 8 日，我被放了出来。



Shiu Dagar, 印度

18 岁时，哥哥鼓励我参了军。英国人教我们使用武器和车辆，他们不仅对新兵态度差，工资给得也少。英国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作战成功，就让印度独立。



Alfred Martin, 北爱尔兰

1942 年 9 月，我作为飞行员突袭了德国汉堡和杜塞尔多夫。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飞机被击中，发动机起火，我们被迫跳伞。我幸运地逃回英国。



Anatoly Gavrilovich Uvarov, 苏联

我从 1944 年开始在小型潜艇 M-201 上服役。听到德国投降的消息，我们都高兴坏了。回到基地后，人们放起了烟花。



JP Jayasekara, 斯里兰卡

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无比高兴，但广岛和长崎核爆的细节也使我们震惊。战争结束后，我们家开了一家面包房和一家旅馆。我开始对农业感兴趣。因为有许多游客来认亲，我还写了一本斯里兰卡阵亡军人的书。



Richard Thomas Pelzer, 威尔士

19 岁生日那天，我参了军。经过基本的训练后，我被派到一家港口维护公司进行水下爆破作业，之后又去了苏格兰一个秘密的人工港。



物种灭绝真的和你我无关吗

●叶盛 ◎徐蓓整理

如果把古生物的灭绝事件标在整个地球历史时间轴上，我们会发现，物种灭绝其实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而现在，我们隔三岔五就能听到某个物种灭绝的消息，这一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地球历史上的平均水平。所以说，我们处在一个大灭绝时代，科学家们把它叫作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物种灭绝的灾难呢？

50年之后不再有大堡礁

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珊瑚礁群。它的面积非常大，如果把它放到地图上比较的话，它能够从英伦三岛一直延伸到意大利，从北京一直延伸到广州。这么巨大的一片珊瑚礁，其中生活的物种不计其数，保守估计也有数百万种，所以科学家称之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然而，科学家已经预言，50年之后再也不会有大堡礁了。

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作钙化者。所谓钙化者，指的是海洋中的一些植物和动物，它们能够把游离的钙离子和碳酸根离子结合在一起，形成碳酸钙。珊瑚就是一种钙化者，它用碳酸钙铸成自己的外骨骼，我们吃的螃蟹、虾、贝壳，都是钙化者。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钙化者，比如海蝴

蝶，它生活在北极海洋中，是很多大型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

如果我们让海蝴蝶穿越到未来2100年的海洋中，它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2100年时，它那透明的、坚固的外壳会在45天之内变成软软的一团东西，最后彻底消失不见。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海洋酸化的结果。

海洋酸化就好比是温室效应的孪生兄弟，它们同样都是由人类炼制石油，焚烧煤炭、木柴时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的。二氧化碳融入海水之后，就会形成碳酸，而碳酸在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平衡支撑下，会使水体酸度上升。海洋酸化的后果就是会把钙化者溶解掉。所以，对钙化者来说，这就是一场灾难。

海洋酸化以指数级速度上升

你可能会说，这些都是推测，怎么证实呢？于是，科学家用不同的实验证明了这件事情。

第一个实验，在意大利一个叫阿拉贡堡岛的地方展开。这个岛处在一个火山构造带上，为海水环绕，海底有很多缝隙，不断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这些二氧化碳使周围的海洋环境变得非常酸。

科学家在海底设置了一些网格，并清点每一个网格中不同海洋生物的物种数量。结果他们发现：离二氧化碳释放点越远的地方，海洋生物生活得越好；越靠近二氧化碳释放点，海洋生物的生活质量越糟；到了非常靠近二氧化碳释放点的





地方，几乎没有海洋生物存在。所以说，海洋酸化对海洋生物来说肯定是一场灾难。

另外一个重要实验叫作中型海洋生态系统实验。一个水族箱里有珊瑚、海葵，还有各种各样的热带观赏鱼。中型海洋生态系统实验，就是把这个水族箱放大到几百米乘几百米的规模，然后把它投入到海洋中去。科学家可以控制其中某些条件，人为地制造某个特定条件下的海洋环境。这个中型海洋生态系统实验结果表明，当海洋的 pH 值达到 7.8 的时候，海洋生态系统将会崩溃（海洋的 pH 值经常稳定在 7.9—8.4——编者注）。

pH 值 7.8 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刚才提到 2100 年，如果我们人类维持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话，到 2094 年的时候，全球海洋表层水体的 pH 值将会达到 7.8。

1885 年，这个 pH 值是 8.2；过了 120 年，到 2005 年时，这个数值略微下降了 0.1，变成了 8.1；但在今后 90 年内，这个数值将会下降 0.3。所以说，现在整个海洋酸化的速度是以指数级上升的，情况非常危急。

海鲜会从餐桌上消失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二氧化碳肯定是人类排放的吗？有证据吗？当然有证据。科学家公布了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变化。史前时期，二氧化碳含量的确在波动，但是这个波动水平范围较小，变化不大。当人类出现之后，二氧化碳含量一下提高了。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人类文明刚刚出现的时候，二氧化碳含量还是维持基本平稳的，然而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它，让它迅速上升。那

就是工业革命。1800 年前后，正是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人类一手造成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

你可能会说，钙化者消失就消失吧，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海洋中所有生物形成的食物网，你会惊奇地发现，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几乎全都是钙化者。比如海蝴蝶、虾，还有各种浮游动物、浮游植物。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所有钙化者都消失了，到了 2100 年，处于食物链上层的海洋生物同样不会存活。顶级的捕食者是人类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吃的海鲜最终都会从餐桌上消失。

物种灭绝并不是个案

这听起来只是海洋生物的故事，离我们陆地上生活的人距离遥远，然而事情却没这么简单。

有一种已经在野外全部灭绝的小动物叫作巴拿马金蛙，它生活在中美洲地区。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灭绝？据最可靠的研究，是由于一种真菌感染，造成了一种感染病。

这种病还发生在蝙蝠身上。生病的蝙蝠鼻子上有一团白色粉末，这种病被称为白鼻病，目前在北美地区非常严重，导致相当多种类的蝙蝠濒临灭绝。如果一只蝙蝠带着白鼻病进入冬眠，等到来年春季的时候，整个洞穴里的蝙蝠将全部死掉，没有一只能够活着飞出来。

现在全球物种灭绝的情况非常严重。全球大概有 1/2 的两栖类物种、1/3 的淡水软体动物、1/4 的哺乳动物、1/5 的爬行动物、1/6 的鸟类，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所以，物种灭绝已不是个案，而是蔓延于全球，波及海洋、陆地、天空，所有有生物的地方都在发生物种





灭绝。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大范围的物种灭绝呢？除了海洋酸化、温室效应，还有乱砍滥伐、动物栖息地被破坏和碎片化，这些都会导致物种的灭绝。

还有一些大家根本想象不到的原因。刚才说的患白鼻病的蝙蝠，经科学家研究发现，它最早出现在美国中部的一个洞穴中。这个洞穴是一处旅游胜地，夏天，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个洞穴参观，很可能是其中一名游客把某一种真菌带入这个洞穴，最终造成北美地区很多蝙蝠的灭绝。

在史前时期，环境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而当人类出现之后，环境改变的速度大大加快，甚至全球旅行也会给蝙蝠带来灾难性的物种灭绝。

把大面积陆地表面还给大自然

可能有人会问：我是环保主义者，一不吃肉，二不杀生，我上下班也不开车，物种灭绝

跟我没有关系吧？其实，目前电能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煤炭的燃烧，只要你使用手机、电器，就会造成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就是在制造温室效应。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退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可以解决问题吗？现在全球共有 72 亿人口，如果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又怎么来保护环境？所以说，在我看来，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努力发展科技水平，通过一些高科技手段，让我们人类的居住地极大程度地收缩，但同时让我们能够舒适地生活。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大面积的陆地表面还给大自然，让它处于自然状态，让其中的生物能够好好繁衍下去。我想这可能是让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能够和平共处的一个解决途径。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叶盛在 SELF 格致论道讲坛上的演讲）

（大浪淘沙摘自《解放日报》2017年7月7日）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一个诚实的老人忍受着正午的酷热，在自己地里耕作，亲手将纯净的种子撒播进疏松肥沃的泥土里。

蓦地，在一棵菩提树宽阔的树荫下，出现了一个幽灵，惊得老人一下子愣住了。

“我是所罗门，”幽灵语气亲切地说，“你在这儿干什么，老人家？”

“你要是所罗门，还问什么？”老人反问，“在我年轻的

生命的完整

● [德] 莱 辛

◎ 陈 慧译



时候，是你叫我去蚂蚁那儿，看它们忙忙碌碌干活儿，学习它们勤奋和积攒东西的本领。那时怎么学的，我现在还怎么干。”

“可你只学会了一半，”幽灵回答，“再上蚂蚁那儿去一次，也学学它们在生命的冬天如何休息，并且享受自己的积蓄。”

（凌 雁摘自旅游教育出版社《莱辛寓言》一书）



《围城》里的唐晓芙是钱锺书最偏爱的人物形象。据说钱锺书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极其用心，光是取人物的名字就蕴含无穷心思和信息。饶是如此，这个人物在读者心里留下的印象却并不深刻，甚至并不讨好。

相比而言，书中的另一女子苏文纨，尽管有诸多毛病，赢得的欢心却不少。苏文纨的报复心被钱锺书不惜笔墨地刻画出来，读者却能体谅那是因为方鸿渐伤她在先。起码，读者能把苏文纨式的假清高和真脆弱栩栩如生地记在心里，而唐晓芙的完美却给人一种塑料般的质感。

据钱锺书称，唐晓芙不是浅薄美人，她长得完美，又是政治系的高才生；依苏文纨所说，一进大学就“抓一大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

更为难得的是她对人情世故的洞见。董桥说，文怕嫩，人怕老。唐晓芙显然正好是反过来的，其人是方鸿渐所感慨的“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其思想却深刻犀利，对世态的看法也十分老到。

与方鸿渐一席对坐，她频出妙语，将方鸿渐点菜多比为“神农尝百草”，将方鸿渐对自己的热情阔绰称为“女人不傻，决不因为男人浪费摆阔而对他有好印象，可是你放心，女人全是傻的”。又将方鸿渐不爱打电话评价为“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一个才上大学的女生如此七窍玲珑，让人很难不佩服。

然而朋友们私下谈起

那毫无破绽的聪明

陈思呈

唐晓芙，无不感到淡漠。倘由我说为什么对唐晓芙无甚好感，原因也许是，她实在过于聪明，毫无缺点和破绽。

她对自己的感情看得正如自己本身一样高贵稀有，但是同时她却不容忍表姐对自己稍占上风。因为表姐来了几个电话，希望她取消约会，她便气愤地想：“方鸿渐又不是她的，要她这样看管着？表姐愈这样干预，自己偏让他亲近。”

很显然，方鸿渐的迷恋也好，苏文纨的偏执也好，在聪明的唐晓芙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重要的是她自己的优越感。

对于如此精明又强势、人生尽在自己掌握之中的人，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佩服之余，多少会敬而远之。世间诸事在聪明的唐晓芙眼中尽是可笑，我们珍重的爱恋情感，也不外如喜欢她的方鸿渐那样的不堪。

根据钱锺书对这个人物的偏爱和用心，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猜测，在钱锺书心中，这样的女孩子就是世间最可爱的女孩。她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小魔女，是嘴角含一抹带着嘲讽的微笑的女神，嘲笑我们的昏聩，嬉弄我们的痴恋。这是一种强者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里，只要是失败的、弱的，便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但是那毫无破绽的聪明，太过无坚不摧了，在我看来，它缺失了最打动人的一点：萌萌的、弱弱的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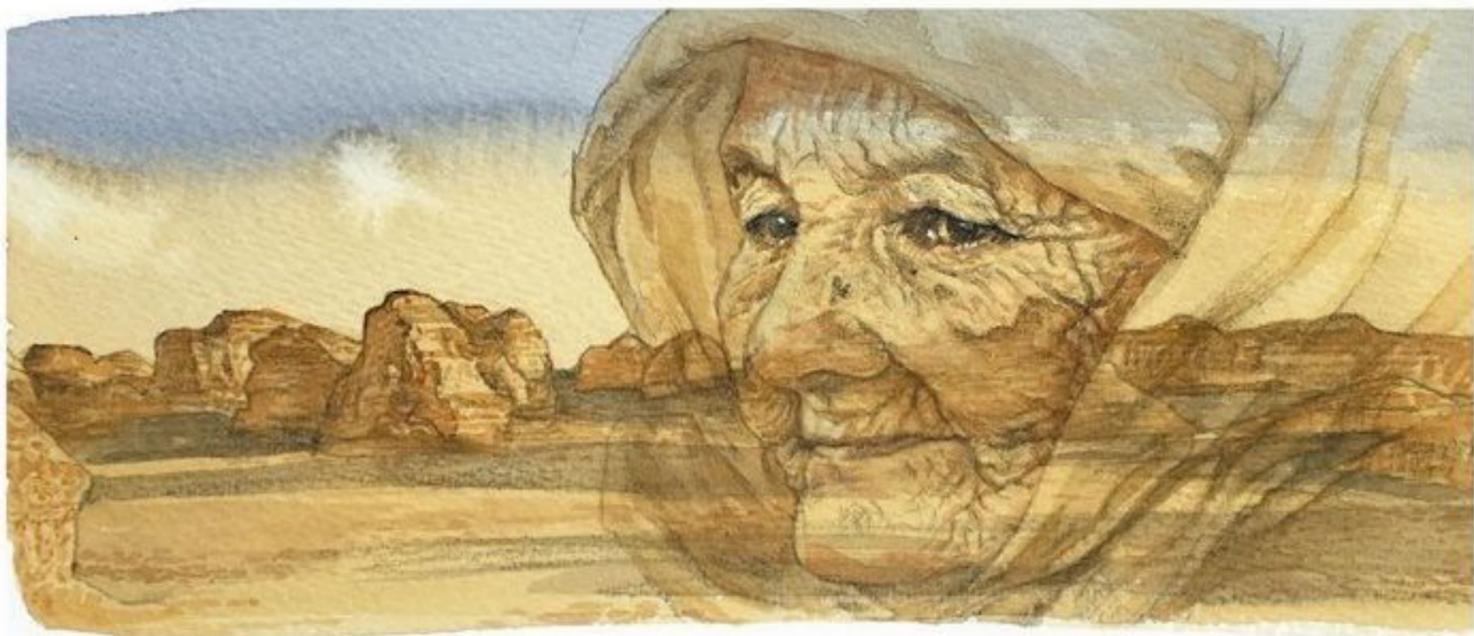
（刘 振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第25期，勾 犇图）





银与福

● 毕淑敏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有一座魔鬼城。它是典型的雅丹（雅丹是维吾尔语，意即陡峭的小山包）地貌，砂岩被飓风的利刃和雨水的指甲，还有岁月的剪刀雕刻镂空，造就了千奇百怪的城骸和猛兽的残肢。

我因脚踝扭伤，无法走进波涛起伏的岩群，只有坐在一旁看着瀚海发呆。忽然背后有幽灵般的声音响起：“客人，买一幅羊皮画吧，它会带给你好运。”猛回头，见一老嫗披着黄色的袍子悄然移近我，枯瘦的手爪挥舞着一卷画轴。

我吓了一跳，觉得这老嫗简直就像是魔鬼城的常住人口。我揉眼看不远处的越野车和天上浑黄的太阳俱在，胆子才壮了一些，于是问道：“你的羊皮画上都画了些什么？”

“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它能保佑你。”老人说着，打开她的包袱。羊皮画卷在一起，散发着令人昏昏欲睡的气味。我一幅幅展开来看，每幅都有脸盆底大小，四周缀满了憔悴的草珠子，用细而韧

的羊肠线编织成网状，古朴中透着不可捉摸的空灵。画上多半写着各类经文，绘着炫彩的符咒，我完全看不懂。有一幅很特别，边缘缀着木质流苏，沉甸甸地拉直了薄薄的羊皮，使画上的少女的面颊平展而悦目。羊皮画分两面，一面染作宝蓝色，一个长相如从史前岩画上走下来的小人，手舞足蹈，快乐得几乎摔了跟头。另一面是不均匀的漆黑底子，仿佛用百年老灶的坑灰胡乱涂抹而成，其上用某种矿物粉，描了三个歪歪斜斜的汉字——银与福。

我拿在手中，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不解，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老人的目光在稀疏的睫毛下浑不见底，好似注满砂粉的深潭。她说：“银子，你懂吧，就是钱。它能保佑你有钱。”

看看同伴归来还早，我就同老人聊起来：“银子是好东西啊，在城里，有了银子就有了一切，可以有水，有大房子，有汽车……”

老人在风沙中一动不动，说：“银子就是银子，银子不是所有的东西。如果银子是一切，羊皮上就不会写着‘福’了。银子和福是两样东西，你可以有银子，但是你没有福。福是另外的赐予。”

我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没有银子，可是我有福。”

老人好似一尊沙漠中的石像，说：“行的。你没有银子，可是你能有福。”

我说：“不见得吧？如果真是那样，就该写着福与银了，而不是现在的顺序。”

老人并不恼，说道：“细细看，看它的四周是什么？”

我这才注意到，羊皮画周边的木流苏并非普通的纹饰，而是一把又一把的吃饭勺子。它们由树根雕成，平浅单薄，要是用来舀汤，可真要费不少工夫。

老人说：“福的根是要有饭吃，要是没的饭吃，人就成了干尸。干尸你懂吧？”

我不住点头。干尸，当然懂，在魔鬼城，人和干尸只有



丢掉（外一篇）◎亦 舒

同老匡说：“府上盆栽如此青葱可爱，愿请教秘诀。”

谁知他答：“秘诀是死的丢掉，再买新的。”我顿时愣在那里。

原先以为会得到有关灌溉、施肥、剪枝的数据，没想到秘方再简单不过，人人做得到。

原来，枯萎的盆栽同濒死的感情一样，根本无解救之法，最妥善、最好的方法是丢掉旧的，迎接新的。

真如醍醐灌顶，问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对任何失败的人与事，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尽力挽救，继而浪费无数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动气，以致理智完全被淹没。

华人自小受的教育是我们要多质疑检讨自身，谦逊是美德，因此自卑地努力了一次又一次。不比洋人，一两个回合便说，这不适合我，掉头便走。

那样辛苦，成功也无甚意思，世上一切好事均应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那么多植物中，总有三两种可以适应舍下气候环境。而我必将有所获。活学活用，立刻上街去买新的。

（司志政摘自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我哥》一书）



一步之遥。

老人继续说：“有了吃的，人就有了福底子。有银子比有福容易。有人有了银子，可是没有福。有福是最难的，你要先有了吃饭的勺子，再有了锦上添花的银子，然后，你还要去找福。银子永远不能骑在福上头。”

我从老人手中买下了“银与福”的羊皮画，目送她黄色的袍子消失在魔鬼城“无敌舰队”之后。

直到今天，我还会不时拿出这幅羊皮画抚摸端详。每一次，都会有金米样的砂粒掉出，然后被我精心地填回羊皮的皱褶中。我心中始终存有疑

朋友

有人花许许多多时间、精力、金钱在人际关系上，坚信行走江湖，认识很多人非常重要。

几乎半个香港的人都与他吃过饭聊过天，且都不是一般人，有图片为证。

人人都觉得他热情、慷慨、吃得开。每到一个地方，此人必然满场飞打招呼，一张台子转到另一张台子。所有人见到他，均热情回应，唤他名字，拍他肩膀。

羨煞旁人，人缘这样好，时间用在何处真正看得见。

直至一日，该仁兄失去手上一盘小生意，像粤语旧片中的情节一样，此人接着失去了全世界的朋友。连亲密战友都以一句“忙得不得了”来结束交情。

当然不打算在此讨论人情冷暖之类的问题，只是惋惜：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力气，用来写本好书，版税一定不会辜负他；用来休养生息，身体一定健康。

将时间浪掷在人潮中，最最不值。世上最奇怪的一种人叫朋友，略得些名利，朋友全来了；略咳嗽一声，朋友又全部散开。友情宜随缘，不宜花太多精力追求。

人贵自立。🌿

（芊芊摘自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皮相》一书，吴冠英图）

问，这画是谁的手笔？那老人吗？她如何会写汉字？她躲在魔鬼城，飘然而出，倏忽而遁，就是为了向被城市腌得两眼发黑的我们，展示这古老的箴言？🌿

（王文华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喜欢辽阔的地方》一书，李小光图）



坐火车返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铁轨两侧是大片的黑森林，各式各样的小木屋或隐或现：有些是用粗大的圆木修建，有些却是以细巧的枝条装饰，有些简洁豪放，有些却俏丽婉约。我对小木屋赞不绝口，华人导游却口气平淡：“在瑞典，每个男人都能亲手建造一座小木屋。只有掌握这项技能的男生，才能中学毕业。”我疑惑地问：“这些真的都是自己盖的吗？”导游肯定地告诉我：“是的。”

每个国家对合格人才的标准不一样。中国人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生的标准形象——远庖厨，手不释卷，足不出户，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欧洲人没这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朴实地认为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好家庭，若还有余力，就为社区出出力。我们求大，学的尽是治国之策；他们求小，强调一个人做实事的能力。

所以，在瑞典中小学里，是有家政课的。男生女生都要学会做饭，不管你是否身怀绝技，首先不能让自己饿死。然后，每年夏天，大部分瑞典家庭都会带上孩子去森林，教孩子们钓鱼、支帐篷、捡柴、生火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瑞典小学从一年级起，木工课就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学校有专门的木工房和木工老师，各色工具，一应俱全，各种板材码放整齐。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小木锯、小木刨、电动工具，甚至木工机床，做出一个个笔筒、玩具和木偶。我脱口而出：“爱因斯坦的小板凳。”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应该也是在类似的教育背景下出现的。

智慧来自双手

●叶倾城

“会妨碍学习吗？”作为中国家长，我不能不问。导游答：“如果会妨碍，那很可能说明你不是学术型人才，就更不必强求了。”听完他的话，我不免问他：“那你呢？”他笑了，说：“很惭愧！”他出生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一路顺风顺水地读到大学毕业，连煤气炉都不会开。到瑞典来读研，纯粹是抱着玩票的心态。

从来心高气傲的他，也是到了瑞典，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笨人：饭不会做，扣子掉了不会缝，实验室里的小东西坏了不会修，宿舍里电灯泡坏了不会换……从前人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是自嘲，此刻他才知道，这是耻辱，以及严厉的谴责——就因为你读了点书，你就有资格百无一用？毫无疑问，瑞典是世界上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后来，他慢慢地学会使用螺丝刀，还在家里置了一套工具箱，甚至建造了自家的小木屋，带着孩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孩子们并没有以此为傲，因为这是每位父亲都会做的事。这“不骄傲”更令他心生满足：这本来就是

应该是常态。与其对家庭不闻不问，空说什么“父爱如山”，不如实实在在地做一个抱抱孩子、带孩子玩儿、为孩子建造未来的好父亲。

听完他的话，我暗下决心：要从壁橱深处拿出我古老的工具箱。它曾经属于我爸我妈，在我做工科女生那几年，他们给了我。现在，是拿出来交给我女儿的时候了。

毕竟，教育家皮亚杰说过：“智慧来自双手。”



（水云间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26期，王青图）





◎
〔日〕
青树明子



重塑人格的捷径

十多年前，一家著名报纸的专栏文章宣称，使用不同语言时，人格会有所改变。文中提到一名日本女性，她在用英语讲话时，非常主动、逻辑清晰，从不克制自己的主张，讲话时的举止也是跷起二郎腿，夹杂着指手画脚，给人以乐观热情的印象。然后将语言改为日语之后，她一下子变得温文尔雅，不但语言表达模棱两可，讲话的内容也保守了许多。

笔者在自己主持的广播节目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听众反应很积极。

有位听众是从美国回来的日本人。他在讲日语时，声音很低，语速也很慢，十分文雅。而将语言切换为英语后，他的语速变得极快且富有逻辑，能够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针见血地剖析问题之关键，与先前判若两人。

另一位听众是中国人，会讲英语、德语和日语。他告诉

我，说日语时，考虑到与对方的上下级关系和年龄等因素，他会注意区别使用礼貌语和尊敬语，“按日本风格”推进对话。在用德语和英语讲话时，直接的表达方式很多，不管对方是谁，他都会“大胆而友好地”展开对话。

语言就是文化。使用一国的语言，不可能完全脱离该国的文化与习惯。

例如，“日本人的鞠躬”在全世界广为人知。可是，如果边说“thank you”边鞠躬就显得很不自然。如果用日语说“谢谢”，你多半会自然而然地低头躬身，最低限度也要点一下头。

就这样，使用不同语言将导致“人格改变”，似乎成了一条规律。具体来说，讲不同语言的人会如何变化呢？

讲日语时：声音变小，比较腼腆，会顾及对方的感受，模棱两可的表述较多，显得谦虚，不会讲太多。

讲中文时：声音较大，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充满自信。

讲英语时：显得善于社交，主张清楚，好奇心旺盛，直来直去。

显然，讲英语或中文时，一个人可能更容易变得乐观而擅长社交。

衡量与对方距离感的主要工具是年龄。对方比自己年纪大还是小，是选择语言之际不可或缺的信息。但是，面对日本人，询问“您多大年纪”属于禁忌。尤其对方是女性的时候，如果关系并不十分亲密，就不能开口询问，措辞也不得不变得模棱两可。

然而，如果用中文和中国人说话，往往能随随便便问出口。“你的属相是什么？”“我是属猴的。”“哎呀，我们同岁！”

这样一来，人际关系就能顺利发展了。

对方已婚还是单身？在哪里工作？工资多少？身上衣服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这些问题在日语中绝对不能问，但在中文里却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人际间的隔阂将不断消除。“即使关系亲密也要讲礼”是日本人信奉的原则，有时却令人感到死板，但这的确是事实。

日语当然是优美的，但每当我感受到用英语和中文讲话时的单刀直入，进而看到更快乐的自己，还是会庆幸不同的语言带来的魔力。

（路凌摘自《青年参考》
2017年6月7日，连培伟图）

在 吗

“妈，在吗？”
“要多少钱？”
“爸，在吗？”
“已转。”

灵机一动

朋友以前在网吧做网管。一天，有几个混混来找麻烦，朋友灵机一动，把网断掉了。网吧里所有的人瞬间都站了起来。那场面，那气势，一下子把混混们都吓跑了。

朋友每次说到这里，都激动地想从轮椅上站起来。

同 意

老师：“您的儿子早恋了。”家长：“我知道。”老师：“您不反对？”家长：“反对什么，在学校有女朋友管着他，不让他抽烟，也不让他喝酒，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天冷了提醒他多穿衣服。他不开心时安慰他，他开心时陪他一起开心，这些你们当老师的能做到吗？”老师：“您这是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吗？”

多年以后

有一天，一对男女在聚会上相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前，男人留下电话号码，说：“如果多年以后你仍未嫁人，请打电话告诉我。”

多年后，女人仍未找到合适的对象，想起那次难忘的聚会，便找出那个男人的号码拨了出去。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您好！这里是婚介所，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特 别

有个新员工和人事部的同事聊天。他好奇地问：“当初应聘时人那么多，我的学历也不是最高的，你们人事经理为什么就选中我了呢？”同事支支吾吾了半天，说：“因为我们经理觉得你长相特别……”“哪里特别？”新员工更好奇了。同事低声说：“他说你长得像招财猫。”

日 语

姐姐带了个日本男朋友回家吃饭。菜上齐了，姐姐的男朋友一直坐着不动，我爸憋了半天说：“太君，米西米西。”

群 主

一男一女相亲，女的问男的：“有房、有车、有存款吗？”男的回答：“没有！”女的转身就走。突然，男的说：“我管理几百人。其中有很多律师、教授、企业家……”女的立刻回头抱住男的，满脸崇拜地说道：“死鬼，你不早说，这就够了！那你是什么公司的老总？”男的回答：“我是

群主。”

要本人来

今天在银行看到一幕：大厅内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样贡品。旁边有个穿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拿木剑念念有词……我就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那人回答说：“人死了，存折密码不知道，银行非要本人来……”

治 疗

整整一学期，我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夸我学习态度认真。我谦虚地说，其实这也是出于无奈，毕竟自己脑子实在太笨，吃药又不管用，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治疗失眠。

不够专业

早上骑车时不小心碰到旁边宝马的车头，我摔在地上半天缓不过神。车主下车蹲在我身边，失望地说：“小兄弟，你这瓷碰得不够专业啊！你躺的地方所照射的阳光并不会让司机瞬盲，而且身体与车头的直线距离太长，很难假造碰撞伤害！”

我愣住了，问他为何懂这么多。他拍拍宝马说：“你以为它是怎么来的？”

关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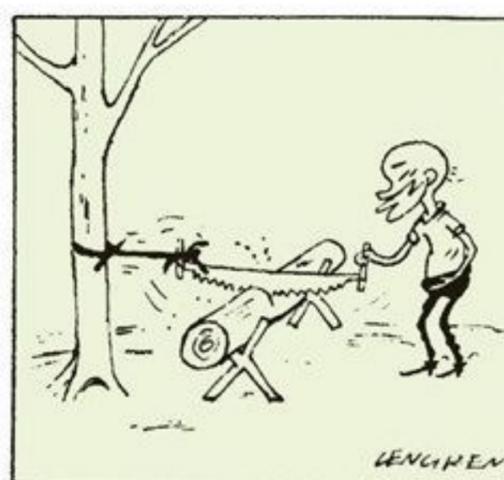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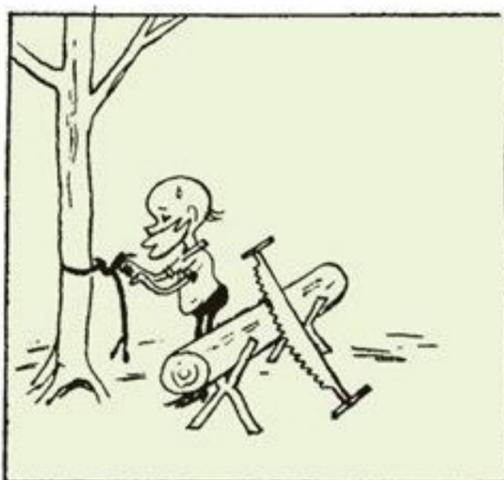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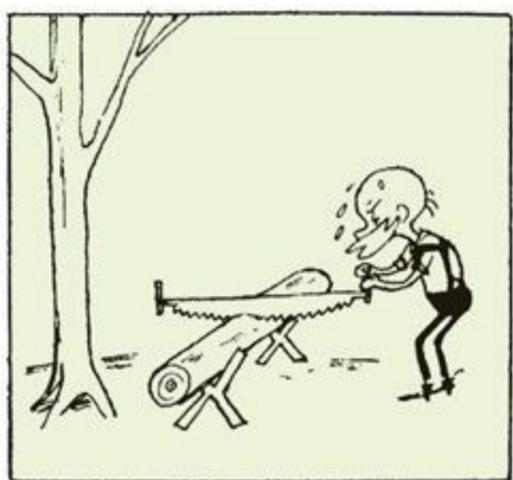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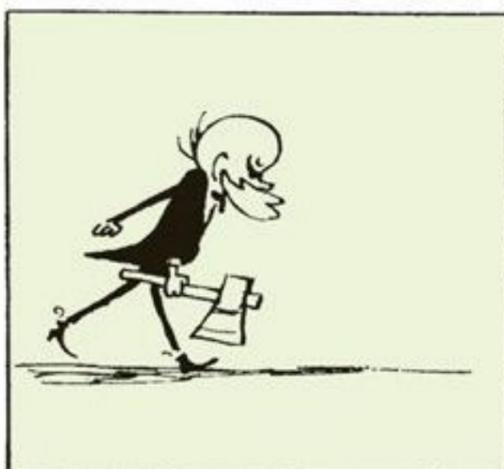
为什么每年高考过后，大家都关注高考作文题？因为工作之后，大部分人能看懂的也就只有高考作文题了。

（杨凤金、蔡刘雨、海涛、甜甜等摘）



“巧用”工具

● [波兰] 伦格仑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伦格仑漫画》一书)



财神与爱神

● [美] 欧·亨利

洛氏尤列加肥皂的制造商和专利人老安东尼·洛克沃尔已经退休了，他召唤佣人时一向不喜欢摇铃。他走到房门口，喊了声：“迈克！”他那嗓子一度震破了堪萨斯大草原上的天空，如今声势仍不减当年。

“告诉少爷一声，”安东尼吩咐进来侍候的佣人说，“叫他出去之前到我这儿来一趟。”

小洛克沃尔走进书房时，老头儿撂下报纸，打量着他，那张光滑红润的大脸上透出又慈爱又严肃的神情。

“理查德，”安东尼说，

“你用的肥皂是花多少钱买的？”

理查德离开学校后，在家里只待了六个月，听了这话稍微有些吃惊。他还没有摸透他父亲的脾气。

“大概是六块钱一打的，爸。”

“那么你的衣服呢？”

“一般在六十块钱上下。”

“你是个上流人物。”安东尼斩钉截铁地说，“我听说，现今那些年轻的公子哥儿都用二十四块钱一打的肥皂，做一套衣服往往超过百元。你有的是钱，尽可以像他们那样胡花

乱用，但是你仍旧规规矩矩，很有分寸。我自己也用老牌尤列加肥皂——不仅是出于感情，还因为它是市面上最纯粹的肥皂。你买一块肥皂，实际上只得到一毛钱的货色，其余的无非是蹩脚的香料和商标装饰罢了。像你这种年纪、地位和身份的年轻人，用五毛钱一块的肥皂已经够好了。我刚才说过，你是个上流人物。有人说，三代才能造就一个上流人物。他们的话不对头。有了钱就好办，并且办得跟肥皂油脂一般滑溜。它在你身上已经见效啦。天哪！它几乎使我也成了上流人物。我差不多同左邻右舍的那两个荷兰老爷一样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他们晚上睡不着觉，只因为我在他们的住宅中间置下了房产。”

“某些事情哪怕有了钱也办不到。”小洛克沃尔有点忧郁地说。

“慢着，别那么说。”安东尼错愕地说道，“我始终认为钱能通神。我已经把百科全书翻到了字母Y，还没有发现金钱办不到的事情，下星期我打算翻翻补遗。我是彻头彻尾拥护金钱的。你倒说说，世界上有什么是金钱买不到的。”

“举个例子吧，”理查德有点不服气地答道，“花了钱也挤不进最高等的上流社会呀。”

“啊哈！是吗？”这个拥护万恶之根的人喊道，“你说给我听听，假如阿斯特的老祖宗没有钱买普舱船票到美国来，你所谓的上流社会又打哪儿来呢？”

理查德叹了一口气。





“我要谈的正是这件事。”老头儿说，声音低了一点，“我把你找来就为了这个缘故。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孩子。我注意你有两个星期啦，讲出来吧。我想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调度一千一百万元现款，房地产还不算在内。如果你的肝气毛病又犯了，‘逍遥号’就停泊在海湾里，上足了煤，两天之内就可以开到巴哈马群岛。”

“猜得不错，爸，相差不远啦。”

“啊，”安东尼热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呀？”

理查德开始在书房里踱来踱去。“你干吗不向她求婚呢？”老安东尼追问道，“她一定会忙不迭地扑进你怀里。你有钱，相貌堂堂，又是个正派的小伙子，家世清清白白……”

“我始终没有机会。”理查德说。

“制造机会呀。”安东尼说，“带她去公园散步，或者带她去野餐，再不然做了礼拜后陪她回家。”

“你不了解社交界的情况，爸。她是推动社交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她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早在几天之前就安排好了。我必须得到那个姑娘，爸，否则这座城市简直成了一片腐臭的沼泽，这将使我抱恨终生。”

“咄！”老头儿说，“难道你想对我说，即使拿我的全部财产做后盾，也不能让一个姑娘陪你一两个小时吗？”

“一切都太迟了。后天中

午，她就要乘船去欧洲，在那儿待两年。明天傍晚，我可以单独同她待上几分钟。眼前，她在拉奇蒙特她姨妈家。我不能到那儿去。但是她答应，我明天傍晚乘马车到中央火车站去接她，她搭八点三十分那班火车来。我们一起乘马车赶到百老汇路的沃拉克剧院，她母亲和别的亲友在剧院休息室等着我们，然后一起看戏。你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六分钟或者八分钟的时间，她会听我表白心意吗？不会的。在剧院里或者散戏之后，我还能有什么机会呢？绝对没有。爸爸，这就是你的金钱所不能解决的难题。金钱连一分钟的时间都买不到。”

“好吧，理查德，我的孩子，”安东尼快活地说，“你现在可以到你的俱乐部去啦。我很高兴，你并没有犯肝气病。可是你别忘了时常去拜拜伟大的财神。你说金钱买不到时间吗？唔，你当然不能出一个价钱，叫人把‘永恒’包扎好，送货上门，但是我看到时间老人走过金矿的时候，脚踝给磕得满是伤痕。”

那晚，正当安东尼在看晚报时，温柔善感、满脸皱纹、给财富压得郁郁不乐、老是长吁短叹的埃伦姑妈来看她的弟弟了。他们开始拿情人的烦恼当作话题，展开讨论。

“他已经全告诉我啦。”安东尼说着打了一个哈欠，“我对他说，我的银行存款全部由他支配。他却开始诋毁金钱，说有了钱也不中用。又说十个百万富翁凑在一起也不能把社

会规律拖动一步。”

“哦，安东尼，”埃伦姑妈叹息说，“我希望你别把金钱看得太了不起。牵涉到真实感情的时候，财富就不管用了。爱情才是万能的。他如果早一点开口就好啦！那个姑娘不可能拒绝我们的理查德，但是我怕现在已经太迟了，他没有向她求爱的机会了。你的全部金钱并不能为你的儿子带来幸福。”

第二天晚上八点钟，埃伦姑妈从一个蛀痕斑驳的盒子里取出一枚古雅的金戒指，把它交给理查德。

“孩子，今晚戴上它吧。”姑妈央求道，“这枚戒指是你母亲托付给我的，她说它能给情人带来幸福。她嘱咐我等你找到意中人时，就把它交给你。”

理查德郑重其事地接过戒指，套在小手指上试试。戒指滑到第二个指节就停住了。他把它取下来，照男人的习惯，往坎肩口袋里一塞。接着，他打电话叫马车。

八点三十二分，他在火车站嘈杂的人群中接到了兰特里小姐。

“我们别让妈妈和别人等太久。”她说。

“去沃拉克剧院，越快越好！”理查德急切地吩咐马车夫。

他们飞快地向百老汇路驶去，先取道第四十二街，然后沿着一条街灯像璀璨星光的小道，从静谧的西区奔向高楼耸立的东区。

到了第三十四街的时候，



理查德迅速推开车窗，吩咐马车夫停住。

“我掉了一枚戒指。”他一面抱歉地解释说，一面跨出车门，“那是我母亲的遗物，我不愿意把它弄丢。用不了一分钟——我看到它掉在什么地方了。”

不出一分钟，他找到了戒指，重新坐上马车。

可是就在那一分钟里，一辆汽车在马路的正前方停住了。马车夫想往左拐，然而一辆笨重的快运货车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向右而试试，又不得不退回来，避让一辆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那儿的装载家具的马车。他企图倒退，但也不成，便只好扔下缰绳，咒骂起来。他给封锁在—批纠缠不清的车辆和马匹中间了。

交通堵塞了。在大城市里，有时会相当突然地发生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赶路呀？”兰特里小姐不耐烦地问道，“我们要迟啦。”

理查德在车子里站起身，朝四周扫了一眼。他看到百老汇路、六马路和第三十四街广阔的交叉路口被各式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和街车挤得水泄不通，似乎曼哈顿所有的车辆都充塞在它们周围。

“真对不起，”理查德坐下来，说，“看情形我们给卡住了。在一个小时之内，这场混乱不可能松动。这都怪我，假如我没有掉落那枚戒指，我们——”

“给我瞧瞧那枚戒指吧。”

兰特里小姐说，“既然现在已无法挽救，我也无所谓了。说起来，我一向认为看戏是顶无聊的事。”

当天夜里十一点钟，有人轻轻叩响安东尼的房门。

“进来。”安东尼喊道，他穿着一件红色的袍子，正在看一本海盗冒险小说。

进来的是埃伦姑妈，她的模样活像一个头发灰白、错留在人间的天使。

“他们订婚啦，安东尼！”她温柔地说，“她答应跟我们的理查德结婚。他们在去剧院的路上碰到了交通堵塞，他们的马车过了两个小时才脱身。”

“哦，安东尼弟弟，你别再替金钱的力量吹嘘了。一件表示真实爱情的小小信物才是理查德获得幸福的根由。他半路上掉落了那枚戒指，下车去捡。他们重新上路之前，街道给堵住了。马车被卡在中间的时候，他向心上人表白了，并赢得了她的心。同爱情比起来，金钱简直成了粪土，安东尼。”

“好吧，”安东尼说，“我很高兴，那孩子总算实现了他的愿望。我早对他说过，在这件事上，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可是，安东尼弟弟，在这件事上，你的金钱起了什么作用呢？”“姐姐，”安东尼说，“我的海盗正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他的船刚被凿穿。他有钱，重视金钱的价值，决不会让自己淹死的。希望你别再打扰我，让我看完这一章吧。”

第二天，一个双手通红、

打着蓝点子领带、自称是凯利的人来找安东尼，立刻被带进了书房。

“唔，”安东尼一面伸手去拿支票簿，一面说道，“这一锅肥皂熬得可不坏。我们瞧瞧——你已经支了五千块现钞。”“我自己还垫了三百块。”凯利说，“预算不得超过一些。快运货车和马车大多付了五块，可是卡车和两匹马拉的车子多半要我付十块，汽车夫要十块，几辆满载的车子要二十块。警察敲得我最凶——其中有两个，我每人给了五十，其余有的二十，有的二十五。不过表演得真精彩！并且我们根本没有经过排练！伙计们都准时赶到，一秒钟也不差。足足两个小时，堵得水泄不通。”“一千三百元——喏，凯利。”安东尼撕下一张支票，递给凯利说，“一千元是你的酬劳，三百元是还你垫付的钱。你不至于瞧不起金钱吧，凯利？”“我吗？”凯利说，“我真想揍那个发明贫穷的人哪！”凯利走到门口时，安东尼又叫住了他。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在那交通堵塞的地点，有个一丝不挂，拿着弓箭乱射的胖娃娃？”“啊，没有呀。”凯利被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见到。即使他像你所说的也到过那儿，警察在我到场之前也早该把他抓走啦。”“我原想那个小流氓是不会在场的。”安东尼咯咯笑道，“再见，凯利。”

（梁衍军摘自微信公众号“文艺圈”，李晓林图）



意 林

数胜而亡

●李兴濂

魏武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也？”对曰：“数战，则民罢；数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鲜矣。”屡战屡胜是国家的福气，为什么国家还会灭亡呢？李克说，屡战，百姓不得休养生息，就变得疲惫；屡胜，君主就会被冲昏头脑，变得骄傲起来。以骄傲的君主去统治疲惫的百姓，这就是吴国灭亡的原因。

看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不是好事。

（作者自荐，摘自吉林文史出版社《读史杂俎》一书）

不二法则

●戴胜益

累积别人对自己的好印象，就像存款一样，一点一滴，慢慢地存，终能在别人心中有一定的好感与地位。这个好感与地位，就是成就自己人脉关系的分数。分数

越高，人际关系就越好，做事情就越容易成功，需要帮助时，越容易得到援手。

若一夕之间把存款提光了，那就表示自己的潜能消失了，福分不见了，万一身患病痛，需要紧急用钱，也无钱可提了。

储蓄金钱，是怕急需。储蓄“自己给别人的恩惠与好印象”，则是幸福人生的不二法则。

（余娟摘自《讲述》2017年第3期）

清华与古厚

●刘 墉

近代国画大师溥心畲曾说：“画山不难于巍峨，而难于博大；不难于清华，而难于古厚。”意思是画山求突兀峥嵘的姿态容易，求连绵回环的体势困难；求秀丽明媚容易，求古朴浑厚困难。

这句话讲得真是太好了，我觉得它不但可以形容绘画，更可以比喻做人——要想特立独行容易，欲求包容化育困难；要想清新脱俗容易，欲求敦厚含蓄困难；要想嶙峋磊落容易，欲求德泽广被困难；要想孤高雅洁

容易，欲求蕴藉拙朴困难。

作画与做人，不是相通的吗？

（步步清风摘自接力出版社《做个快乐的读书人》一书）

消 磨

●祁白水

张集馨在陕西督粮道任上时，恰好邓廷楨被起用，任陕甘总督。张云：“此老忧患余生，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这哪是当年销烟御英、雄心勃勃的两广总督呢？果不其然，邓不久就去世了。继任者，乃是与张一同被革职的林则徐。林极力举荐张集馨，说：“吾久欲乞归，志愿未遂。但愿海内多名大吏数人支柱，吾等伏处田间，方得自安耕凿。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磊落正大，一如既往。而壮志呢，溢于言表，毋庸察考。

在官场这只大染缸里，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那是指没有思想的荷花，人，却是难啊。

（自在飞花摘自《今晚报》2017年6月30日）



面对权力的父与子

◎关山远

父亲节那天，正好读到《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写给父亲的一封信，感悟颇多。

一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初三，在照例说些琐事报了平安之后，他继续写道，老家政治生态不好，那些小官小吏，损公肥私，朋比为奸，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父亲大人，您是正派乡绅，不要跟他们有太多来往，不要常往衙门跑。要是您出于正义帮助他们欺负的人，他们肯定会怀恨在心，造谣生事，最终玷污了我们曾家的名声，也给我结下许多冤家。而且这个门一开，求您的人接踵而来，怎么顾得过来？不如统统谢绝。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身在京城的曾国藩，正走过人生拐点，步入仕途顺境，短短四个月之内，连升两级。同僚羡慕、嫉妒、恨的都有，正是敏感时刻，曾国藩希望老家不要生出什么事端来。

著名作家唐浩明如此评点这封家书：“中国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中出了一个大官，家人个个都能得其好处。即使本人远在京师或外省，地方官员仍会对其家属优礼有

加，更不要说附近的小老百姓对其府上的诚惶诚恐了。于是便有许多这样的官亲，仗势胡作非为，勾结官府，称霸乡里，令百姓敢怒不敢言。有的略微好一点，只为自己及家人谋非分之利，尚不至于武断乡曲、鱼肉小民，然世人对此亦多不满。只有极少数人能自守本分，不插手地方事务。”

作为一位有大智慧的官员，曾国藩自然希望父亲不要插手地方事务。在此前一封给叔父的家书中，他要叔父劝说父亲不要去省城、县上干预公事，“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曾国藩的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规谏，来信

说“杜门谢客”，曾国藩大喜，为父亲点赞。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总归有些虚荣心。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老家因各种诉求找上门来的亲戚越来越多，曾老爷子难免有些跃跃欲试，好在曾国藩的信很及时。唐浩明评点说：“身为官亲，不与闻地方事务，实乃最明智的举措。鄙薄仗势行为乃人之常情。仗势而作歹，固然极坏，即便不做歹事，但干扰了地方事务，也易招致是非……曾氏洞悉人情世故，目光深远。他在京中做官，巴望的是家中庆吉平安，不想看到家人仗他的官势而招来舆情腾怨。倘若湘中对他家人的口碑不好，自然也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利的影响。”

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曾麟书也一直低调不多事。这是曾门传承至今的优良家风。

二

但并不是所有官员的爹，都像曾麟书这般自甘寂寞。譬如，张居正他爹张文明。

张居正官做得极大，是明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掌权柄十年，事实上是大明第一人，连小皇帝都要听他的。有个这么牛的儿子，张文明在老家也跟



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派来一位律师。

“我们是私了，还是动用人脉资源？”来人脸上闪过一丝灿烂的笑容，然后迅速打开卡包。

“‘私了’是如何了？”我问。

“我们赔偿您3千美元。”

“可半年前，我买车时差不多花了1万美元啊！”我差点儿气晕过去。

“3千美元已经不少了。”律师微微一笑说，“您不知道，我委托人的妻子在检察院关系很硬。”

“那又怎么样？”

“还有，他的父亲在法院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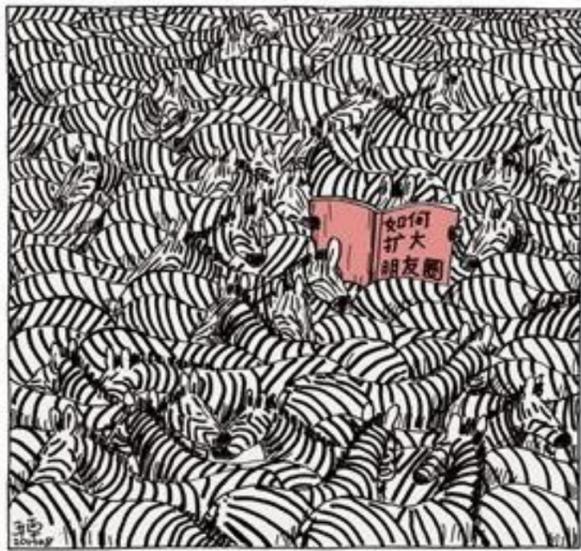
“等有机会认识认识他。”

“我还忘了告诉您，我委托人的妈妈在国家安全局工作。”

着牛气冲天。

他很高调，几乎横行乡里。他欺压百姓，干预司法，想让谁坐牢就让谁坐牢，想捞谁就捞谁，连张居正自己都无奈地承认他老爹在老家的斑斑劣迹：“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当地官府，也通过讨好张文明来讨好张居正，而且远不只是嘘寒问暖，连国有的土地都免费送给张家。更出格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为张家修建宅第，居然让大明朝的皇家特工——锦衣卫当建筑工人。这是犯大忌的事，但张文明自我感



人脉资源

◎〔俄罗斯〕奥列格·戈诺佐夫

◎李冬梅 译

我明白了，没有律师我肯定打不赢这场官司。一个星期后，我聘请的律师告诉我，肇事者的老婆是检察院的图书馆管理员，父亲是法院的兼职电工，母亲是国家安全局的清洁工，而肇事者本人也只是一家

觉挺好。

著名学者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给张文明行贿最多的，是两广的官员，他写道：“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的对象。北京只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但他能管束父亲吗？”

确实，张居正没法管束自己的父亲。古代中国，一个

市场的普通保安。

“但是没有人脉资源也打不败他！”我的律师说。

我把我的家人亲戚一一细数了一遍。我老婆在市政府食堂当厨师，姐姐在税务局当会计，父亲在紧急事务部干着类似保管的活，表哥是市内最大的一家殡仪服务公司的殓车司机。

两天后，还没等法院开庭，肇事者就全额赔偿了我的损失。律师告诉我说，我的人脉关系起了应有的作用。肇事者得知我的亲戚都在哪儿工作后，衡量了一下双方力量的对比，挠了挠后脑勺，叹了一口气，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了字。不知为什么，这个保安对我有个干殡葬服务的表哥印象尤为深刻。

（一米阳光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王 原图）

“孝”字，至高无上，律法甚至鼓励“亲亲相隐”，尤其是“子为父隐”。如果儿子发现父亲有不法行为，隐瞒了，没有罪；如果举报父亲，反而要论罪。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他父亲在老家胡作非为，但他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孝子，还得处处无原则地维护父亲。

张居正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遭遇了抄家惨剧，甚至险些被掘墓鞭尸。这固然因为张居正过于刚愎自用、树敌太多，但与他那位放浪不羁的父亲也脱不了干系。

（嫣然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6月16日，黎青图）



一个中国仆人的深沉愿望

●看道

19世纪，清政府遭受重创，国际声誉跌入低谷，而这时急需劳动力的美国，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很多不明就里的中国人，被坑蒙拐骗地贩卖到美国，外国人将这群华工统称为“猪仔”。

由于中国国际地位低下，国人在海外生活极其悲惨。华工们做着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微薄的工资。更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充满歧视和虐待的环境中。

一

贺拉斯·W. 卡本蒂埃，1824年生于美国，毕业于名校哥伦比亚大学。1849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卡本蒂埃趁机赚得第一桶金。而后他在荒原创建了一座城市，也就是现在的奥克兰，并封自己为市长，又因为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国民警卫队服务过，所以他喜欢大家叫他将军。

卡本蒂埃的事业蒸蒸日上，华工的生活却苦不堪言。为了拓展自己的事业，卡本蒂



卡本

埃决定去市场上雇用一批华工。他来到市场，发现有一个人和别人明显不同。卡本蒂埃对他充满好奇心，便雇了他。

100多年之后的200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调动所有关系，发出一则不同寻常的寻人启事，他们想找的人，就是卡本蒂埃将军觉得很特殊的那个华工。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一夜之间全世界都在找这个身份低微的华工，为何他能在外国拨动无数人的心弦，在中国却鲜有人知。

二

这个华工名叫丁龙，1857年出生，18岁便被拐卖至美国，是最早赴美的华工。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谈吐举止大方得体，还常常引经据典，这引起卡本蒂埃极大的兴趣。

卡本蒂埃曾询问丁龙：“你说的这些话引自哪里？”丁龙回答道：“此乃孔圣人的教诲。”卡本蒂埃听后淡然一笑，没想到这华工还懂点知识。之后，卡本蒂埃就有意安排些工作给丁龙，而丁龙也打理得相当妥帖。没过多久，丁龙成为卡本蒂埃的贴身佣人，专门负责他的日常起居。

三

在商业上，卡本蒂埃无往不利；在生活上，他脾气暴躁，仆人们被他换了一批又一批。而且就因为这暴脾气，他



丁龙

终生未娶。

有一天，他心情不好，喝多了酒，就开始破口大骂，对仆人大打出手，然后莫名其妙地解雇所有人，这其中也包括丁龙。但当他酒醒之后，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又分外后悔，觉得自己的做法太过分。

就在这时，丁龙端着早餐出现在他面前。看着温热的咖啡，还有摆放好的雪茄，卡本蒂埃非常不解地望向丁龙。丁龙居然一如既往地打理着家务。从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之前发生过什么，他也没有半点不悦。卡本蒂埃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没有走？”

丁龙回答道：“我们中国的先哲孔夫子曾经说过，做人要仁慈、宽厚。我知道你不是恶人，只是脾气暴躁。我理解你。而且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不能随便离你而去。”

听了丁龙的回答，卡本蒂埃有点震惊。他没想到，一个身份低微的仆人，竟有如此宽



广的胸怀和强烈的责任感。

然而，卡本蒂埃的暴脾气并没有因为一两次感动就收敛。有一次，他又开始乱发脾气，还将丁龙赶走。然而，没过多久，就真的摊上大事了。他家突然着火，本已被赶走的丁龙闻讯赶来帮忙。卡本蒂埃又一次惊异道：“你怎么来了？”丁龙说：“听说你家着火了，我是来帮你的。我们中国人讲究忠恕之道，以德报怨，我想我应该来。”

卡本蒂埃更惊奇地说：“我没想到你读了那么多书，还懂得中国的圣人之道。”丁龙说：“我不识字，没读过书，是我父亲讲给我的。我家世代都是种田的庄稼汉。”

从此，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主仆，而成了师友。从这些事上，卡本蒂埃看到了丁龙的品质，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

1900年，卡本蒂埃将丁龙邀至游轮上，并希望与丁龙同住一个豪华包间。然而，在那个排华相当严重的年代，卡本蒂埃这一举动引来众多乘客抗议，“怎么可以让一个中国下人住包间？他只配睡在下等舱！”

正当丁龙左右为难的时候，卡本蒂埃严肃地说：“丁龙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我才是这位中国人的秘书！”

而后，所有的乘客都闭了嘴，甚至带着极大的敬意去接待丁龙。

四

丁龙终生未娶，勤俭有加，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一

笔可观的存款。他在向卡本蒂埃请辞的时候，为答谢近30年不离不弃的丁龙，卡本蒂埃说，他愿倾其所能，了其夙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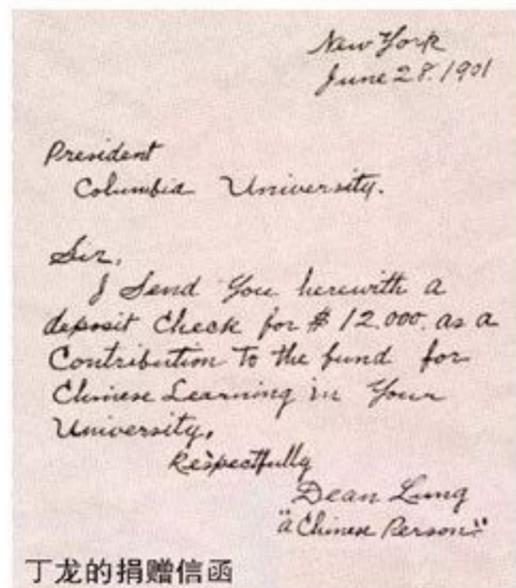
丁龙谢绝了，但卡本蒂埃执意坚持。然而，这位卑微华工的愿望再次出乎卡本蒂埃的意料。他不是要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也不是要一个响亮的名声，而是想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全部捐出去。丁龙说，我一生攒下了1.2万美元，我希望捐赠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用以研究和弘扬中国优秀而深厚的文化。

然而，憨厚的丁龙又怎知，他的这些积蓄对建立一个大学科系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更别说就凭他的身份，也不会有学校愿意接受这样的捐赠。但是，这一卑微而又伟大的梦想，却深深地触动了卡本蒂埃。为了实现丁龙的愿望，他东奔西走，极力游说，并将自己一生的积蓄也捐了出去，才勉强换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同意。

在一封致哥大校长的信中，卡本蒂埃这样写道：“这笔钱是50多年来，我从喝威士忌和抽烟的账单里一点一点省出来的。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利。”

接着，丁龙也捐献了自己

毕生的积蓄，并在纸条上写道：“先生，我在此寄上1.2万美元的支票，作为对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丁龙，一个中国人。”



丁龙的捐赠信函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而对“丁龙”又有些疑虑，他们向卡本蒂埃询问，能否换一个名称，比如一些有名的中国人，像李鸿章，可以命名为李鸿章汉学讲座教授。卡本蒂埃不厌其烦地向哥大方而解释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仁慈的人，他谨慎沉稳、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在解释依然行不通时，卡本蒂埃只好表示，如果更换名称，自己只能撤资，哥大只好



作罢。此后，这件事还是引起舆论关注，并掀起了一片反对的浪潮。最终，卡本蒂埃和丁龙顶住了压力，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研究自此起步。

消息传至中国后，慈禧太后立马捐赠了 5000 余册图书，价值 7000 美元。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也都有所捐赠。

1901 年，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终于建成，这也是美国的首个汉学系。在筹建过程中，卡本蒂埃一直在追加款项，到最后，他总计捐款 50 万美元。

1903 年，哥大为建法学



院大楼，曾向卡本蒂埃索捐 40 万美元，从不拒绝哥大要求的他，第一次拒绝了，因为能够打动他的，只有汉学系。

五

为了完成丁龙的愿望，卡本蒂埃倾其所有，把自己在纽约的房子卖了，搬回乡村。

即便他回到老家，还特意修了一条路，叫“丁龙路”，

而且沿用至今。

那么，后来丁龙本人呢？据说，自 1906 年他买了一张船票从美国返回中国后，便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干了什么，甚至连他的中文名字是“丁龙”“田龙”还是“丁天龙”，人们都不清楚，只知道有一个叫 Dean Lung 的卑微华工，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时至今日，“丁龙讲座教授”依然是全球汉学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而这一切均来自这位中国仆人的深沉愿望。

（雪儿摘自微信公众号“看道”）



终极智慧

●周冲

英国小说家毛姆在他的读书笔记里，讲过一个故事：

东方有一个国王，想成为世上最英明的君主，他让全国的贤士去各国收集智慧箴言，编纂成册，供他阅读。

30 年后，贤士们带着 5000 册书回来了。国王忙于政务，没有时间看这么多书，便要求贤士们再精选。

15 年后，贤士们带着 500 册书回来了。国王还是觉得太多，看不过来。

贤士们走了。又过了 10 年，他们带来的书不过是 50 册，国王却已经老得连读 50 册书的精力也没有了。

他命令贤士们再一次甄选，要在一本书里为他提供人类智慧的精华。

过了 5 年，满头白发的贤士带着这本书回来了，可是国王已经奄奄一息，连一本书也来不及读了。

（秋伟摘，〔埃及〕卡加维图）

诚实的丈夫

◎夏殷棕 译

一个银行抢劫犯忘戴面具了，他特别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于是他用枪指着银行里的每个人，大声说：“谁敢看我一眼，我就一枪毙了谁！”

一个顾客不知所措，慌乱中抬头看了他一眼。抢劫犯瞥见了，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枪，该顾客应声倒地身亡。抢劫犯气愤地问：“还有哪一个看到了我的脸？”

另一个顾客低头看着地面，说：“我妻子看了你一眼。”

（火箭熊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休闲旅行车

●〔西班牙〕塞尔吉·巴米艾斯

◎刘 洁译

你对住在 201 室的邻居毫无好感。他没有对你做过什么，不过经验告诉你，讨厌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自从那位邻居搬到这栋楼，你就远远地观察过他，只是为了证明那种不好的第一印象。或许这是一种不够成熟的表现，但是直觉告诉你，如果在看待周围环境时都不能任性一点的话，你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不易。

他和妻子一起登门做自我介绍时，你就开始嫌恶他。你没有请他们进门，对于对方的例行问候，你只是客套地略表欢迎。接下来，你就在心目中把这个邻居（他的妻子除外）列入讨厌之人的行列。

在停车场，你发现那位邻居的车位恰好在你车位的正前方。如果你们碰巧遇上，你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而他则是借着聊天气拖延时间。一天下午，你们恰好同时从各自的车里出来，你没法视而不见地扬长而去。他借此机会问你是否对你的休闲旅行车感到满意。你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有任何其他企图，于是回答“是的”。你甚至向他展示了侧拉门的优势——在狭窄的地方可以方便上下车。

过了两天，他来敲你家的门。在转弯抹角地对突然造访解释了一番后，他问是否可以和你聊一聊。

你们聊了聊休闲旅行车，邻居向你坦言他正在研究买一辆这种车的可能性。尽管这消息令你感到难过，你却掩饰着。你对你的这辆车非常满意，他从你们上次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一点。同时，你知道自己不喜欢在停车场的同一排看到和你同款的车，因为看起来就像是车行展销似的。

你思忖着如果你夸大这种车的缺点，邻居可能会猜到你想劝阻他。你斟酌着自己的言辞，选择刻意的夸赞，因为你认为直接的贬低不如让他产生怀疑来得有效。你对他说，这辆



车有很多优点，当然也有些许缺点。你不停地列举着，直到发现他感到不舒服了：他没料到你会讲那么久。最后，你用一种销售商般的确定口吻总结道：“假如我是你，就一定会买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你看到他的车位上停着一辆崭新的敞篷跑车。你凑近去看：真皮座椅，做工精细，不失优雅。你正赞叹着，邻居的妻子出现了。她笑眯眯地问你：“喜欢吗？”你努力想用个矜持的“是”来回答她，她补充说道，“我知道你曾向我们推荐过你那款休闲旅行车，但是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一辆。这是 301 室的邻居向我们推荐的。”她打开车门，一键启动后，驾车离开了停车场。空空的车位上，还回响着引擎轰鸣的动听声音。

到家后，你瘫倒在沙发里。渐渐地，你意识到最让你痛苦的，不是邻居买了那辆超级棒的车，而是他更愿意听取 301 室邻居的意见，尽管这正是你所期待的。

（陈海蓉摘自《译林》2017 年第 2 期，李晓林图）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正在公社学大寨。有一天，我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电话，通知我去参与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一瞬，我就愣住了，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工作人员说接待人员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人名单，是因为我刚刚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考虑到接待人员组成要兼顾方方面面，因此有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都被整垮了，我清楚自己是“猴子称王”……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丁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家5口，想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我借衣服的第一个对象瞄

准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胖瘦也都差不多。他样貌俊气，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有衣着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比我们的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向他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哗叽料

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衬衣上的补丁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而且再三嘱咐我，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影响”问题，是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第二天，其中一位老大姐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把我装饰得面目

难忘的晚餐 ●陈忠实





爱情从餐桌上开始，也在餐桌上消逝。

第一次约会，总是离不开餐桌。也许是两个人一起吃的一顿晚饭，也许是一杯咖啡，也许是喧闹酒吧里的一杯鸡尾酒。

这样的第一次，我们总是努力展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从此以后，我们在餐桌上共度无数时光。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都快乐。有时我们会吵嘴，然后赌气，一句话也不说。

我记得我在餐桌边流过不少眼泪。

但是，明天的明天，我们还是会一起吃饭，忘了流过的眼泪，忘了上一次为什么而争吵。

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相爱，一起吃的一顿饭变成最后的晚餐。

要是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吃最后的晚餐，喝最后一瓶酒，我们会吃什么？又会在什么地方吃？

人总是一点一点地死去。

有人说，只要把活着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便

爱情的餐桌

◎张小娴



会快乐许多。可是，当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把和他一起吃的每一顿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

我们总是希望永远没有最后的晚餐。

要是可以，我要一直跟你吃到永远，看着我们彼此在餐桌上渐渐凋零——眼睛花了，看不到账单上的小字；胃口小了，只能吃那么一点点；牙齿松了，也终于掉光了。

我爱的人终究会跟我一样，在餐桌边一点一点地老去。到了那一天，但愿我是首先倒下去的那一个。

就像认识你以后，我们一起吃的每顿饭那样，我喝不完的酒，这一天，你也替我干了吧。

（六月的雨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谢谢你离开我》一书，赵希岗图）

全非，或者是我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最后我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虽然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我搭郊区公共汽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我，又是从头到脚地一番审视，他和我的那三位组员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嘱咐我不能穿戴马虎，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有“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

这一点感动，大家首先考虑的都是国家的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人都显得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其中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10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独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

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了一件衣服而惶惶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唇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嘴唇已经灿若云霞了。

（欲何依摘自豆瓣网，李旻图）

《纽约客》漫画 80 年

◎[美]罗伯特·曼考夫 邓楚阳 译

无论《纽约客》的风格如何变换、简化，它总是蕴藏着一颗现实主义的种子：通过真相，而不是奇思妙想，来传递信息。

1925—193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18年)，经济大萧条(1929年)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周末之客——周六午夜之后的周日早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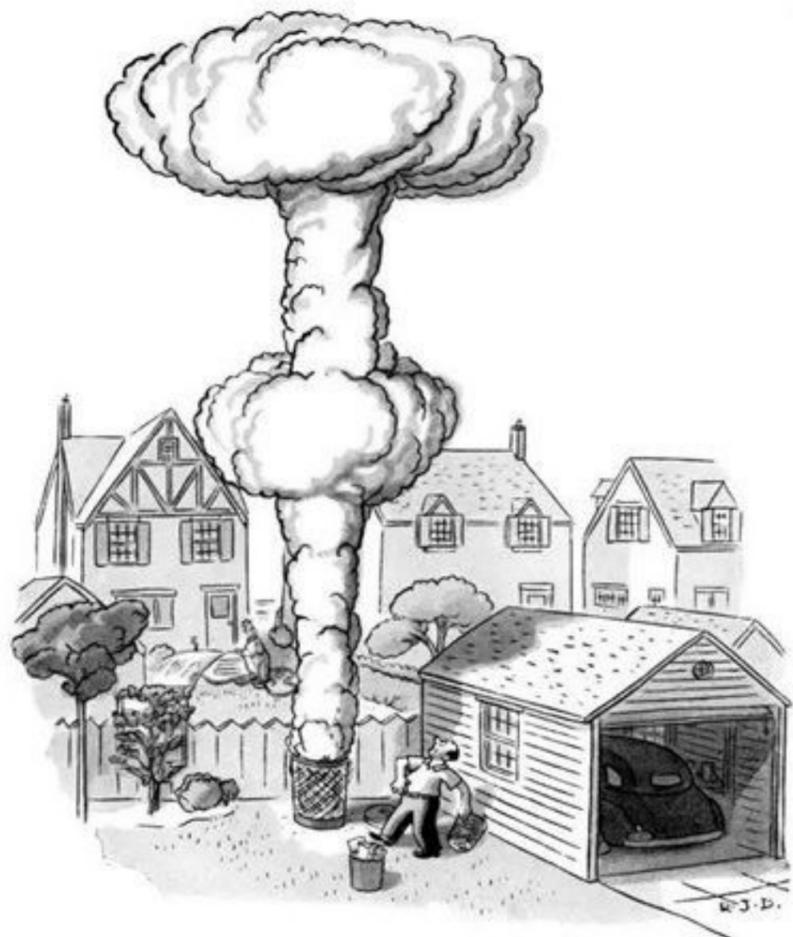
1935—1944

1940年，《纽约客》历史上最著名的漫画之一出现了：查尔斯·亚当斯的无题漫画。作品中的滑雪者正朝下俯冲，雪橇板在雪中留下的痕迹显示，这位滑雪者既没有直接穿过身后的那棵树，也没有从旁边绕过它。



1945—1954

战后几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氢弹的制造；朝鲜战争爆发；太平洋上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纽约客》的漫画在严峻的形势下依然努力给读者带来轻松和欢乐。



一个男人在后院点燃垃圾桶，垃圾桶燃烧的青烟升腾至空中，就像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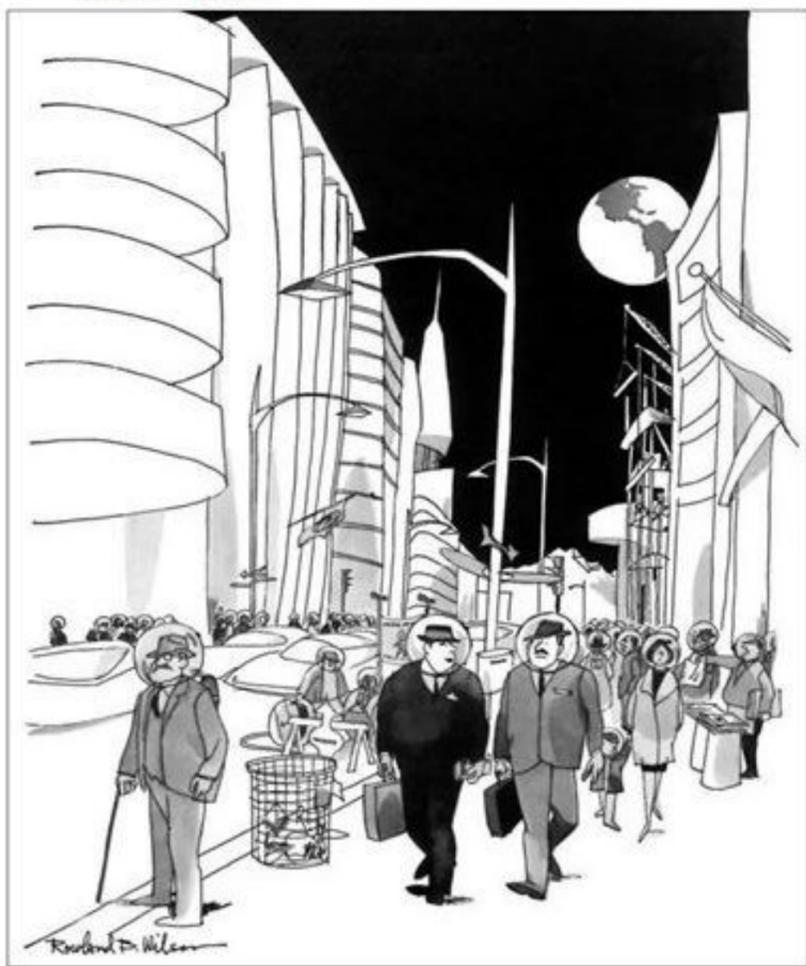
1955—1964

在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争之前，冷战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在全球若有似无的恐慌中肆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以某种方式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工业生产为美国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物资。城郊地区成为人们新的聚集地区，漫画家描绘出“如出一辙的郊区人”——人到中年的中产阶级。

1965—1974



“我记得这里以前全都是陨石坑。”

1975—1984

口衔拖鞋的狗莫名其妙地开始流行。我们都知道，有种圣伯纳德犬，脖子上总挂着一壶白兰地，可以把报纸叼到房间里。这个忠诚的四条腿的朋友会把舒适的鞋子叼给它的主人，而它的主人，正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惬意地休息着。



1985—199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漫画题材层出不穷，比如：永无止境的贪婪，令人瞩目的虚伪，愚蠢无聊的冒险。与此同时，真正的邪恶正在可怕地蔓延

——艾滋病开始在全球蔓延，臭氧层空洞也越来越大，吸烟的人逐渐减少，而抗抑郁药的消费人数却急剧上升。



“别担心，产生想要吃掉医生的幻想是正常的。”

1995—2006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同时保持坚定和怀疑的时代。当总统克林顿在其执政末期爆出性丑闻时，第一批出生于婴儿潮的人已经到了能够竞选总统的年纪。商业文化的虚伪性让那些原本就有钱的商人更加有钱；疯狂的拜金主义，掩盖在大量的阿谀奉承下的小型企业的刻薄和虚伪为漫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别抱怨了，这年头谁不穷？”

(摘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我为什么要拼命爬出底层社会

● 苏希西

贫穷到极致的生活，太容易暴露人性中的恶。挣扎在最底层的人，为了蝇头小利可以头破血流，为了直接利益可以罔顾人命，置人于死地。

一

去年暑期，我们全家去大连旅游，在海边见到职业渔民，当地人管他们叫海碰子。他们抓螃蟹，如果抓到一只，肯定会把竹篓盖起来，抓到一群的话反而不用盖了。碰海人解释说，一只螃蟹会爬上来逃走，如果两只或者以上，不论哪只想爬上去，其他的都会伸出蟹爪把它扒拉下来。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想起了小时候。那时，我家住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那里非常闭塞，距离最近的镇子还有十几里路。那里的贫穷和落后，即使现在依然令人触目惊心。

越穷越生，我外婆生了十几个孩子，夭折了好几个。到生了我妈，眼看养不活，就送给别人抚养。所幸我的新外婆特别疼我妈，砸锅卖铁都要送她上学。那时候都流行上完初中直接考中专，我妈心气高，硬要上高中考大学。最终，她以全校前十的分数考上高

中，却只念了半年就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学了。

那时候，我妈算是村子里的高才生，被村小学聘为民办教师。我爸是转业军人，属于在县城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他俩是青梅竹马，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我爸脑子特别活络，年轻的时候收棉花、卖农药，做各种小生意。加上和我妈的工资，他们很快就有了一小笔积蓄。这时候，县上大力扶持养殖业，他和我妈一商量，决定养鱼。

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绝对是需要很大魄力才敢做的事情——投资太大，前景未

卜。再说，就算鱼养好了，在这人人习惯吃而食的大西北，能卖出去吗？

可是我爸特别看好这份副业，先后说服了我妈和我二叔，两家人共同出资承包了一处鱼塘。他负责联系专家，学习技术。经过一年的精心饲养，鱼苗终于全部成熟。鱼卖得特别好，县城里的大饭店都来收购，供不应求，价格也一涨再涨。仅用一年时间，不仅成本全部收回，还略有盈余。

经过我二叔的宣传，我爷爷和两位姑姑也要求参与。五家人几乎把全部身家交给我爸。于是，鱼塘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大家满怀憧憬，起早贪黑地干活，眼见又到了收获期，鱼儿肥硕得令人垂涎。我们全家却在一天凌晨，遭逢了灭顶之灾。

二

有人偷偷在我家鱼塘投放了大量农药。最先发现的是每日习惯早起的爷爷。他人还没到鱼塘，就已闻到浓浓的异味，便大声呼喊我二叔的名字。二叔睡在鱼塘旁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听到喊声才揉着惺忪睡眼起身。他一走出茅棚就惊呆了：刺鼻的农药味弥漫在鱼塘周围，水面上密





密麻麻地漂浮着一层白肚皮。

爷爷跪在鱼塘边，双手颤抖着捞起一条条鱼儿，老泪纵横：“造孽啊，造孽！”说完这句话，他就昏死在鱼塘边。我们将爷爷送至医院，他被诊断为脑中风。爷爷在床上躺了三年，终于还是撒手人寰。

鱼塘事件令我们整个家族回到赤贫状态。虽然没有任何人指责爸爸，可他一度自责到形销骨立、惨无人形。

后来，我妈经常告诉我，她就是从那件事之后，发誓就算拼死，也一定要远离那个赤贫而又嫉妒丛生的阶层。

那时，她只是一介民办教师，没有编制。但是她底子好，又聪明。看到县城招收英语老师，条件是需要有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她当即决定将这作为跳出农门的首选通道。

可这谈何容易？连一丁点基础都没有的农村妇女，在那个闭塞的山村，要考取英语专业的大专文凭，几近天方夜谭。可是妈妈做到了，她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一次性通过了自学考试的所有科目。

三

我妈最终以编制内教师的身份，进了镇上的初中。她的发音也许很蹩脚，但她所教的班级，平均成绩永远是第一第二。校长见了她，永远眉开眼笑；各种先进评选，她永远榜上有名。

我们兄妹跟着她，转成“商品粮”户口，卖掉老家的宅基地，搬进学校家属区，从此真正远离了那个曾经带给我

们无数噩梦的偏僻村庄。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以浇地为名，引渠水从我家围墙下淌过，将新砌的土墙泡塌；再也不用担心，门前被人恶意用土垫得老高，每到下雨天水流不出去，房间被淹得半尺深；也不用担心，分地时会遭到各种不公——每每被分到最贫瘠最偏远的梯田。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我爸是手捧铁饭碗的“公家人”，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较周围村民稍好一些。我们一家，是那只不愿安分守己待在竹篓里的螃蟹。你想爬出去，其他螃蟹七爪八钳一起上，必将你拽下来而后快。大家都被困在暗无天日的牢笼中，凭什么你们就能逃离这样的窒息与绝望？

我们出不去，你也别想走，大家你看住我，我看住你，全部在这冒着毒气的沼泽中腐烂堕落——多么可怕、可悲而又阴暗的人性！

四

人均资源越少的地方，人越难淳朴。在生活的最底层，无知、愚昧、嫉恨、暗害，这些并非是单纯的语言抨击，而是最大程度上的事实。

有人说，生死线下，相残相伤；贫富线下，惨淡艰难。真的是这样，即便是亲兄弟姐妹，在底层的生死线上遇到利益瓜葛，也会拼个鱼死网破，甚至骨肉相残。这点是我在上高中时才深切体会到的。

那年我刚考上高中，爸爸就生了一场大病。我至今也不

知道当时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只知道医院报了病危。妈妈哭成了泪人，家里亲戚连爸爸的黑白照片都放大了。那时候，妈妈刚做过子宫肌瘤手术，身体孱弱，动不动就晕倒，爸爸每天的治疗费都是天文数字。

家里积蓄所剩无几，而我和哥哥又马上要交新学期的学费，且重点高中的学费不菲。那年我高一，哥哥高三复读，妈妈借遍了所有亲戚也没借来多少钱，急得她要去卖血，最后血站还嫌她贫血，将她拒之门外。

后来，爸爸的医疗费由单位预支了工资才算解决，而我和哥哥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一直拖欠着学费。

所幸，爸爸的病情渐渐有所好转。这时又有一个好消息，他们厂子最后一批允许子女接班的内退人员名单出炉，爸爸因为身体原因也在名单之内。这就意味着，我和哥哥其中一个人，可以马上自食其力，捧上公家饭碗，挣工资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哇”的一声哭出来。我说我不要接班，我才十六岁，不到接班年龄，而且我要考大学，我不要一辈子都在工厂当工人。妈妈沉默了半晌，艰难地开口，可是，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了，就算你们都能考上大学，眼下这境况，也只能供得起一个。

哥哥一晚没睡，早起对妈妈说，我决定退学，让妹妹继续上吧，她不到十八，接不了班。我岁数够了，而且我毕竟参加过高考，没考上是自己的



医者与猎者

● 锦江沙

医者道：“闻先生可降龙伏虎，愿闻其详。”

猎者道：“我往昔只能抓捕小动物，如今可以猎虎豹。大家都说我得力于好猎具，其实不然。我经常钻研捕猎之道，知道先后，明白利害，懂得适时而动。待我的智慧、技能、体力皆达完善，必能猎取我想要的猎物。”

猎者微微一笑，又道：“猎获多寡取决于几个因素：1. 猎者的心、智、技、体。2. 猎物本身的进化。3. 猎具的精良程度。4. 客观环境的影响。

主次之序不可乱，尤以猎者的心、智、技、体为重。”

猎者结论：“捕猎的根本就是要有明察的心智和精湛的技术，若不兼备，甚至可能丧命。”

医者听完叹道：“你真是深藏不露的高人啊。”

猎者反问道：“我也听说你是个神医，愿闻治病之法。”

医者道：“治病如捕猎，

同理同法。医如猎具，今之医常重于药。治大病顽疾如猎猛兽，往往不能如愿，究其因不外乎方法主次不清。”

猎者再问：“何谓良医？”

医者答：“能察未病，能愈大病，而后能使之渐强渐良，甚至不药而愈，愈后不复发。”

坐在旁边的国王，听完他们的对话，道：“妙哉。听闻你们所言，我已知如何治国平天下了。”

（李金锋摘自《讲义》2017年第4期）

能力问题，不能连高考的机会也不给妹妹……妈妈又哭了，那段时间，她哭得太多，眼睛总是肿得像桃子。我也哭了，我知道哥哥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在发高烧，即便如此，成绩也非常不错。他是为了自己心仪的大学才决意复读的。

我说我不念了，让哥哥继续读吧，他成绩比我好，会比我有出息。而且他只需一年就能上大学，我还要三年，不划算。妈妈哽咽着说，这是人生大事，你们兄妹俩商量好，明天就要报名了。

五

第二天，我们没有报名，因为厂子里出大事了。一家仁兄弟为了抢这个接班人的资格，几乎天天互殴，其中一个被打成脑震荡住进医院，另外两个在昨天，一个给另一个的食物中下毒，闹出了人命！

这次恶性事件导致厂里对

接班事件的要求格外严格。最终，我因年龄不符而被拒绝，哥哥含着眼泪收拾好书包，进入厂里接受入职培训。

不久后，爸爸彻底清醒过来，得知此事大发雷霆。半年之后，他彻底康复，做了大货车司机，给哥哥重新办理了入学手续。最终，哥哥和我都考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

我为什么这么拼？是因为我见识过底层社会不为人知的封闭、狭隘、低劣和丑陋。当一个人物质匮乏到极致，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时候，自尊和脸面就成为奢侈品，不择手段成为动物的本能。

贫穷到极致的人，还会出现诸多心理问题。贫穷往往与自卑相关联，而自卑一旦发酵到某种程度，便是疯狂仇富，报复社会，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以身试法。

记得在网上曾看过一个消息，哈佛大学某跨学科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心理学追踪研究：

在贫穷的情况下，人的思维方式会发生何种改变？追踪过的数千例样本表明：贫穷的人注意力会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更会导致人格的不完善，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无理智的暴力倾轧或其他负而行为。

2000多年前，管仲就说过：“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我不认为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也不认为贫穷本身是可耻的。但我坚信，认定自己固化在最低阶层，并老死于贫穷的这种思想，是极其可耻和可怕的。你不想站起来，谁也扶不起你。

底层社会之所以不值得留恋，就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导致人需要不断而临人性的拷问。而人性，最禁不起考验。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苏希西”，邝 颢图）



你去参加一场音乐会，在十字路口遇见一群人，他们一个个仰望天空。你不假思索，也仰头观看。为什么？从众心理。音乐会期间，当表演到一个精彩段落时，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于是整个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你也跟着鼓掌。为什么？从众心理。音乐会结束后，你去更衣室取你的外套。你看到前面的人将一枚硬币扔进一只碟子里，虽然更衣室的费用是包含在票价里的，但你会怎么做？恐怕也会留下一份小费。

从众心理是仅次于股市泡沫和股市恐慌的恶魔。在时装、管理技术、业余活动、宗教和节食里都存在从众心理。

简单的所罗门·阿希试验第一次是在1950年进行的，试验显示了团队压力如何压倒正常的人类理性。试验时，工作人员将不同长度的线条拿给受试者看，要他说出

线条比起参照线条是更长、一样长还是更短。如果此人是独自坐在房间里，他会正确估计所有线条，因为这项任务确实很简单。现在有7个人走进房间——全是演员，但受试者被蒙在鼓里。那7个人相继说出一个错误答案，虽然线条明显长于参照线条，他们却说它“更短”。现在轮到受试者回答了。30%的受试者会说与前面的人一样的错误答案——纯粹是受到团队压力的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进化过程证明了这一行为是生存良策。假设5万年前，你与朋友们一起外出狩猎、采摘野果。忽然，你的伙伴们全都跑了，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停在原地，挠挠额头，思考你看到的是一只狮子，还是没有危险、只不过看上去像只狮子的动物？不，你会跟在你的朋友们身后奔跑，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等你身处安全时，你可以再反思。谁不这么做，谁就有可能从基因池里消失。这一行为模式深深植根在我们体内，至今我们还在使用它。这一模式同时也用于缺少生存优势的地方。我想到从众心理能派上用场的唯一一种情况：你有一张陌生城市的足球赛的票，但你不知道体育馆在哪儿。这样，你只要跟在那些看上去像足球迷的人后面，往前走就行了。

喜剧和访谈节目常会利用从众心理，在关键时刻插入笑声。事实证明，这的确会引得观众发笑。约瑟夫·戈培尔在1943年所作的“你们想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是最令人难忘的从众心理的例子。可是如果单独和匿名地询问，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这一荒唐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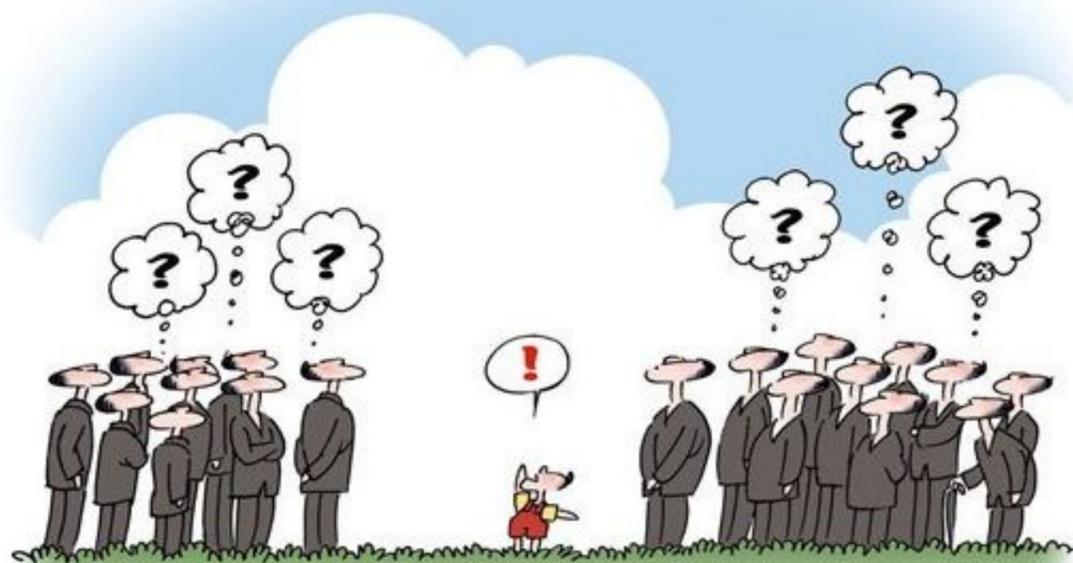
广告会有计划地充分利用我们从众心理的弱点。当消费者的选择漫无头绪时（汽车、洗涤剂、美容产品等品牌的数量多得无法全面掌握，它们都没有明显的优缺点），在我这样的人出现的地方，它最有效。

当一家公司声称它的产品“销量最高”时，请你表示怀疑。这是个荒唐的说法。凭什一种产品“销量最高”就应该更好呢？英国作家毛姆这样讲道：“就算有5000万人声称某件蠢事是对的，这件蠢事也不会因此成为明智之举。”

（若子摘自中信出版社《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喻梁图）

从众

◎朱刘华译
◎〔德〕罗尔夫·多贝里





所有的种子都蕴藏着生命

●司 马

“我不能给你无尽的财富，但我可以给你无尽的花朵。”就为了这句情话，李旻果接受了马悠博士的告白和求婚，毅然决然地辞去记者的工作，追随丈夫来到人迹罕至的雨林种树、养花……

你敢要，我就敢给

马悠博士和李旻果的初遇，非常浪漫。18年前，昆明世博会秘鲁大使的晚宴大厅突然误入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德国人，他就是马悠博士，一位生态学家。而李旻果，是以记者身份参加晚宴的。

马悠博士原本是在另外一个楼层开会，对会议的内容感到有些失望，于是想四处转转，没想到邂逅了一见钟情的爱人。

马悠博士介绍说他是位生态学家，二人聊了一会儿。后来他看她累了，便邀她到楼下，即兴为她弹奏了一首蓝调。随后，马悠博士表白：“这是我即兴为你创作的，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请你嫁给我。”看姑娘一怔，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无尽的财富，但我可以给你无尽的花朵。”

“他敢要，我就敢给。”李旻果后来回忆说。次年正月十五，李旻果嫁给了马悠博士。

婚后，她辞去了报社记者的高薪工作，追随当时做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恢复与保护工作的马悠博士，在澜沧江边扎下了根。

不过，二人告别大城市，选择在雨林里安家，却不仅仅是因为爱情……

拯 救

夫妻俩亲手设计建造了居住的家园——湄公山庄。那是一座傣族风格的建筑，远处，就是滔滔奔流的澜沧江。最初这里一棵树也没有，后来经过夫妻的培育才长成了雨林。

当时的西双版纳，因为人们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大肆砍伐原生林，一处处雨林被单一的橡胶树覆盖。多年过去，大约4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消失不见了。

“一朵花开，一片花瓣掉落，一颗种子的成熟，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大自然赋予的潜力。种满了橡胶树的这块土地，却不是，这种树虽然也是树，但它是不保水的。”李旻果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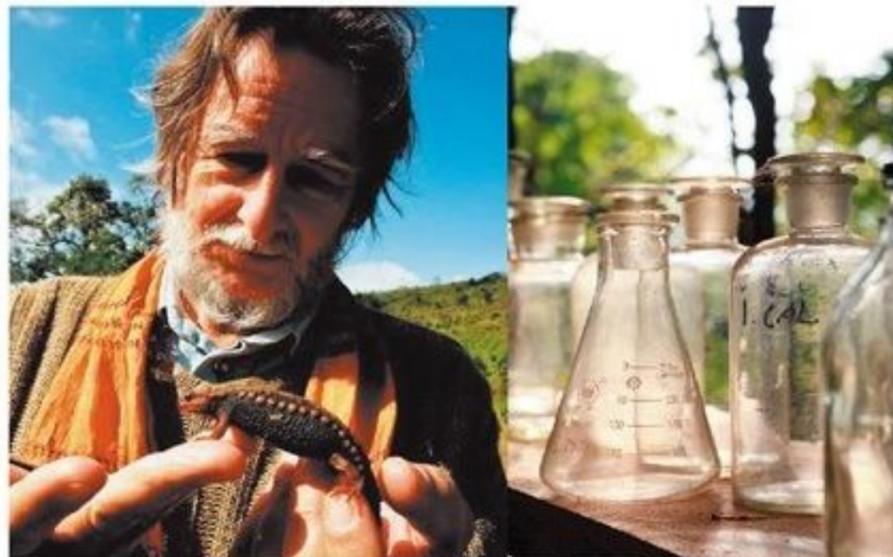
因为大面积种植橡胶树，土壤肥力下降，出现板结。西双版纳的许多村寨出现了自来水断流、井水干涸的现象。长此以往，雨林的气候将发生不可逆的转变。

在商人和橡胶种植者的眼里，橡胶林能换来金钱，是丛林中的“黑色黄金”，它能变成轮胎、雨衣、雨靴等各种橡胶制品，从而满足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可是，以橡胶林替换雨林，给大自然造成的毁灭性伤害却被人忽略了。最可悲的是，雨林的土壤滋养了橡胶树，橡胶造出的轮胎却轧平了雨林。

看着一片片雨林被推土机推倒，被火烧毁，土地裸露出黄色的皮肤，马悠博士和李旻果心急如焚，他俩意识到保护与恢复工作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李旻果和马悠博士





马悠与李旻果夫妻买下了15亩橡胶地。他俩打算按照自然生态的模式，进行再造雨林的实验。如果实验成功了，就能够复制此模式，雨林就有救了！

李旻果和马悠博士先是把橡胶树都砍掉，只象征性地留了几棵树，以告诉别人这儿的历史。然后在橡胶地上种植物，包括江边刺葵、榕树、棕榈树……还有他俩最爱的兰花。

每天清晨，马悠博士都要踩着露珠，到雨林里找寻从枯树上跌落的兰花，把它们带回实验室，栽培复活。两年后，再一株株送回去，绑到树上。

时间一点点流逝，靠着这一颗颗小小的种子，李旻果夫妇种下了四五百种植物。他们居住的面积只占百分之十，还有百分之九十是为花、草和小动物们做的家，里边有蛇、蜥蜴，还有各种连他们都不知道的微生物。

几年过去了，原本单一的橡胶林，恢复成生态多样的小雨林。李旻果夫妻把这里称为“地球人的家”。

新生

伴随着这片土地的新生，他们的女儿也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女儿林姐、二女儿宛姐相继出生。他们的孩子没有被送去上学，而是在雨林里和兰花们一起生长。爸爸妈妈是她们的私塾先生，每天教她们唱歌、弹琴、画画、下棋。除了“雨林精灵”，几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这对小姐妹了。她们听得见叶落的声音，能和花朵交谈，可以感知大树的力量。她们能自创文字，无师自通地弹钢琴，编曲，采集植物做颜料绘画。

这对姐妹花最开心的就是赤脚奔跑在雨林中，观察植物、给小鸟安家、爬树、到房顶上摘果子、采花蜜……看着孩子像精灵一样无忧无虑地成长，那么快乐，夫妇俩达成共识：要给孩子一个完全自然的环境，要把更多雨林还



女儿林姐与宛姐



给下一代。

于是，2007年，马悠博士卖掉德国的房产和保险，从布朗山村民手中，租了6666.6亩轮歇地，成立首个中国民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也就是“天籽生物多样性茶园保护区”。虽然屡屡遭遇当地官员的质疑、商人的白眼和农民的不解，但是，夫妻俩为了心中的梦想一起努力着，播种、育苗、研究……生活简单却特别幸福。

一颗颗种子埋进去，转眼3年过去了，6666.6亩的土地渐渐被多样化的植物覆盖，森林中的蜥蜴、松鼠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夫妻俩感觉距离梦想也越来越近。

振作

然而，命运无常。

2010年1月，马悠博士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次年，也就是2011年3月，数千亩刚具雏形的

雨林一夜之间被山火毁掉。

接连的沉重打击，一度让李旻果陷入黑暗。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她很迷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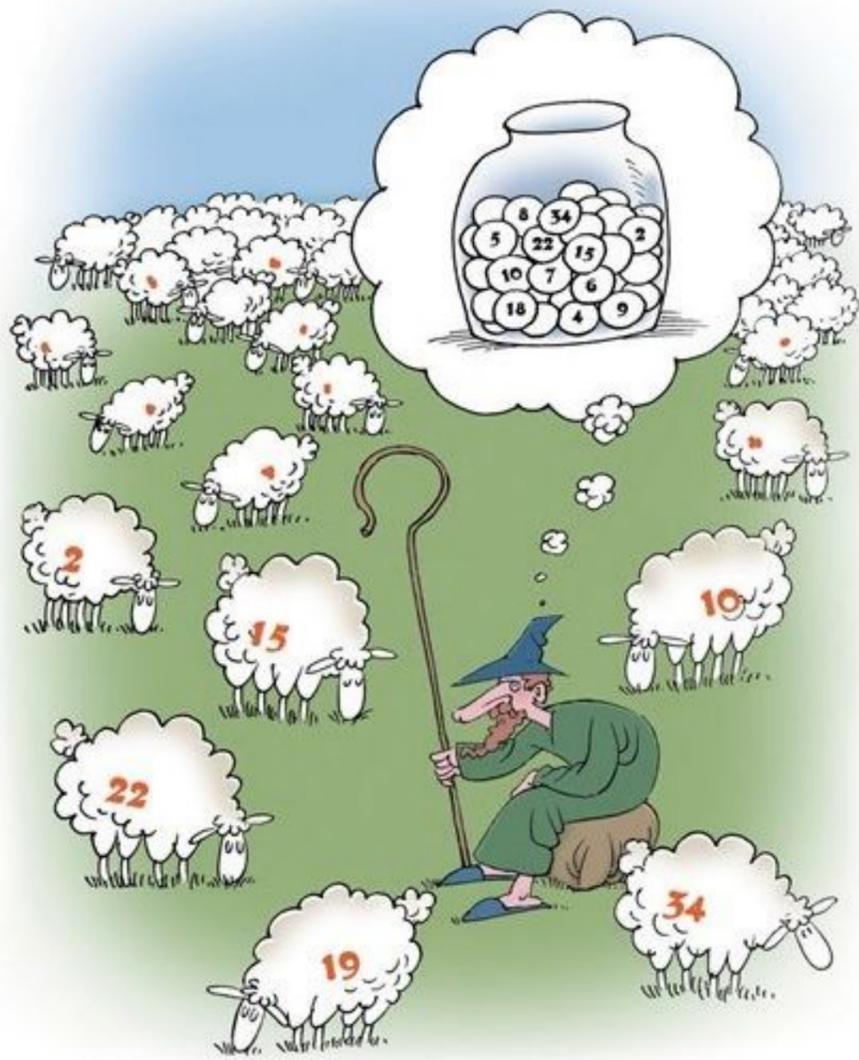
不过，李旻果很快便重新振作，打算继续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而一切，只能从头开始。采种、育苗、栽种、研发……和政府、商人、农民等各个层面打交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没有动摇过。

女儿们也继承了父母的梦想，因为她们的爸爸说过：“所有的种子都蕴藏着生命，我们要好好对待每颗种子，让它们都能长成大树。”

现在的布朗山雨林保护区，已经种植了300多万株植物，基本形成了雨林生态小气候。

“埋下种子，等它发芽、开花、结果，可推土机一秒就可以压坏一方雨林，这样算下去，要花多少年才能把那些破坏掉的都填补起来，估计一辈子也做不到吧？太慢了……”李旻果说：“慢一点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代。”

（艺锋摘自微信公众号“有束光”，ID: onelight01）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 罗振宇

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个政治家，就是 1783 年上台的首相小威廉·皮特。首先，他的年龄就很传奇，他当首相那年刚刚 24 岁，是英王力排众议，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当国家的掌舵人，而且一当就是近 20 年。大英帝国正是在小威廉当政的这 20 年中，完成了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阴影中浴火重生的历史转型。

这个小皮特是亚当·斯密的粉丝。据历史记载，有一天，小皮特跟很多政治家在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个时候，亚当·斯密推门进来了，大家立即起立。亚当·斯密说：“先生们，你们坐，不要客气。”小皮特说：“不行，先生您得先坐。”

这有点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范儿，为什么“您得先坐”？因为这个屋里的所有人都是亚当·斯密的弟子。

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两点：第一，

亚当·斯密用他强大的学术能力，说服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政治家；第二，这种说服带有一种恍然大悟、拨云见日的色彩。

亚当·斯密带来了什么思想呢？那就是：虽然每个人都对各自的利益负责，但是只要参与分工，只要参与交易，大家最后都能受益。这么一算账，殖民地的问题就很好解释了，不要占有它，用大家的兄弟感情、血缘联系做生意就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整体的交易中获得新增的利益，而不是去争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这是亚当·斯密算得最明白的一笔账。

100 多年以后的 19 世纪末期，当整个欧洲列强都抖擞精神要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强占殖民地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英国人这套逻辑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其他国家因为是后来者，往往带着一种军备竞赛的心态去强占殖民地。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这些国家在殖民地上用的钱是不划算的，连本儿都没收回来。

1904 年，德国一本杂志上刊登了一幅漫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列强们对待殖民地的不同心态。德国人讲规矩，他们把鳄鱼、长颈鹿都弄来跟德国人学正步走；法国人比较自由浪漫，与当地的土著部族打成一片；比利时国王二话不说，就把所有土著放在烤架上烤，然后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来给吃了；英国殖民地的场景就比较好玩，他们是把当地人培养成商人，然后跟他们做生意。

当然，德国人为了讽刺英国人，画了一个大碾子，英国士兵把当地的商人弄到碾子下碾轧，榨出最后一个便士。等榨得破产了怎么办？再派一个传教士过去，让当地人信上帝，从此他们的心灵就安顿下来了。

你看，即使在德国人的嘲笑当中，英国人的做法也是最聪明的一种。

英国人虽然也用枪、用刀、用暴力，但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 100 多年里，英国就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生态系统中，暴力色彩最淡。

所以，如果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根



回 报

◎陈荣生 译
◎〔美〕哈维·麦凯

在零售界，没人比斯坦利·马库斯更出名了，是他将尼曼公司经营成世界最著名的百货公司之一。他曾经对我说，他父亲，即公司创始人，在正确评价客户方面给过他一次难忘的教训。

一天，一位女顾客拿着一条破了的裙子进店，大声喊着要退款。很明显，那条裙子她已经穿过。斯坦利正打算拒绝，但他父亲拉住他，叫他把钱退给女顾客，什么也别问。

女顾客走后，斯坦利与父亲争辩，说

那位女顾客明显是穿过裙子并弄破了，供货厂家是不会为此而赔偿他们的。他父亲回答说，那位女顾客不是与供货厂家做生意，她是与尼曼公司做生意。他不想因一条 175 美元的裙子而失去一位顾客。

很多年过去了，有人算了一笔账，在裙子退了之后，那位女顾客陆续在尼曼公司消费了 50 多万美元。良好的服务一定会得到回报！

（听风赏雨摘自《羊城晚报》2017 年 6 月 29 日）

本就分不清什么是英格兰、大不列颠、大英帝国，不知道英国女王或者国王那么多头衔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国的殖民地也是摊了一地，每一块殖民地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是自治，有的是半自治，有的是托管殖民地。

比如说在印度，有些邦是英王直属，有些邦是当地自治的土邦，自治的土邦里而情况也不一样。

再比如说在美国，美国独立前，英国在北美有 13 个殖民地，可是这 13 个殖民地来源都不一样。马萨诸塞是当年“五月花号”落脚的第一块土地，是清教徒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是英王特许的一个殖民者开拓的，后来由一家公司经营，公司破产后，又由国家接管；北卡罗来纳，是英王特许的一块殖民地；罗得岛，是马萨诸塞的一帮人因为不服当地的管理，自己跑过去开拓的一个殖民地。

每个殖民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那这个国家还有战斗力吗？当时欧洲人，包括德国人，就是这么嘲笑英国人的：破破烂烂，浑身是补丁，我只要打你一下，你就分崩离析了。

结果“一战”“二战”后，谁分崩离析了呢？德国完蛋了，而看起来破破烂烂、不成系统的大英帝国反倒硬硬朗朗的，一直挺到丘吉尔去世。

个中原因其实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这些人讲得很清楚了：统治不成，情意还在；情意不在，生意还在。如此我们的整个基础就在。

所以，当大英帝国崩溃之后，即使大家同

属英联邦，各过各的日子，但是每隔几年还是会开一次英联邦运动会。赛一赛鸵鸟，女王出来跟大家招招手，也挺好，还有这样一个情感纽带。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弱纽带，它很强。比如在“二战”的时候，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都派出自己最强的部队去帮助英国人作战。新西兰人跟德国人又没仇，而且德国人又打不到他们，对他们的安全毫无威胁，为什么要帮英国人？这就是情感纽带在起作用。

再比如阿根廷总以为自己跟美国关系好，在英国和阿根廷闹矛盾的时候，美国刚开始是来调停的。但是双方要是真打起来，美国人会是什么态度？会立即把兵舰借给英国人，把军事情报提供给英国人。我们俩是亲兄弟，200 年前是一家，谁认得你阿根廷啊！到现在这情感纽带还在。

所以，今天英国真正统治下的领土，似乎已经回缩到英伦三岛，当然还有一些殖民地，比如说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的一些岛国。但这些从财产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从领土上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说，大英帝国“安乐死”之后留下的这个英联邦已经毫无力量。它仍然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是因为在 200 年前，英国人算了一笔精明的账。

（蓉儿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罗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一书，喻梁图）



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宰相元载伏诛。同时，他的妻子、儿子、主书、随员、门人和亲信，以及他安插在宫廷里面的内线，统统完蛋，或被砍头，或被关进牢房，或被逐出长安，或被削职为民。一位跺跺脚，长安城都晃几晃的大人物，树倒猢狲散，连替他收尸的人都没有。

唐之元载，宋之蔡京，明之严嵩，清之和珅，应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兼巨贪。但蔡、严、和三位再猖狂作恶，再为非作歹，至少还在乎他们的主子。而元载，根本不买皇帝的账，相反，皇帝还要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当大刀朝元载杀去时，长安城里最高兴的人，莫过于唐代宗李豫。

在元载所居的大宁、安仁二坊，以及在他祖庙所在的长寿坊，抄出来的珍贵物品堆积如山，搜出来的金银财宝满坑满谷。李豫派出一拨又一拨小太监，来回传递消息。当听到从他家抄出来的赃物之中，最骇人听闻、最蔚为奇观、最难以想象、最莫名其妙的那八百石胡椒，堆满了大理寺（最高法院）偌大的一个院子时，李豫的眼睛都直了。

按唐时一石的重量为七万九千三百二十克计，那么，八百石胡椒，总重将近六十四吨。三个集装箱都装不完，恐怕够长安市民敞开吃用一辈子。

元载更有一种癖好，热衷于大兴土木、建房盖屋。他所建的屋宅，竟占了大宁、安仁、长寿三坊，唐代长安都城有坊110个，元载一人就占其三，可见规模之大，建筑之多。据

《唐书》载，“膏腴别业，轸域相望”“名殊异乐，内廷不及”。他倒台后，被没收的宅舍足够分配给数百户有品级的官员居住使用。他在东都洛阳还专门营建了一座园林式私宅，充公之后，竟能改成一座皇家花园。

能够装满三个集装箱的赃物胡椒，称得上是世界贪污史上一个极具黑色幽默意味的记录。清人丁耀亢在其所著的《天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人生中寿六十，除去老少不堪之年，能快乐者四十多年耳。既极意温饱，亦不至食用胡椒八百石也。唯愚生贪，贪转生愚。黄金虽积，不救燃脐之祸；三窟徒营，难解排墙之危。事于此济，亦大生怜悯矣。”

其实，无须怜悯，“唯愚生贪，贪转生愚”，那按捺不住小农心理的占有欲，是这帮官员的犯罪之本。

元载家本寒微，当初能有一碗岐山臊子面吃，就谢天谢地了。现在成为宰相，“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而获得绝对权力之后，连李豫都无可奈何，他自然肆无忌惮、无恶不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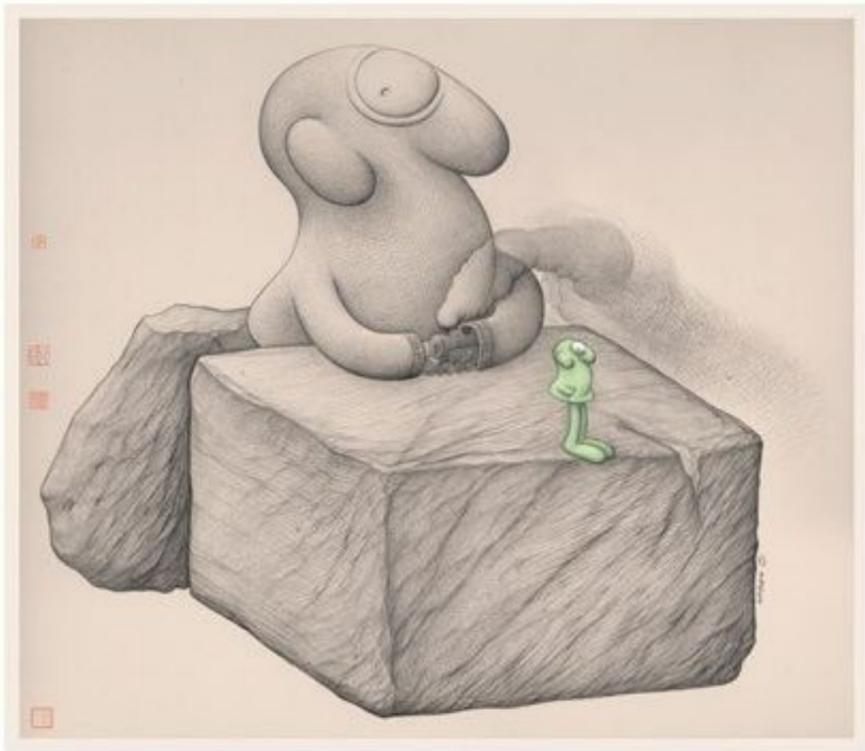
你可以说他蠢，也可以骂他傻，积攒这六十多吨胡椒，有什么用？他不是不知道吃不了，也不是不知道卖不掉，但对元载这个大贪污犯而言，他需要的只是占有，无穷无尽地占有。因为有绝对的权力，便会绝对的占有，而绝对的占有，便会获得绝对的快乐。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贪官至死不肯收手的动力。❀

（林冬冬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国文千字文》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胡椒八百石

●李国文





会说话的人生

◎梁实秋

一个人在谈话中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独白，一是静听，一是互话。

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以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地絮聒不休，旁若无人。

有些人大概是口部肌肉特别发达，一开口便不能自休，绝不容许别人插嘴，话如连珠，音容并茂。他讲一件事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慢慢进入正题，还要枝节横生，终于忘记本题是什么。这样霸道的谈话者，如果他言谈之中确有内容，所谓“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亦不难觅取听众。

有人也许是以为嘴只管吃饭而不作别用，对人乃钳口结舌，一言不发。这样的人也是谈话时不可或缺的，因为谈话需要听众，这样的人正是理想的听众。

我们平常人中也有人真能做到寡言。你对他讲话，他洗耳恭听；你问他一句话，他能用最经济的词句把你打发掉。如果你恰好也认为“毋多言，多言多败”，相对不交一言，那便只好共听壁上挂钟之滴答滴答了。钟会之与嵇康，则由打铁的叮当声来破除两人间之岑寂。

无论如何，老于世故的人总是劝人多听少说，

以耳代口。凡是不大开口的人总是令人感到高深莫测；口边若无遮拦，则容易令人一眼望到底。

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开口便谈天气好坏，当然不失为一种寒暄之道，但究竟缺乏风趣。一般的谈话往往是属于“无题”“偶成”之类，没有固定的题材，信手拈来，自有情致。情人们喁喁私语，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到无可再谈，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了。老朋友们剪烛西窗，班荆道故，上下古今无不可谈，其间并无定则，只要对方不打哈欠。

禅师们在谈吐间好逞机锋，不落迹象，那又是一种境界，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企望得到的。善谈和健谈不同：健谈者能使四座生春，但多少有点霸道；善谈者尽管舌灿莲花，但总还要给别人留些说话的机会。

话的内容总不能不牵涉人，而所谓人，不是别人便是自己。谈论别人则东家长西家短，全成了上好的资料；专门隐恶扬善，则内容枯燥听来乏味；揭人隐私则又有伤口德，这期间颇费斟酌。

谈话专谈自己当然不会伤人，并且缺德之事经自己宣扬之后往往成为值得夸耀之事。不过这又显得“我执”太重，而且最关心自己的事的人，往往只是自己。如果谈起话来每句话都用“我”字开头，不更显得自我本位了吗？

在技巧上，谈话也有些禁忌。“话到嘴边留半句”，只是劝人慎言，却有人认真施行，真的只说半句，其余半句要由你去揣摩。

谈话的腔调与嗓音因人而异，这一切都无关宏旨，要紧的是说话声音之大小需要一点控制。另有一些人的谈话别有公式，每句中的名词与动词一律用低音，甚至变成耳语，令听者颇为吃力。

人与人相处，本来易生摩擦，谈话时也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麦子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话亦有道》一书，刘宏图）



世界上已知的，经过权威机构认证、了无争议的、最伟大的寿星活了122岁又146天，是来自法国的珍妮·路易斯·卡尔芒女士。她于1997年8月4日在睡梦中安详离世。而当下在世的生命力最强的女性和男性，一位是牙买加种甘蔗的农妇维奥莱特·莫斯·布朗，一位是以色列糖果商人伊斯拉尔·克里斯塔尔。

维奥莱特·莫斯·布朗女士于1900年3月10日出生于牙买加。2017年4月，位于洛杉矶的“老年学研究组织”认定她为在世岁数最大的人，117岁。布朗年轻时，牙买加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因此她也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仅存之人。在115岁生日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给她发过贺信。

布朗生在一个制糖厂锅炉工家庭，有4个兄弟姐妹。成年后，她嫁给了奥古斯塔斯·盖纳·布朗，二人共生育了6个孩子。作为奴隶制时代的幸存者，布朗曾在种植园里做过奴隶，也当过主人的女佣。最终她和丈夫攒够了钱，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田地里种植甘蔗。1997年，布朗的丈夫去世，97岁的她接下丈夫先前的工作，成为公墓的档案管理员，据说她相当认真负责。当地媒体报道说，在100岁以后，布朗仍然没有停止劳作。

这位历史的活记录者，共



维奥莱特·莫斯·布朗（中）

站在生命之巅

◎ 张海潮

经历了117个春夏秋冬，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牙买加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目前有两个看护人员在照顾布朗的饮食起居。尽管年事已高，她仍能行走较短距离，坐下、起身不需要人帮助。虽然老人听力不好，但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家庭问题，她都能快速、完整地给出回答。当被告知自己成了世上活得最长久的人，连国家总理也表示了祝贺时，布朗对获得这个荣誉感到十分吃惊，同时感谢上帝给了她这么长的生命。

对于自己的长寿，她说，我和丈夫经年累月地在地里劳作，凡事都靠自己。同时，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去教堂，向上帝倾诉所有的事情。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布朗在教堂做了80年的音乐教师和管风琴手。

在饮食方面，除了猪肉和鸡肉，她还喜欢吃鱼、羊肉、

红薯、土豆、面包；水果中，橘子和芒果是她的最爱。她不抽烟，也不喝酒。

布朗家族在此生活了200余年，她们家族有长寿基因。布朗的母亲活到了96岁，布朗的大儿子哈罗德也活到97岁。

作为世界上最长寿男性的伊斯拉尔·克里斯塔尔于2016年3月11日，在以色列北部海法市的家中接受了由“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颁发的证书，确认他为当今全球在世最

年长男性。他当时的年龄为112岁零178天。

1903年9月15日，克里斯塔尔出生在波兰科瑞斯托尔犹太区（当时该地被俄国统治）。3岁时，他就进学校学习希伯来语，4岁学习《圣经》，6岁学习犹太律法《密西拿》。在他年仅7岁时，母亲便去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被征召入伍，他则在农场里辛勤劳作。

1920年，克里斯塔尔17



伊斯拉尔·克里斯塔尔



花草和大树 ●艾小羊

男人在一起谈事业，越说越觉得自己失败；女人在一起谈婚姻，越谈越觉得婚姻不幸。

我身边就有一位“婚姻不幸”的朋友——者者。她对婚姻的抱怨如你我一样，无趣、琐碎，男人不体贴关怀，喜欢挑刺儿，二人生活习惯有差异，等等，总之就是一块鸡肋。

去年，者者炒股亏了很多钱。于是，我们每次见面探讨的话题就变成她如何跟丈夫交代。

大家手忙脚乱地帮她出主意。主意归主意，每个人却都责怪者者。她背着丈夫把家里所有积蓄投入股市，如今本钱只剩一半，这放在谁家都受不了，更何况他俩也只是普通白领

而已。

后来，她向丈夫摊牌了，原本准备迎接疾风暴雨，没想到丈夫反倒安慰她，说身边谁谁谁亏得更多。那一刻，她好想哭。好像一个飘在风里的人，在半空游游荡荡，带着随时会摔死的不安，如今着陆，却发现自己落在棉花堆里。

“你为什么骂我？”她问。“你都这样了，我还说你，我是人吗？”丈夫说。

者者忽然觉得自己过去有点小肚鸡肠了。

她过去总说，一个家庭哪有那么多大事，爱情是在柴米油盐里。如今，她却开始怀疑，或许婚姻与爱情最大的区别就是平淡的柴米油盐下躲藏的大恩大爱。

者者变了，虽然还会偶尔抱怨家庭生活，却不再怀疑结婚的意义。结婚，除了给爱情找一个归宿，更是给人生找一个避风港。

点我喜欢吃的菜，赞美我的新衣服，说我爱你，这些都是爱情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培育一株花草，起初的施肥、浇水、除虫格外重要。而结婚意味着花草长成大树，花草是婉约派，大树则是豪放派。大家放下了小心翼翼，自然会暴露出各种缺点、毛病。

爱情与婚姻最大的不同也是花草与大树的区别，小虫可以毁坏花草，却不能害死大树。

同甘的时候有杂音，共苦的时候却心有灵犀，这已经是很好的婚姻。 ❀

（雪茹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子》一书，连国庆图）

岁时，他搬到波兰第三大城市罗兹，帮助打理家里的糖果生意。1928年，他与察佳·菲戈·弗鲁赫特结婚，夫妻俩开办了一间生产糖果和巧克力的工厂。

1939年，在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由于具有犹太血统，他们全家被驱赶至犹太贫民窟。4年后，克里斯塔尔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纳粹的大屠

杀中殉难，而在集中营从事繁重劳动的克里斯塔尔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当奄奄一息的他被盟军解救时，体重不足37公斤。

1950年，47岁的克里斯塔尔与第二任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移居以色列。此后，他经营糖果生意直到干不动才退休。

因为战乱，出身正统犹太家庭的他，没有举行过成年

礼，也没有宣誓遵守犹太教戒律，成为犹太教的一员。可克里斯塔尔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他仍自觉坚持每天早上诵读犹太教诫命。

如今，克里斯塔尔在美满的大家庭中，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这位以色列超级人瑞表示：“我不知道长寿的秘诀，我相信这都是上苍安排好的。”

（克里斯塔尔已于2017年8月11日离世，享年113岁） ❀



落樱的季节

◎毛丹青

樱花落的时候，每一片花瓣犹如飞旋的白点，先在空中飘浮，悠荡如风。但不久，在花瓣即将落地之前，它会在瞬间冲向地面，那股往下冲的猛劲似乎是在告诉路人：非要落地玉碎不可。

今年的落樱与往年相同，但唯一不同的是我知道了奥村君在落樱中催人泪下的经历。

我跟奥村君是在神户震灾中结识的，那时大家都在小学校体育馆里避难。他用纸箱为他的独生女搭起一道挡风的墙。每当夜风从体育馆的破窗刮入的时候，他总会用自己结实的后背顶住纸箱，不让风吹到女儿。风大的时候，他就用双面胶把纸箱贴在背上，用纸墙盖住女儿。为了女儿，他甚至彻夜不眠。奥村君的这份爱是有理由的，因为孩子的母亲

在挣扎着生下女儿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也是我与奥村君成为朋友后，一次喝酒的时候，他痛苦地告诉我的。

“人的命运是事先被安排好的，你想改也改变不了。”这是奥村君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他女儿出生的时候正好是落樱的季节，窗外缤纷的落樱似乎在祈愿女人安产。如果不是年轻母亲的早逝，那一年的落樱一定是最美的。

不久，女儿的头发开始脱落，脸上出现了许多块状的红斑。更糟糕的是，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已经危及生命。为了治红斑，只能使用激素，即便如此，最多只能维持一年左右。医生无情的宣告又是在落樱的季节。奥村君心里知道，今年落樱的季节或许就是女儿离世的时刻。

于是，这一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对女儿的看护之中。女儿长期住院，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他都尽可能地与女儿在一起，哪怕多一分钟，多一秒钟，他都会珍惜。

终于，今年的樱花开了，花的妍丽或许已经是奥村君内心悲哀的先兆，但是他只想用一个父亲的热望去温暖女儿的心。

女儿病房的窗外有一棵樱花树，倾斜的树干与指向天空的枝杈，像一位老人蓬松的头发，而盛开的樱花在奥村君的眼里，更像生命的泪水。他对女儿说：“你看樱花多美啊，花期虽然短，但花是坚强的。”

“樱花不是马上就要落了吗？”

“樱花落地时，花也是开着的啊。它们可漂亮啦，花瓣



铺路，就像你最喜欢的那块粉色地毯一样。”

女儿听了父亲的话，只是轻声地问：“那你能带我到外面看看吗？”

奥村君急忙点头，他向女儿保证：“我们明天就去看！”

夜晚，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无数的樱花瓣被席卷升空。

这时，我听见有人敲门，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毛先生，请开门，是我，我是奥村。”我急忙把他迎进屋，只见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不好了，病房外面那棵樱花树的落樱，都被风刮跑了，地面光秃秃的，可我已经答应女儿明天一起看落樱……这么晚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你能跟我一起捡落樱吗？我想明天一早风就能停，到时我把落樱铺在树下，女儿就能看到了。”

奥村君的话几乎等于哭诉，浸透了一种悲情。于是，我急忙穿好便装，跟在他的后面，接过他为我预备好的黑色塑料袋，直奔板宿。从神户西而通往板宿的方向，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路旁都是樱花树。

奥村君沿着这条路，弯下腰，一边捡起落地的花瓣，一边步履蹒跚，顶着风挪动。有时，他干脆用双手撑开黑色塑料袋，扑向空气之中，张开大嘴的袋子竟然把空中飞旋的花瓣一次次地收拢进来。他满脸是汗，默默无言。而我则跟着他，不仅用袋子从空中一遍遍地收入花瓣，还在道路的另一侧与奥村君相伴而行，捧起地

上成堆的落花。

终于，塑料袋鼓起了，夜空露出一轮明月，奥村君额头上的汗水似乎是他悲伤的记录。而对死亡，作为父亲也无能为力。他能投入的只是为女儿展示一次落樱的绚丽，因为那是顽强生命的象征，同时也是他对女儿的承诺。我把装满花瓣的袋子，交给奥村君，他深深地向我鞠了躬，一只手紧紧抓住袋子，向着医院走去。他远去的背影在夜色中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我内心充满了哀伤。

第二天下午，奥村君从医院打来电话，语气中有一种久违的兴奋。他对我说：“早上风真的停了。我把咱们捡的花瓣铺在那棵樱花树的下面，正好又有阳光的照耀，铺满花瓣的树下散发着温暖的光芒……我遵守了承诺，带着女儿走出病房，一直推她到落樱的跟前。她坐在轮椅上久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没有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是湿润的。谢谢你，毛先生。”

听了奥村君的话，我仿佛看见了一个衰弱的女儿的表情，她的内心对父亲是那样的感激，但又不愿让泪水增加父亲的悲伤。我跟奥村君说：“今晚，我们再去捡樱花瓣吧，明天的落樱应该跟今天一样美才好啊。”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为了奥村君的女儿，我们再次开始了捡樱花瓣的行动。

夜是同样的夜，月是同样的月。因为没有像昨夜一样的狂风，残灯落樱，街景中的树

木犹如排列成行的孤影，为路面投下了一片寂静。我们跟昨夜一样，分别在道路的两旁捡起片片花瓣。我和奥村君谁都不说话，这种沉寂就像落樱从空中飘下一样。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奥村君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急忙从衣兜里掏出手机，还没有听完几句，脸色骤变，呼吸急促。他近乎喊叫一样，大声说：“我马上就来，就来。”

电话是医院护士打来的。她告诉奥村君，他女儿的病情恶化，心跳微弱，已经出现了生命垂危的征兆。医生正在全力抢救。寂静被无情地打破了，奥村君顾不上跟我多说，就在马路边上举起了右臂，等待着过往的出租车。他的黑色塑料袋差不多装满了花瓣，提在左手上，像一个沉重的包裹。我把装好的袋子绑好，问他：“要紧吗？我来替你拿袋子吧。”

奥村君低声说：“不，还是让我自己拿吧。”

出租车来的时候，我没有更多的话跟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只是不由自主地跟他一起钻进了车内。奥村君说：“已经连续两天给您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我摇摇头，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一路上，奥村君的表情紧张严肃，甚至比车窗外的夜风还猛烈。

我们到了医院，奥村君来不及等电梯，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跑到急诊室所在的五楼，在楼梯的拐弯处险些摔倒。从楼梯口沿着一条长廊，



“将要”最美 ●黄永武

当我的博士论文快要完成的时候，林尹老师对我说：“将要获得博士学位的此刻，是人生最美的时光。”他把“将要”二字念得好响，话里充满玄机。人生在“将要”的时刻，总是满心憧憬，眼看辛苦的汗水都将化为成功的琼浆，这最令人向往，最教人心醉。一旦获得学位以后，工作可能无着落，恋爱可能失败，滋味也许远不如未获学位之时呢！

这使我想起，将一锅佳肴调好了味，浅浅地尝一口，那热腾腾、正在兴头上的一小口，

滋味美得醉人。而饱嚼饫餐以后，滋味就逊色多了。

从此，我懂得欣赏“将要”最美。我曾看见一位待嫁的新娘，笑口常开，逢人便说：“为什么我现在遇到的每个人，店员、师傅，连计程车司机，都可爱起来了？”我不能预料她婚后的心情如何，但婚前愉悦的一段，正来自“将要”。电影、小说总爱选在结婚乐曲声中落幕，但现实人生却不能，谁能长期保持这份心情，不从“将要”的美的巅峰滑落下来？

为什么有人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因为恋爱是“将要”，结婚是“已然”，“已然”总不如“未然”那样拥有无限想象的空间。恋爱中特别是初浅地尝试，心愿未偿，而后漂泊远离，最让人朝思暮想、刻骨铭心。而朝夕相处，心愿既偿后，反而失去魂牵梦萦的魅力。

“将要”最美的道理，也可以比作人生一切的滋味。如果人生是一段航程，张满希望的帆橈前进，比抵达目的地还要有趣；如果人生是一场花季，蓓蕾初成，人心最乐。一旦浓春烂漫，反有了末路易衰、好景不长的感喟。所谓“老翁惯有飞花感，怕见浓春烂漫时！”这也就是因为快乐生于“不足”的“将要”，而忧惧却生于“有余”的“已然”！

人生的滋味，总是逃走的鳗鱼最粗，抛弃你的情人最好，初尝的那口最美，半开的花最有味，描摹“将要如何”的时候最迷人！

（诗 漫摘自漓江出版社《爱庐小品》一书，王青图）

奥村君急匆匆地往里走着。可是，渐渐地，他的步子慢下来，身体好像开始往下沉，我急忙从后面扶起他。在我们的眼前，几位医生和护士正站在那里，好像已经等了很久。

主治医生没有抬头，护士们也都低头不语。奥村君的声音哽咽了：“女儿真的不行了吗？”

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没有回答。沉默半晌后，主治医生告

诉奥村君，他的女儿在10分钟前已经停止了呼吸，表情是安详的。奥村君的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

我搀扶着他，从他颤抖的身体感受到他极度的悲伤。这时，我抬起头，无意中发现医护人员正在向我们身后张望，目光充满了惊奇。我转头看去，原来，奥村君的身后留下了一条樱花铺出的道路，从楼梯一直延伸到他的脚下……再

仔细看，在他那装满樱花瓣的袋子上留着一道被刮破的痕迹。奥村君歪倒在我的双臂之间，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气力。

我久久地站立着，像是看见一条由花瓣织成的地毯，正向远处延伸着、延伸着，又像是看见了自己的眼泪星星点点地洒落在这条道路上。

（疏影摘自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在日本》一书，刘程民图）



“《读者》光明行动”(52)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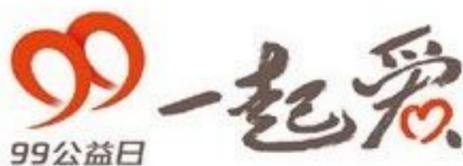
代云是个刚满12岁的小男孩，穿着干净的校服站在筛查队伍中间。同其他衣服上布满污渍的孩子相比，代云显得十分突出。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他始终抿着的嘴和忧伤的神情。

这是“《读者》光明行动”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筛查现场的一幕。裸眼视力0.1/0.1，矫正视力0.4/

0.3，被初诊为弱视的代云显得很紧张，不愿意同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多交流。我们从代云的班主任那儿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代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妈妈很不容易，靠着外出打工的收入独自支撑着五口之家。代云是家中的长子，不仅要照顾年迈的外公外婆，还要每天接送年幼的弟弟上下学……常年的劳作让代云的手变得尤其粗大。当问到他平时是怎么照顾外公外婆和弟弟时，他带着我们来到他家的厨房：阴暗潮湿、充斥着霉味儿的屋子，斑驳的墙面，坑坑洼洼的灶台……两根电线从房顶上垂下来，油渍斑斑的插线板悬在空中，接口处的电线保护层已经裂开，几根铜丝裸露着……在这充满安全隐患的环境中做饭，视力正常的人都极易发生意外，更别说弱视的代云了，让人不禁为他捏把汗。

代云已被纳入“《读者》

光明行动”救助计划，将就近前往成都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接受免费治疗。希望小代云视力恢复之后，能够少一些忧愁，多一些欢乐。



99 公益日活动预告

2017年9月7日、8日、9日每天早晨9:00-10:00，“《读者》光明行动”携手“腾讯公益”，与您一起爱！

捐赠1000元，即可得到以爱定制的公益奖励：《读者幽默》或古布香薰书签（数量有限，随机赠送，只给行动最快的您）！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9号中扶国际4层
邮政编码：100097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进行捐款。

- (1)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9本书，是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皮耶罗·费鲁奇的《孩子是个哲学家：重新发现孩子，重新发现自己》。

皮耶罗·费鲁奇从事心理治疗师这一职业30多年，成果卓著，被誉为“当代欧洲精神心理学的引导者之一”。

这本书是皮耶罗·费鲁奇分享自己育儿心得的一部经典作品。生儿育女看似简单，但在当今社会，如何养育子女，如何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给予他们指导，如何在陪伴子女的同时自我成长，正在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放眼四周，焦虑的父母越来越多。孩子变成“熊孩子”，父母变身“孩奴”，本应正常的亲子关系日趋紧张，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严重

异化。

费鲁奇深谙普通人内心的波动与冲突，应该说是一位“知心人”。但就是这样一位“知心人”，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同样陷入焦虑之中。

费鲁奇说，自己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总是带着优越感沾沾自喜地观察周围的父母，觉得他们既笨拙又可怜。作为心理学家，他常常能在很多父母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现错误，并给他们提出不少建议。他确信自己有孩子后，一定会做得更好。但成为父亲后，他才发现自己之前的那些理论根本不管用。以前的自信消失了，面对孩子，他开始变得谦卑。

他敏锐地发现，孩子是一面镜子，能清晰地反映出我们本来的样子，成年人嫉妒、虚荣、爱说谎的毛病在孩子面前会无所遁形。

费鲁奇曾经以为自己可以给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但还是无意识地不停地要求和控制孩子。在这本书中，他这样说：“只要我期望我的孩子有某种表现，我就紧张和焦虑，不能以他们原本的样子去看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时也不能获得任何快乐。我变成了一个警察。”

有了这些发现和反思，费鲁奇开始重新认识孩子，同时也获得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孩子像一位老师，引领着费鲁奇，这本书也必然会引领着阅读它的父母，加深对自我和生活的认识，回到生命最质朴、本真的层面，获得再次成长的机会。

关注读者读书会，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走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白宇极

我板起脸大声说：“这样是不行的，你知道原因，我们是不是讲过很多次了？”

以往只要如此，效果马上显现——她偷偷看着你，或者哭两声，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但现在，她仅仅想了几秒钟，就又开始嬉笑。她明显知道我不能把她怎么样。我只好心里嘀嘀咕咕，看来这个撒手锏已经失效了，下一次该怎么办呢？

我总觉得皮耶罗·费鲁奇的这本书就像是我想写的。但后来，我想也许每个父母都有这样的

感受。因为孩子的出生，我们都经历着相似的旅程。它要求我们必须去重新审视原来自以为做得很好的一切。

我们告诉孩子按我们说的去做。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开始展示大人传授给他们的技巧，“欢呼雀跃、笑、熟睡、可爱”，但当你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成果时，他们开始“喊叫、发脾气、扔东西、发狂”……你不喜欢吗？可你就是这样，凭什么不许我来？她让你必须承认：这就是你的样子。所有这一切与我们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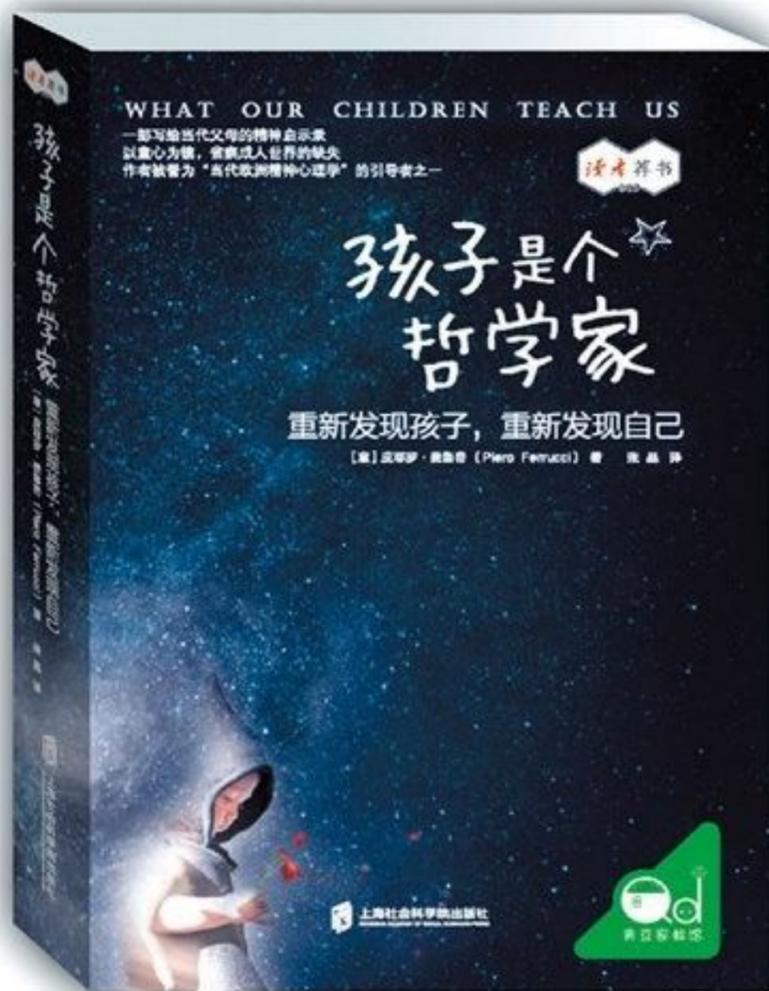
我们的自由意志受到阻击，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我们打折扣的爱变得虚伪可憎。我们用来伪装的各种各样的面具，在他们面前，全然无用。她会直白地告诉你，别妄想了，我知道你就是那样。我们不停地同他们战斗，不停地疲于奔命，不停地体会生活的破裂与重整。他们是全然不同的生命，我们无法把控。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骄傲变得毫无用处。

站在他们的角度，我发现整个世界都颠覆了。他们会对一切充满好奇，可以把一个枯燥的事情反反复复做无数遍，可以把一本书翻来覆去让你读上七八次还不满足。你厉声说“够了”，但这根本不管用。他们的创造力体现在一切事情上，甚至一个小小的玩具，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整个世界。

他们敏感、脆弱，“比我们更深刻、更敏锐地感受着情绪的变化，因为他们没有防护机制”。而我们就像看着一个蛋壳在满是荆棘的世界里滚，时时提心吊胆，仿佛哪里都有血泪教训。我看着她这样，或者那样，心里焦躁不安，不停地喊：“注意安全！不行，那样不行！”

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得强大，他们不停地探索世界，不停地成长，甚至发现了很多宝物。他们是真实的，就像奇迹发生一样，就像造物主让我们重新生长一遍，把所有美好重新带给你。

不，也许这样说更准确：我们重启了自己。因为一个孩子，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改变。这是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从孩子对世界的专注中，我们学会活在当下，学会全身心地付出；从孩子执着于自己的方式中，我们学会不带偏见地与他人相处，不侵占他人的空间；从孩子的天真无邪和创造性中，我们学会摆脱过去和经验的牢笼；从与孩子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之前未曾意识到的自己的另一面；从孩子的负面情绪中，我们观察到其中折射出的父母的潜在情绪；从童言无忌中，我们学会面对真实的生活和自己，拒绝谎言；从孩子对待父母的态度中，我们发现自己对待伴侣的态度，从而回望已干涸的爱情之河；从孩子的正义感和对于死亡的最初思考中，我们体验到对生命的感激之



《孩子是个哲学家：重新发现孩子，重新发现自己》书影

情；从孩子不厌其烦的重复游戏和探索中，我们学会耐心和等待；从孩子的好奇心和天马行空的问题中，我们学会会有意识地培养创造性思维；从孩子的随遇而安中，我们学会自主地生活；从孩子的纯真中，我们发现人际关系的美妙和相处之道；在而对孩子的要求时，我们明白了坚持的重要性；从陪伴、保护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体味到爱的无私和回馈。

费鲁奇说：“我相信，爱的终极本质就是我们都寻找的‘圣杯’——完整感、温暖和幸福，以及完全满足后的平静。我们也许在各种伪装下寻找它，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寻找它，但我们都在寻找最终的实现方式。为人父母，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爱无休无止，以生命连接。

走在路上，腰酸背痛。她在我的背上欢腾，而我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这路太难走了。突然之间，就像电流一样，我感到生命在不停地流逝。我在变老，我想。另一侧，一个旺盛的生命却在蓬勃生长，充满无尽的力量和欢愉。



七月的孩子

德 赫尔曼·黑塞 钱春绮译

我們，七月裏出生的孩子，
喜愛白茉莉花的清香，
我們沿着繁茂的花園遊逛，
靜靜地耽於沉重的夢裡。

大紅的罌粟花是我們的同胞，
它在麥田裏，灼熱的牆上，
閃爍着顫巍的紅光，

然後，它的花瓣被風刮掉，
我們的生涯也要像七月之夜，
背着幻夢，把它的輪舞跳完。
熱衷於夢想和熱烈的收穫節，
手拿着麥穗和紅罌粟的花環。

張克鋒抄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1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发到电子邮箱 p72@duzhe.cn 即可，详情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厦门读者张克锋先生抄写。